

新華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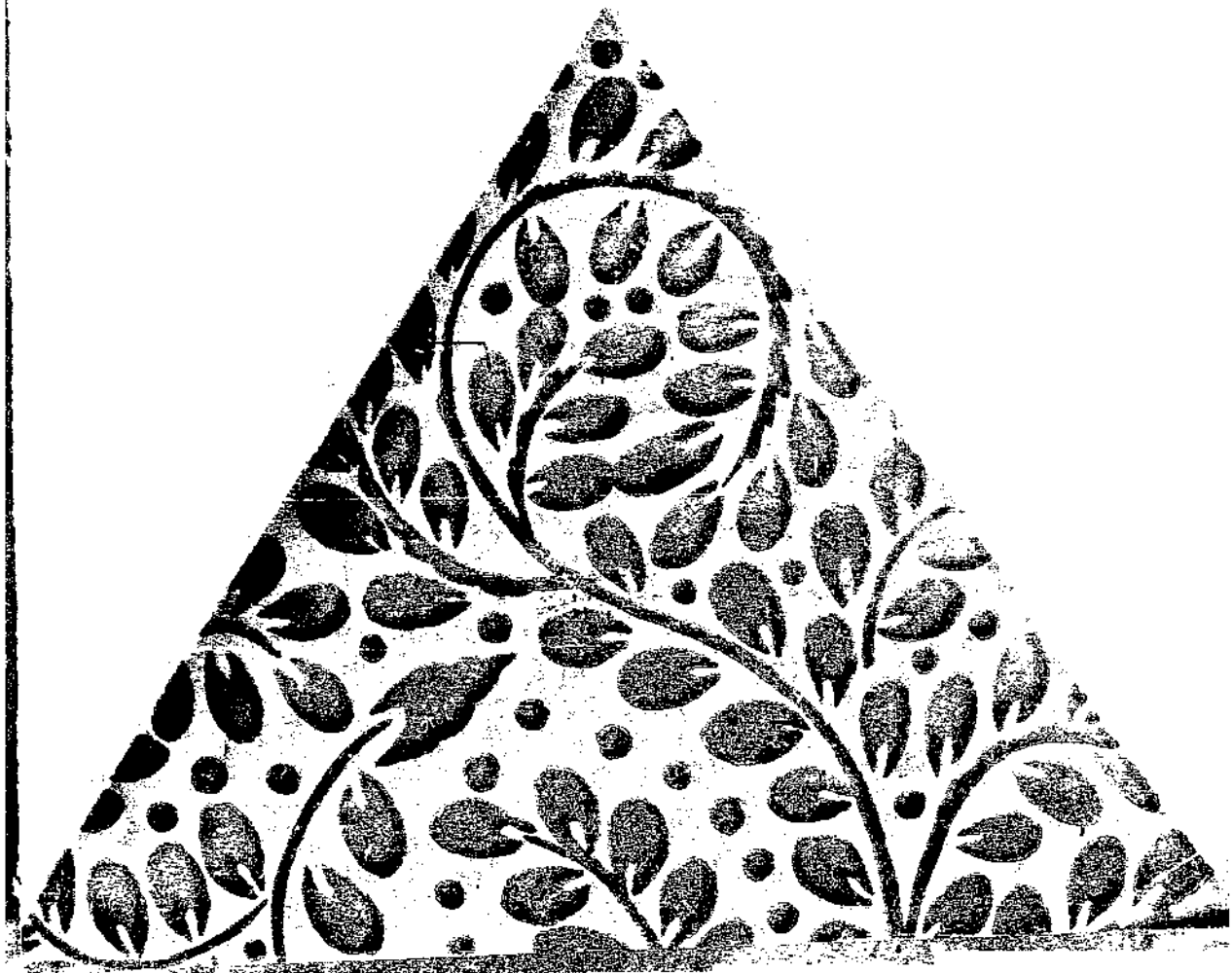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607

第一卷

612

4



中國公學 教授姜亮夫編
持志大學

北新活葉文選

每頁約有千字 | 僅售大洋三厘

現為優待起見 | 特別廉價二月

在此期內購閱 | 一律照價七折

八月十號起……十月十號止

六大特色

名家編注 編者曾任南通無錫中學國文教員多年，富於經驗。其國學著作，即日本文學專家青木正兒亦稱道不置，足見其在國際間之聲譽。以如此學殖，編輯文選，自覺游刃有餘，當非無識者所可企及。

活葉文選而有註釋者，實為敝局首先印行。且註釋附於本文之後，極易檢查。較之臨時仿效，倉卒從本事，另印註釋，易於散失，且與文不相連接者，自不可同日而語。

本文選事前普通盤籌畫，去取之間，更屢經斟酌，以二年之全力編訂，迄今方一併刊行問世。因係個人編輯，故有一貫之精神與主張，決非東拼西湊，零亂無雜者所可望其項背。

本文選遇有疑難之處，均有精詳之註釋。以佐省覽。而各者之有古註可採者，全用古註。古註有誤者亦，時加辨訂。較之不加別擇，一味求詳，使讀者目眩心迷，無所適從者，自有天壤之別。

本文選所加補白，均係聯絡教材，互相闡發，例如選『秦婦吟』，即付以羅振玉之『秦婦吟書後』，較之任意取詩歌短文補白者，又如小巫見大巫矣。

本文選所名文，皆文辭茂美，含義豐富，決無空疏簡陋之篇章參雜其間。篇幅較長者，更於每段前特加小題，以情眉目。

總局 上海四馬路 北新書局 分局 北成遠廣開南重 平都寧州封京慶

第一卷

第四號

青年界

六月十日

一九三一

北新書局印行

本國文化史大綱

楊東蓀編

本書共分三編，書前冠以緒論，說明研究文化史之方法。第一編經濟生活部，敘述農工商業的沿革，初民的生活狀況以及土地制度與賦稅制度的變遷。第二編社會政治生活之部，敘述中國社會之演進與結構以及各種制度的發生與演變。第三編智慧生活之部，敘述中國學術思想之發生及其流變。全書用經濟的觀點，解釋中國文化之發生與演變；選材精當，批判正確；以事為經，以時為緯；源源本本，脈絡分明；誠中國文化史之創著，凡研究史學者，均宜人手一編。至于文筆豐達，章節分明，以及材料配置得宜，尤足供大學及高中教本之用。

實價一元六角

上海
北新書局
出版

青年界

第一卷 第四號

插 圖

- IX 近代繪畫代表作**.....(卷首)
9. 維克托阿爾山.....塞尙作
10. 羅馬人墓地.....谷詞作
- II 文壇漫畫**.....(卷首)
13. 彭費生只要十八方寸的地.....Van Wervere 作
14. 鸞鷲之子對於塞諾的疑問.....Van Wervere 作
15. 魏爾倫與音樂.....Van Wervere 作
16. 哥郭里寫連接的由來.....Van Wervere 作
- III 植物插圖(二十四幅)**.....(63—87)
- IV 作家肖像：傑克·倫敦**.....鄭慎齋作(對面89)
- V 高爾斯華綏在美國**.....(對面 257)

創設民族研究所建議	盧于道	(1)
周南新解	胡 適	(13)
西班牙專制推翻的經過	陳清晨	(43)
植物的春季同樂會	嵇聯晉	(63)
作家介紹：傑克·倫敦		(89)
I 傑克·倫敦	孫席珍	
II 夜生者(傑克·倫敦作)	夏萊蒂	
III 毛皮喜之屋(傑克·倫敦作)	王宣化	
近代繪畫代表作	倪貽德	(149)
X 塞尚的“維克托阿爾山”		
XI 谷訶的“羅馬人墓地”		
行雲章	廢 名	(169)
夫婦	王家楫	(155)
詩選		(179)
I 天使(萊芒托夫)	石 民	
II 沙灘	孫佳訊	
III 一點灰塵	王一心	
VI 異地	葛賢甯	

V	不要打動我的心兒哪……………	拂 霞	
小品	……………		(187)
I	談譯詩……………	石 民	
II	牧舍漫筆……………	何家槐	
III	飄葉子……………	羅念生	
文壇消息	……………	楊昌溪	(205)
I	雷馬克的第三部創作		
II	顯尼志勞的戲劇		
III	波特萊爾的新估價		
V	龔古爾獎金的得者及其續著		
IV	英國文學家賓那脫逝世		
VI	蕭伯納威爾士在世界的地位		
VII	英國文壇零訊		
VIII	丹農雪烏赴倫敦預演		
IX	皮藍得婁在美國		
X	日本文藝家協會的發展		
XI	倉田百三氏的斷食水行		
	英美言語辨異 [續]……………	錢歌川	(219)
	醫學新譚：“不要害怕” [譯]…	史應欽	(245)

VII 我們身內的醫生

VIII 神經症的心臟

科學雜譚.....楊昌溪 (253)

I 推進機火車的發明

II 海洋熱力利用的實驗

III 美國血清專家獲得諾貝爾醫學獎金

IV 探海燈的新用途

海外通信..... (257)

I 高爾斯華綏遊舊金山.....山風大郎

文學答問..... C. S. (263)



9. 維克托阿爾山

塞尚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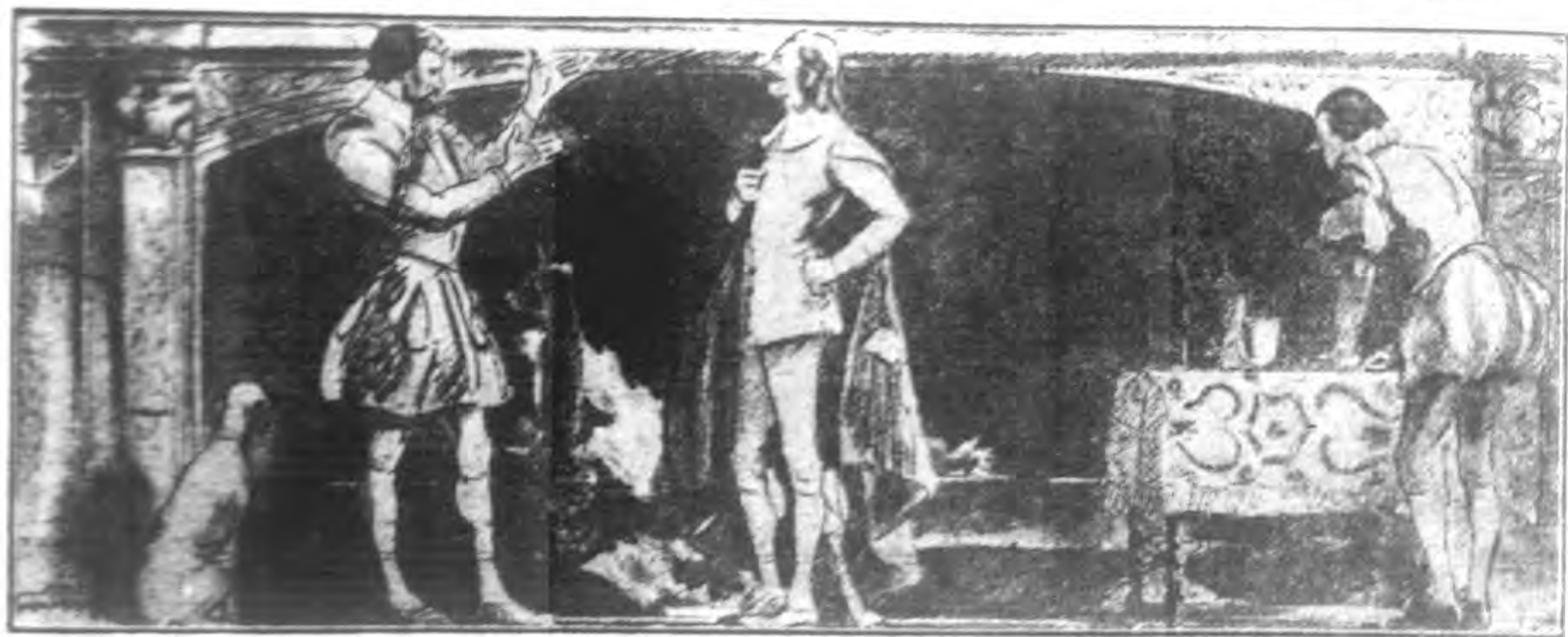


10. 羅馬人墓地

谷阿作

彭瓊生只要十八方寸的地

Van Wervere 作



彭瓊生 (Ben Jonson) 向 查理 一世請求。國王問：“你要什麼呢？”“我只要十八方寸的地。”國王問：“在什麼地方？”答語是“在威斯明斯特寺。”



霍桑(Hawthorne)很愛他的小孩，有一天他帶着小朱麗恩(Julian)散步，走到一個墓地，他就把墓碑上的墓誌銘念給朱麗恩聽。這小孩聽見死者有這許多德行，不禁奇怪起來，他說：“爸爸，那些可憐的惡人要怎樣說謊纔好呢？”



法國詩人魏爾倫 (Verlaine) 不大愛國。一八七〇年有人對他說：“德國兵快要攻進巴黎了。”他只是平談的答道：“也好，至少我們可以有好的音樂聽了。”



普希金 (Pushkin) 有一次出外旅行，被人家誤認為官吏。他覺得這事很有趣，就將詳細的經過一一告訴了哥郭里 (Gogol)，哥郭里就將這件事寫成一本喜劇巡按。

創設民族研究所建議

盧 于 邁

自從我中華民族被帝國主義壓迫以來，我們天天在努力，想脫離這些羈束，恢復我們的自由。這種運動，西洋稱之曰民族主義。在他們的眼光，似乎我們從前是麻木，現在由歐美學來這個主義，於是開始活動；在我們看來似乎我民族一向是整個的，只有在歷史的進程中日漸擴大，最近滿族之統治又為擴大之一步。因為我們有整個民族的意識，所以不忍坐視受人侮蔑，而有今日全國民衆之奮起，以及國民革命之運動。

因為從這點出發，所以總理的三民主義，亦民族主義居其首，然而民族主義的努力，不僅限於政治的和經濟的，現在更進而有科學的民族主義，也就是應用科學方法研究民族問題，即作者之所謂民族生物學，亦即現今各先進文明之最新發展，最澈底而最可怕之傾向，我民族值此時期，不可不從加注意，而民族研究所之設，亦因之刻不容緩。在西

洋各國，雖沒有指定的民族研究所，但每個國家都有很大規模的博物館，每個大的博物館內，都有人類學部，如英國倫敦之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 及美國之博物學館(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皆是其例。固然他們是以純粹科學方面為出發點，然而研究的結果，自己民族團體之結合益固，對於民族改良之研究益加起勁，對外侵略之手段亦愈益靈敏。現在歐洲英德法意等國，常各自執迷，以為自己民族是最優良的，所以如英國民族從不輕易和別的民族通婚；其民族自傲之心，已根深蒂固，即就美國而論，對於其公民之選擇，如特別歡迎北歐各民族，厭惡南歐民族，更排斥亞洲民族。列強各國，注意於民族問題，有如是者，這是多麼可怕，吾人還可不急起直追麼？

這種科學的民族研究，常包含下列諸工作：（一）民族的調查（二）民族的比較（三）民族的選擇（四）民族的改良，我們試將這些工作，列述如次：

（一）民族的調查 當英帝國主義侵略別國的時候，首先就調查其民族，其風俗與其習慣等。例如第一步是教會裏的牧師，以傳教為名，實乃調查民族情形。我們確知有許多民族研究工作，由教會裏牧師去報告，即如對於我們中國的誤傳，亦大半由於牧師之宣傳而來，第二步是軍隊帶商人，

用半剛半柔的手段，去考察民族情形，第三步則為科學考察團，現在非澳等洲，英人科學考察團之足跡殆遍。即舉例如我們的西藏，英人也是這麼一步一步地侵略，到如今印度通拉薩的鐵路，已通至江孜（見陳重生著：西行詭異記第二冊），同時科學考察團，仍不絕於途。即法俄欲侵略我雲南新疆西藏以前，也慣用這一套手續。因為這種手續是明瞭被侵略地情形所必需，被所調查者，始而為民族人種，語言文化，地勢物產，繼則就施其侵略手續。待他們透澈地明瞭該地之後，侵略步驟，差不多也就完備了，他人無可與之頡頏。例如西藏，我們所知，遠不及英人之多。我們失去西藏之危機，已屬千鈞一髮。非惟蒙藏新疆如此，即近如福建、兩廣、雲南、貴州、西康等處的苗獠，我國現今尚無精密之調查，祇憑史地學家由書本子上傳來的知識，我們若要整個地成一大中華民國，對於這些中華國民豈可任其生長，不去探求，不去認識呢？

（二）民族的比較 調查得各民族情形之後，第二步就是用解剖學，生理學，心理學的方法，比較各民族之優點及劣點。例如亨丁頓（Huntington）說我中華民族已衰弱不堪，只待滅亡；惟有在福建的一幫客家，可為未來中華之主人翁。這種論調確否又是一事，然而我們有比較之必要，自

毋待言。這種比較，不僅僅由表面上社會經濟組織着眼，且須由體質方面，解剖其體格腦子，分析其食物營養，以及考察其行為心理等。我們所要知道的，非惟國內諸民族之比較，還要和世界各民族作比較。例如近來英人將白人和埃及人，中國人比較腦子的組織，居然敢下結論，說埃及人次於英國人，中國人更次於埃及人（香港Shellshear之研究，）侮蔑我民族，可謂已極。惟其研究的方法，則為吾人所當倣效，而後庶可糾正其誤點，自立己說。

（三）民族的選擇 關於民族之選擇，現今美國行之最烈。美國民族之形成，人皆知是由英國殖民過去。首先被排擠者，為本地的紅印度人；次之為黑人；再次即東亞人。黑人是他們由非洲招去做奴隸的；東亞人，尤其是中國人，是他們招去作苦工的，開運河，造鐵道；而今大功完成，也都在排擠之列了。在白人中，他們又厭棄南歐人，以意人為尤甚；而歡迎北歐人。這種人種選擇，一方面由於直覺的常識的成見，他方面並有科學家常作含有成見的謬論，為之後盾。例如十五年前，美解剖學家 Bean 氏研究白人及黑人的腦子，說黑人腦子不能思想；這顯然是成見。該文發表三年之後，即有 Mall 教授之批評，然而反過來說，各民族是否有各民族之特長？例如我國的獯，苗，是否該受淘汰或保留；將

來我國籍的民族是否當有選擇；也都是應該加以考慮的。

(四)民族的改良 即使對於民族選擇，不作先天的限制；我們對於已有的民族，亦應加以後天的改良。這種改良，有(甲)婚姻的限制，(乙)醫藥的設施，(丙)體格的鍛鍊，(丁)教育的增進等。這許多工作，在各文明國裏，都已次第舉辦，而且很嚴格地實行了。試分述諸端如下：

(甲)婚姻的限制 現今世界各國，結婚都需要法律的證明；因此新進國家如美國，大提倡其節育的法律。如大生物學家 Parker 亦再三申述，凡低能兒以其非為民族中的需要分子，結婚時應施以手術，以免產子女。這種辦法，科學家提倡於前，政治家試行於後，現在美國已有數邦實行。就科學的立場說來，此為最人道而最科學的人種改良法。除此之外，美國更有禁止白人和黑人，東亞人結婚，以為黑人和東亞人皆為劣等的民族。其應用之厲，可想而知。美國為防止其國女子與華人結婚起見，凡美國女子嫁與華人者，連她自己的美國籍亦將失去。又他們憲法上規定，中國人非生在美國者，不得入美國籍。吾人聞之，宜如何切齒痛恨！

(乙)醫藥的設施 現在醫藥進步，對於疾病之預防較之醫治方面尤為注意。如許多傳染病，皆可注射預防。所以許多疾病，在野蠻國內存在者，文明國則已多不存。英人

Rolleston 謂許多時疫病，如虎列拉之類，在文明各國早已絕迹，而在中國印度常見之。(Cowdry' 30 p.432)。一方面侮辱我國，另一方面，我們亦固足自愧。即小如瘧疾，美國已極少見，為醫學學生尋標本，常遍求不得；而在我國仍觸處皆是。這些不能不說我們在衛生醫藥上設施較他們為野蠻。即就致死的原因言之。依照國際通用分類，有十四種，Pearl 氏分成十種，此十種的死亡數，試比較三國，列表如下：

器 官	每100,000人中之死亡率		
	美國(U.S.A) 1806—10	英格蘭與威爾斯 (England + Wales) 1914	巴西桑保羅城 (Sao Paulo) 1917
呼 吸 器	384.9	395.5	416.0
消 化 器	325.8	253.1	605.5
循 環 器	295.0	302.5	259.9
神 經 系	113.9	105.4	100.7
腎 臟	103.8	47.7	81.7
性 器 官	88.1	95.4	103.2
骨 骼 肌 肉	12.6	18.2	6.8
皮 膚	9.9	12.0	7.9
內 分 泌	1.9	2.7	1.1

其 他	171.3	141.4	109.8
共 計	1335.9	1232.5	1612.8

由此表看來，各器官致死之原因，各有消長；但就總數而論，英國死亡率為最低；亦可知其衛生設施為最佳。所以文明國人口之增加，不單是生產率之加高，還要死亡率減低。現時我國對於這些，毫無準確的統計，死亡率之高亦可預料。欲求死亡率減低，就得由醫藥的設施方面下手。

(丙)體格的鍛鍊 醫藥之設施，是在社會方面着眼，預防疾病死亡。體格的鍛鍊乃就個人方面着眼，防止疾病之侵入。關於這方面，歐戰之後，各國更無不日加注意。惟我國則言之痛心，即遠東運動會之成績，亦逐年退步，毫無進展之可言。東亞病夫，一蹶莫振。這些身體的鍛鍊，非惟可以防止疾病，且足增進身體上各器官之功用。尤其是腦之功用。我國人不向這方面努力，反而吃鴉片，進麻醉劑，摧殘體格，寄生於社會，較死去為更壞，因為死去了社會不過少此一人，不死而殘生，既無貢獻，反而吸收社會的生產，其前途之危險如何？

(丁)教育的增進 我國教育之不普及，更是人所共知。人種之優劣，天生者佔半，人為者亦半。教育乃養成健全國

民之惟一要途，教育不普及，雖生爲天才，也不能發展所長，以貢獻於社會的。

以上亦祇求榮華大者，約略言之。民族改良，在我國似乎尚在理想之中，常人猶以爲去實際甚遠。而歐美諸強國則已多實行。現時各國對於殘廢之取締，兒童之保護兩者，更顯有極大之努力。他國人口雖僅佔我數分之一，惟質的方面，一人可以抵我十人，孰優孰劣，不言可知。

據上所述，可見應研究的民族問題，有如此之多。現在我們空讀民族主義，若不在研究方面用工夫，於事實有何裨益。茲就我個人意見，籌劃創設一民族研究所如下：

一。民族研究所的組織 在這個所裏面，擬舉辦下列各部：

(1) 文化部 專調查文化情形。如歷史，語言，宗教，農工商業以及人口之分佈等。

(2) 體質部 專研究民族之體格，形態。如長江流域人之體長，與黃河流域珠江流域之比較。蒙古人與漢人藏人之比較，以及骨骼，頭腦等解剖學上之研究。

(3) 生理部 調查各民族之生理狀況，疾病，食物，體力等。例如中國人的食物，與西洋人比較，吳憲已作有很多的研究。

(4) 心理部 研究各民族之心理，如合羣，排異，宗教等心理。

以上各部的研究，與人類學有別。人類學只研究人種的種類，及各種族外形之特徵。民族研究所工作，更較深切而澈底。

二。十年內民族研究所的工作計劃 計十年內民族研究所應作的事業，有下列各項：

(1) 考察團 十年內能考察亞洲的民族，為我民族再興起見，亞洲亦較為重要。預計如下：

- | | |
|-------|---|
| 第一年 | 考察 <u>東三省</u> ， <u>內外蒙古</u> 。 |
| 第二年 | <u>黃河流域</u> 及 <u>新疆</u> 。 |
| 第三年 | <u>長江流域</u> 及 <u>珠江流域</u> |
| 第四年 | <u>西康</u> 及 <u>西藏</u> |
| 第五年 | <u>高麗</u> ， <u>日本</u> ， <u>台灣</u> |
| 第六年 | <u>亞洲北部</u> （ <u>西伯利亞的蒙古族</u> ） |
| 第七年 | <u>亞洲南部</u> （ <u>印度暹羅</u> 等） |
| 第八及十年 | <u>近東各國</u> （ <u>土耳其</u> ， <u>亞刺伯</u> ， <u>阿富汗</u> ， <u>波斯</u> 等） |

每次考察，當精密地調查，各部均當切實合作。與這些考察人員合作者，尚有歷史語言研究所，自然科學博物館，

社會科學研究所，及地質研究所等。

(2) 博物館 考察所得材料整理之後，尚需規模宏大之博物館以陳列之。這個博物館，或設在南京，或設在北平。目的在引起世界人士之注意，務使成爲亞洲第一大民族研究所。爲我民族萬世存在起見，亦當爲全國最莊嚴建築物之一，與黨國俱存，與中華民族俱存。

(3) 刊物 那些搜集的材料，自當整理成冊。此外當再印行雜誌，逐漸刊載研究論文，以餉國人，以餉世人。

以上僅求其大概而言，十年之內如能一一實現；十年後之工作，有二大目的：(一)爲調查世界民族，(二)爲改良中華民族。其詳又當別論。這些工作；我雖未能詳述，然其建設已不可一日或緩。卽就考察團言，我們對於本國，尚未考查清楚，外人則陸續來此，越俎代庖；雖經政府小心提防，然我不自己去幹，終必事事求人，而今蒙藏新疆，英俄人所知，遠勝吾國，情勢之危，思之悚然。總理有云，“知難行易”，若我們不知蒙藏，徒施以盲目的統治，要想他們合作共濟，那是絕望的。

上述計劃，未能實現之前，徒事空談，亦屬無益，所以我亦止於此。嗟我民族，今日衰落，亦至於極，來日大難正多，寧願以生以死，任其消滅呢？還是振臂奮起，再圖自強，恢復

二千年前黃金時代的創造精神呢？這全在我們的自勉了。作者敬掬至誠之心，在此盼望，盼望偉大的民族研究所不久將在我國實現，與我民族俱存，與我民族般大！思之思之，不禁狂呼，我民族再興罷！

三月十七日於吳淞中大醫學院。

參考書：

Bean, R. B. 1906: Some racial peculiarities of the negro brain
Am. Jour. anat. vol 5.

Cowdry, E.V. 1930: Human Biology. Hoader. New York.

Mall, 1909: On several anato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uman brain. Am. Jour. anat., vol 9.

Pearl, R. 1924: Studies in Human Biology' Williams and Wilki
ns, Baltimore.

Shelshar, J. L. 1926: The occipital lobe in The brain of The
Chinese. Jour. anat., vol, 61.

陳震生：西行醫異記，時報館

吳憲：營養論，商務●

北新算術

中央大學講師 甘源淹 編輯
南京中學教員 余介石 編輯
中央大學數學系主任 段調元 校訂

四大特色

1. 名家編校 本書係嘉定甘源淹先生本多年教學經驗與研究編成試教三年易稿五次始克脫稿故教育界名家如楊鄂聯潘文安先生均極讚許今又由中央大學算學講師余介石先生遵守教育部新頒課程標準詳加修訂算學名家中央大學算學系主任段調元教授校閱一次益見精采
2. 適合國情 如第四章內貨幣一節詳述我國金融情形第五章內特別錢莊計算法一節第八章內論珠算至詳且盡非一般坊本之禱版西籍不合國情者可比
3. 編制新穎 全書分章節大小單元由淺入深極便教學之用而對於算法算理均用問題式引入啓發學生研究動機引起其興趣一洗普通教本繙釋法陳悶不合心理之弊
4. 材料精審 全書材料極為精審美備完全以學習經濟原則及學生心理程序為支配之準則一面與小學算術聯絡一面立進修代數幾何之基礎

北新書局發行

周南新解

胡適

目次

一	關雎	七	鳧置
二	葛覃	八	采芣
三	卷耳	九	淇風
四	樛木	十	汝墳
五	鵲斯	十一	麟之趾
六	桃夭		

一 關雎

- 一 關關雎(1)鳩，
在河之洲(2)。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3)。
- (1)雎鳩是一種水鳥。
(2)洲是水中可居的地方，說文引詩作“州”。
(3)逑，本作“仇”，都有儔伴的意思。參看兔置篇“公侯好仇”。

二 參差荇⁽⁴⁾菜，
左右流⁽⁵⁾之。
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

(4) 荇菜是一種水草。

(5) 流字下有止詞“之”，自然是一個外動詞。古訓爲“求”。馬瑞辰說：“爾雅釋詁‘流，擇也。’流通作摻。後漢書張衡傳註，‘摻，求也’。求義同取。廣雅釋言‘摻，將也。’將，謂取之也。”馬說甚是。流卽摻字；今南方人從水中取物，叫做摻；如說，用爪離摻飲。北方人讀爲撈。

三 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6]；
悠哉！悠哉！
輾轉反側。

(6) 服也是思念。莊子田子方曰，“吾服女也甚忘。”郭象注，“服者，思存之謂也。”(用胡承珙說。)

四 參差荇菜，
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

五 參差荇菜，

左右芼⁽⁷⁾之。

窈窕淑女，

鐘鼓樂之。

(7)芼，廣雅釋詁訓爲取。說文，‘覩擇也。讀若苗。’毛傳訓芼爲擇，與覩同義。芼卽今“摸”字。玉篇引詩，芼卽作覩。(陳疏)關雎說：

(舊說)

1. 司馬遷：“周道缺，詩入本之衽席，關雎作。”
2. 揚雄：“周康之時，關雎……傷始亂。”
3. 後漢書杜欽傳：“佩玉委鳴，關雎嘆之。”
李奇註：“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詩人歎而傷之。”(楊賜傳及列女傳略同。舊說，此是魯詩之說。)
4. 韓詩序：“刺時也。”後漢書明帝紀及馮衍傳注皆引薛漢韓詩章句說：“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也。”
5. 齊詩傳：“康王政衰之詩。”
6. 毛詩序：“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7. 朱熹：“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妲己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
8. 姚際恆：“當時詩人美世子娶妃初昏之作。”
9. 崔述：“此篇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寫其哀樂之情耳。”
10. 龔橙：“思得淑女配君子也。”
11. 方玉潤：“樂 淑女以配君子也。……風者，皆採自民間……此蓋周邑之咏初昏者。”

(今說)

這一篇寫一個男子思念一個女子，睡夢裏想他，用音樂來挑動他。後人慣用此詩來賀初婚，故不知不覺的把這個初婚的意思讀進詩裏去。

二 葛覃

- | | |
|------------------------|---|
| 一葛之覃 ⁽¹⁾ 兮， | (1)覃有延長之意。 |
| 施于中谷， | (2)‘維’是一種感嘆詞，略同今人說‘啊’‘哦’。老子說：“哇之與阿，相去幾何？”此字往往用在詩中，湊足音節，無甚意。 |
| 維 ⁽²⁾ ，葉萋萋。 | |
| 黃鳥于 ⁽³⁾ 飛， | |
| 集于灌 ⁽⁴⁾ 木， | |

其鳴喑喑。

義。讀時當把此字作一個小頓。“維，葉萋萋”，猶我們今日說，“葉子多密啊。”

(3) 這個“于”字，古人都不注意，其實很難懂。他和“施于”“集于”的于字不同，同類的例是

黃鳥于飛，(飛焉。在那兒飛)

之子于歸，(歸焉)

○國于蕃，(蕃焉)

○方于宣，(宣焉)

蕨猗于襄，(乃襄)

蕨猗于夷，(乃夷)

王子出征，

王子行師，

于彊于理，(江漢，參考縣“迺彊迺理。”))

本來“焉”字有兩個用法（作疑問副詞用是第三種用法）：一用在他所形容的字之後。一用在他所形

容的字之前：

忠焉能勿誨乎？

信不足焉(乃)有不信。

上古文法中這兩個用法都用“于”字，但都用在所形容的字之前。

(4)灌木是叢生的樹木。

二 葛之覃兮，
施于中谷，
維，葉莫莫。
是(5)刈是漙，
爲(6)絺爲綌，
服之無斁^[7]。

(5)漙是漙。兩個“是”字都是倒置的止詞。

(6)葛布細的叫做絺，麤的叫做綌。

(7)斁，厭也。

三 言(8)告師氏，
言告言歸！
薄(9)汗(10)我私(11)，
薄漙我衣：—
害(12)漙，害否！
歸寧(13)父母(14)！

(8)詩中“言”字有兩種用法。一是位在兩個動詞之間，做一種連詞，等于“而”字。如後文“鴛言出遊”，即是“鴛而出遊”。一是在動詞之前，等于“乃”字。此處三個“言”字，皆

當作“乃”字解。

乃告師氏，

乃告乃歸。

兩句連用三個“乃”字，寫一種高興的神情，與末二句一種神氣。

(9)薄，等于“甫”字。就是白話裏的“剛纔”。參看(八)篇注(2)

(10)“汙”即是垢污。此字與下文“滌”字相對，頗引起疑問，所以鄭玄訓爲“煩擱之”，朱熹沿鄭說，謂“煩擱之以去其污，猶治亂而日亂也”。我以爲此字本無問題，下文云：“害滌，害否，”正是一幹一污，何必強爲曲說？

(11)私是女子穿的裏衣。

(12)害即是“曷”字，即是“何”字，都是一聲之轉。

(13)寧是問安問好。“歸寧父母”

是回去看看父母安好不。後人說“歸寧”，單指嫁出的女子回母家，那是錯的。

(14)此一章可以白話譯之如下：

乃告師氏，

乃告乃歸！

剛穿污了我的裏衣，

剛洗了我的衫子：——

管他呢！洗不洗礙什麼！

啥要回家看爺娘去了！

葛覃說：

(舊說)

1. 毛傳序：“后妃之本也。……”
2. 朱熹：“后妃既成絲綌而賦其事。”
3. 姚際恆：“詩人指后妃治葛之事而咏之，以見后妃富貴不忘貧賤也。”
4. 戴震：“不忘女功也。”
5. 龔橙：“婦事也。”

6. 方玉潤：“因歸寧而敦婦本也。……后縱勤勞，豈必親手是刈是漙？后卽節儉，亦不至歸寧尙服澣衣。……蓋此亦采之民間，與關雎同爲房中樂。前咏初婚，此賦歸寧耳。”

（今說）

這一篇是葛布女工之歌。後世誤用“歸寧”二字，以爲專指女嫁後回母家，遂生種種誤解。

三 卷耳

一采采卷(1)耳， (1)卷耳是一種菜。
不盈頃筐(2)。 (2)頃卽“傾”字。頃筐卽口淺的
嗟我懷人， 的筐。
寘彼周行(3)。 (3)“周行”是大路。
.....
.....

二陟彼崔嵬(4)， (4)“崔嵬”是有石的土山。
我馬虺隤(5)。 (5)“虺隤”是疲乏的樣子。
我姑酌彼金罍，
維以不永懷！

三 陟彼高岡，

我馬玄黃。

(6) 兕是野牛。兕觥是牛角的杯子。

我姑酌彼兕⁽⁶⁾觥，

維以不永傷！

四 陟彼⁽⁷⁾岵矣，

(7) 岵，說文引詩作“岵”。岵是有土的石山。

我馬瘡⁽⁸⁾矣！

我僕痡⁽⁹⁾矣！

(8) 瘡也是疲乏，今吳人說“囊瘡”。

云何⁽¹⁰⁾吁⁽¹¹⁾矣？

(9) 痡是“疲”的古字。

(10) “云何”即是“如何”。

(11) 吁，爾雅注引詩作“吁”。調作憂。爾雅釋文吁本作“吁”
說文：吁，憂也，“云何吁矣”
即是“怎樣的愁呵！”

卷耳說：

(舊說)

1. 左傳襄公十五年，“君子謂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

也。能官人，則民無觀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左傳本不大可靠。左傳裏的“君子曰……”更不可靠。大概多是漢朝腐儒加的謬論。）

2. 毛傳序：“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足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3. 朱熹：“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
4. 楊慎：“婦人思夫而陟岡飲酒，攜僕徂望，雖曰言之，亦傷於大義矣，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言也。陟岡者，文王陟之。……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路，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涼州’耳。”
5. 姚際恆：“且當依左傳，謂文王求賢官人，以其道遠未至，閱其在途辛苦而作。”
6. 戴震：“感念於君子行邁之憂勞而作也。”
7. 龔橙：“婦人思行役之夫，忘其婦事，不思獨酌也。”
8. 方玉潤：“此詩當是婦人念夫行役而憫其勞苦之作。”

（今說）

這一篇是婦人念夫，想像他旅行的情狀。

四 樛木

一南有樛⁽¹⁾木，
葛藟纍之。
樂只⁽²⁾君子，
福履⁽³⁾綏⁽⁴⁾之！

(1)樛字，馬融本及韓詩本皆作“科”。說文，“科，高木也。”
(參看馬瑞辰說。)後人說“喬木”，是聲音之轉。

(2)“只”即是後來“哉”字。詩中
有時寫作“旨”字。“樂只”可
譯為“樂呵！”

(3)“履”古訓為祿。“福履”即是
“福祿”。參看鴛鴦篇“福祿綏
之”。

(4)“綏，字同“安”，古訓為安。

二南有樛木，
葛藟荒⁽⁵⁾之。
樂只君子，
福履將⁽⁶⁾之！

(5)“荒”古訓為奄，奄與掩同，有
蒙密之義；說文，“荒，蕪也。
一日草掩地也。”(用胡承瑛
說)。

(6)“將”，鄭箋訓為扶助。朱熹從
之。

三南有樛木，
葛藟縈之。
樂只君子，
福履成之！

樛木說：

(舊說)

1. 毛傳序：“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2. 朱熹：“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頌之。”
3. 姚際恆用偽詩傳說：“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化而歸心于周”。
(姚氏不信偽詩傳，斷爲豐坊假造的，但偶取其說。)
4. 戴震：“下美上之詩也。”
5. 崔述：“此……上惠恤其下而下愛敬其上之詩，……未有以見必爲女子而非男子也。”
6. 龔橙：“婦人樂得配君子也。”
7. 方玉潤：“祝所天也。”

(今說)

這是下人祝頌上人的詩，不像婦人的口氣。

五 螽斯

- 一 螽(1) 斯羽〔2〕詵 (1) 螽斯，古說即是蝗。
 詵(3) 兮， (2) 舊讀“螽斯羽”三字爲一頓。
 宜爾子孫振振(4) 陳奐說“螽斯羽”與“麟之趾”
 兮！ 句法相同。若如陳說，是“斯”
 字等於介詞“之”字。今從武
億說，把“羽”字連下讀，“羽”
 字似是動詞，作飛字解。
- 二 螽斯羽薨(5) 薨
 兮， (3) 詵詵，衆多也。說文(古本)作
 宜爾子孫繩繩(6) “𦍋”，皇皇者華篇作“駢詵”，
 兮！ 或作“莘莘”，或作“侏侏”。桑
 柔篇作“𦍋𦍋”。
- (4) 振振，衆盛也。(從馬瑞辰
 說。)
- 三 螽斯羽揖揖(7)
 兮， (5) 薨薨，形容羣飛之形狀。齊風
 宜爾子孫蟄蟄(8) 雞鳴“蟲飛薨薨”。
 兮！ (6) 繩繩，古訓作戒慎之意。(看
陳奐疏) 馬瑞辰引抑篇“子
 孫繩繩，”解作“相繼之盛”，

亦可通。

(7)“揖揖”，等於“集集”。廣雅，
“集集，衆也。”

(8)螽蟴，古訓爲和集。

螽斯說：

(舊說)

1. 韓詩外傳：“言賢母使子賢也。”
2. 毛傳序：“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3. 朱熹：“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羣處和集而子孫衆多美之。”
4. 姚際恆：“小序言后妃子孫衆多，近是。”
5. 戴震：“亦下美上也。”
6. 崔述：“上惠恤其下而下敬愛其上之詩。”
7. 龔橙：“婦人宜子也。”
8. 方玉潤：“美多男也。”

(今說)

這一篇似是祝頌人多子孫之詩。

六 桃夭

- 一 桃之夭夭，
灼灼其華。
之子于歸，
宜其室家！
- (1)“之”就是這個。“之子”就是這個(女)孩子。
(2)“于歸”的“于”字，等于“焉”字，說見(2)篇注(2)。“于歸”就是“歸焉”。
- 二 桃之夭夭，
有蕢(3)其實。
之子于歸，
宜其家室！
- (3)“蕢”形容桃實之大。“有蕢其實”，是說“桃子有大的了。”說文，“頽，大頭也。”蕢古音同頽。
- 三 桃之夭夭，
其葉蓁蓁。
之子于歸，
宜其家人！

桃夭說：

(舊說)

1. 毛傳序：“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繇民也。”
2. 朱熹：“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3. 姚際恆：“每篇必屬后妃，竟成習套。……大妯之世安能使女子盡賢，凡于歸者皆宜室宜家乎？……集傳單指文王，終覺偏。……愚意此指王之公族之女而言，詩人于其始嫁而歎美之。”
4. 戴震：“歌於嫁子之詩也。”
5. 龔橙：“男女及時也。”
6. 方玉潤：“此亦咏新昏詩，……如後世催妝生筵等詞。”

(今說)

戴震方玉潤之說最有理。

七 兔置

- 一 肅肅⁽¹⁾兔置⁽²⁾，⁽¹⁾“肅肅”，這個副詞在詩裏有好幾種的意義。此處古訓爲
 椽之⁽³⁾丁丁。 “敬”，實無道理。朱熹訓爲“整
 赳赳武夫，

公侯干城⁽⁴⁾。

飭貌”，也不很滿人意。鴻雁篇“肅肅其羽”，鴉羽篇“肅肅鴉羽”，毛傳俱訓爲“羽聲”。

二 肅肅兔置，
施于中逵⁽⁵⁾。
赳赳武夫，
公侯好仇⁽⁶⁾。

此處大概也是一種摹倣聲音的副詞。鳥羽在空中飛時，有肅肅的聲音。兔置在空中吹動，有肅肅之聲。

(2)置是網。

(3)楛是敲擊。

三 肅肅兔置，
施于中林。
赳赳武夫，
公侯腹心。

(4)干即“扞”字，“干城”是保障護衛的意思。

(5)逵是交叉的路。

(6)仇是儔伴，參看關雎篇。又無衣篇“與子同仇”。

兔置說：

(舊說)

1. 劉向列女傳：“安貧賤而不怠於道。”

2. 毛傳序：“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3. 朱熹：“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置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
4. 金履祥：“案墨子書：“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此與兔置之詩辭意脗合，計此詩必爲此事而作也。”豐坊偽詩傳：“文王得良臣于野，周人美之，賦“兔置”，又偽詩說歷舉太顛閔天散宜生皆根據金氏之說。戴震姚際恆亦從此說。
5. 崔述：“余玩其詞，似有惋惜之意，殊不類盛世之音。……世冑常躡高位而寒峻苦無進身之階。……故詩人惜之。……”
6. 龔橙：“婦人美丈夫也。”
7. 方玉潤：“竊意此必羽林衛士，扈蹕遊獵，英姿偉抱，奇傑魁梧；遙而望之，無非公侯妙選。識者於此，有以知西伯異世之必昌。……詩人咏之，亦以爲王氣鍾靈轉盛乎此耳。”

(今說)

這一篇寫封建時代那些作侯家鷹犬的武士的生活。看“好仇”“腹心”等字樣可見。

八 芣苢

- 一采采芣苢(1)， (1)芣苢，古訓爲車前，又訓爲澤
 薄(2)言采之。 瀉，不知究竟是什麼。釋文，
 采采芣苢， 苢本作苢。
- 薄言有(3)之。(2)薄訓爲甫，言訓爲乃。“薄言”
 即“甫乃”即是現在說的“剛
 二采采芣苢， 剛”“正在”。此節譯爲白話，
 薄言掇(4)之。 當爲“采采芣苢，正在采呢。
 采采芣苢， 采采芣苢，正在有呢。”
 薄言捋(5)之。(3)有，古訓爲藏取。
 (4)掇是拾取。已落的，只須拾
 三采采芣苢， 起。
 薄言結(6)之。(5)捋，戴震說：“一手持其穗，一
 采采芣苢， 手捋取之。”說文，“捋，五指
 薄言頽(7)之。 也。”徽州至今有此字；如
 採桑葉，一手執枝。一手五指
 從杪往下拉，葉便落下，謂之
 捋。戴震是徽州人：故知此爲
 古義。

(6) 袿，古訓爲執袿。是衣裳的邊。朱熹說：“袿。以衣貯之而執其袿。”朱是徽州人，今徽州猶有此語。如說，“我拋給你，你用衫裙袿着。”袿字今讀如決。

(7) 褊，釋文一本作擷。古訓“擷袿曰褊”。朱熹說，“以衣貯之，而擷其袿於帶間也。”

芣苢說：

(舊說)

1. 劉向列女傳：“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
2. 薛漢韓詩章句：“芣苢，澤瀉也。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引。又呂延濟注引韓詩“芣苢，傷夫有惡疾也。”）
3. 毛傳序：“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4. 朱熹：“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樂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 (5) 豐坊偽詩傳：“文王之時，萬民和樂；童兒歌謠，賦采芣苢。”又爲偽詩說采芣苢，兒童闢草嬉戲歌謠之詞。”
- (6) 裴橙：“宋女嫁于蔡，傷夫有惡疾也。”
- (7) 方玉潤：“此詩即當時竹枝詞也。”“讀者試平心靜氣涵咏此詩。恍聽田家婦女三三五五，於平原曠野和風麗日之中，羣歌互答，餘音裊裊……唐人竹枝柳枝樵歌等詞，類多以方言入韻語，自覺其愈俗愈雅，愈無故實而愈可以咏歌。……知乎此，則可以與論是詩之旨矣。”

(今說)

方玉潤修正朱熹之說 有理。

九 漢 廣

- 一南有喬木， (1)“思”是一種煞尾的助詞，與
不可休思⁽¹⁾。 “兮”“猗”同
- 漢⁽²⁾有游女， (2)漢是今之漢水。
不可求思。 (3)江是今之長江。注意這些地
漢之廣矣， 理名訓。
- 不可泳思。 (4)“方”古訓“泝”。說文，“泝，編
江⁽³⁾之永矣， 木以渡也。”釋文引郭璞說：

不可方⁽⁴⁾思。 “木曰箝，竹曰箝，小箝曰泚。”

二翹翹錯⁽⁵⁾薪。 (5)“錯”，古訓爲“雜”。陳奂說：
言⁽⁶⁾刈其楚⁽⁷⁾。 “錯之爲言簇簇也。”

之子于歸， (6)“言”訓爲“乃”。

言秣⁽⁸⁾其馬。 (7)“楚”，木名。

漢之廣矣， (8)“秣”是喂養。

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

不可方思。

三翹翹錯薪，
言刈其萋⁽⁹⁾。 (9)“萋”是萋蒿，卽蘆柴。萋卽蘆
之子于歸。 字。

言秣其駒。

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

江之永矣，

不可方思。

漢廣說：

(舊說)

1. 韓詩：“漢廣，悅人也。”
2. 薛漢韓詩章句：“游女，謂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文選嵇康琴賦注引。）
3. 毛傳序：“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此序文理不通。）
4. 朱熹：“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爲比，而反復詠歎之也。”
5. 姚際恆：“大抵謂男女皆守以正，爲得。”
9. 崔述：“此詩乃周衰時作；雖不能閉於禮，而尙未敢大潰其防，有先王之遺澤焉。”
7. 方玉潤：“此詩卽爲刈楚刈蕩而作，所謂樵唱也。近世楚奧滇黔間樵子入山，多唱山謠，響應林谷。蓋勞者善歌，所以忘勞耳。其詞大抵男女相贈答，私心愛慕之情，有近乎淫者；亦有以禮自持者。文在雅俗之間，而音節則自然天籟也。”

(今說)

這一篇不容易猜測。舊說諸家，方玉潤最大胆，也最有理。讀者可自己斟酌。

十 汝墳

- 一 遵彼汝(1)墳， (1) 汝水即今汝河，自河南流入
伐其條(2)枚。 安徽北部，入淮河。墳，是大
未見君子， 的防，說文作“坵”，今名爲
怒(3)如調(4)飢。 “壩”。墳，坵，防，壩，古同聲
母，皆同源之字。
- 二 遵彼汝墳， (2) 條是小樹枝，枚是樹身。參看
伐其條肄(5)。 終南篇。
既見君子， (3) 怒。韓詩作“憊”。說文“憊憂
不我(6)遐棄。 貌”怒是一個形容詞。
- 三 魴魚頰(7)尾， (4) 調是“朝”的假借字。古音調
王室如燬。 朝同音，故可假借。“調飢”即
雖則如燬， (5) 肄是新而復生的樹枝。
父母孔(8)邇(9)。 (6) 注意這個止詞“我”在“不”字
之下，表詞之上。凡代名詞作

止詞時，在否定句中，止詞須倒裝在表詞之前，否定副詞或否定代詞之後。

(7) 頰是變紅了。

(8) “孔”即是現在的副詞，“甚”“很”。

(9) “邇”即是“近”，“孔邇”即是“很近”。

汝墳說：

(舊說)

1. 韓詩序：“汝墳，辭家也。”薛漢韓詩章句：“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王室政教爲烈火矣，猶冒胸而化者，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爲此祿仕。(皆後漢周磐傳注引)”
2. 劉向列女傳：“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遣父母憂……乃作詩曰：魴魚頰尾……”
3. 毛詩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4. 朱熹：“汝墳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王室’指紂所都也。‘父母’指文王也。”
5. 豐坊偽詩傳：“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賤汝墳。”又偽詩說：“汝墳，商人苦紂之虐，歸心文王，而作是詩。”
6. 崔述：“此乃東遷後詩。王室如燬，即指驪山亂亡之事。父母孔邇，即承上章君子而言。汝水之源在周東都畿內。蓋畿內之大夫有惠於民者，……避亂而歸其邑，……民得見之，故傷王室之如燬而轉幸父母之孔邇也。”
7. 龔橙：“婦人思行役也。”
8. 方玉潤：“南國歸心也。”

(今說)

這是亂世女子流離之後，嫁了丈夫，回想那逼近玉室之父母，故作此歌。

十一 麟之趾

- 一麟⁽¹⁾之趾⁽²⁾，⁽¹⁾麟大概是古代神話裏的一種神獸。漢代的迂儒，迷信天人感應之說，造出種種說法。有人說，“麟，麋身，牛尾，一
- 振振⁽³⁾公子。——
- 于⁽⁴⁾嗟麟兮！

二 麟之定⁽⁵⁾，
振振公姓。——
于嗟麟兮！

三 麟之角，
振振公族。——
于嗟麟兮！

角。”(爾雅)有人說：“麟，麋身，牛尾，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京房易傳)有人說：“麟信而應禮。”(毛傳)有人說：“視明禮修，則麒麟至。”(服虔左傳注)有人說：“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鄭玄箋)有人說：“麟音中鐘呂，行中規距；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晉陸機草生疏)大概這種神話，越傳越添多枝葉，與此詩無關。此詩不過運用麟足比公子，額比公姓，角比公族，沒有什麼深意。漢以前的古書，也不說麟的神話，我們不要用漢代的儒家迷信來解釋漢以前的民間神

話。

(2)“趾”是脚。

(3)“振振，衆盛也。”

(4)這個“于”字等于“吁”字。

(5)“定”即是現今的“頂”字。古

訓爲“題”，又或作“顛”，都是

同聲的同源字。

麟之趾說：

(舊說)

1. 毛傳序：“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此序末句文理不通，什麼叫做‘麟趾之時’！)
2. 朱熹：“文王后妃德修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于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與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爲王者之瑞哉？’
3. 姚際恆：“此詩只以麟比王之子孫族人。蓋麟爲神獸，世不常出，王之子孫，亦各非常人，所以與比而歎美之耳。”
4. 龔橙：“美公族也。”

5. 方玉潤：“杜詩云，‘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可爲此詩下一注脚。”

(今說)

姚際恆說似最近理。但此詩的末句並不像歎美的口氣，故朱熹不能不費大氣力來解說他。依我看來，這詩很像譏刺貴族的詩，頗像是說：這班公族的後輩已很不像樣了，已算不得麟了，只剩得麟的一條腿，一隻角了。譯爲白話，可說：

這些公子爺們呵，
總算麟的一條腿呵，一
可憐的麟呵！

西班牙專制推翻的經過

陳 清 晨

—

四月十二日西班牙省市選舉的結果，全國民衆的威力，疾風似地立刻之間驅走了西王亞爾芳朔(Alfonso)，摧毀了西班牙專制制度，而實現了西班牙第二共和；歐洲最老的並且曾以武力照耀過全歐洲的這個君主專制國家，從此結束了。這一次的共和，該不至於像一八七三年的第一次的短命的共和那樣，再遭復辟的扼殺了吧——因為這是經過許多年革命醞釀的結果，是在廣大民衆要求的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政權？要明瞭這個革命運動的經過，成功和前途，我們可以從狄克推托里維拉(Primo de Rivera)說起。

自從一八四八年法蘭西革命推翻帝制以後，西班牙因為地理的昆鄰，充分感受了這種革命的波動，而惹起了社會主義與共和主義運動的激盪。後來，隨着資本主義的發達與

內戰的浪費及外患的損失，西班牙工人的罷工，政黨的活動，學生及市民的示威，便不斷地擴大起來，一直到最近，都是統治階級一種最嚴重的威迫，使牠時時刻刻都須加以防備。

一九二一年，亞爾芳朔在軍事上遭了一次稀有的打擊，這便是安涅慘敗“Annual disaster”。亞爾芳朔命某將軍率領兩萬一千兵去討伐摩洛哥的反叛，在安涅地方遇到敵軍，被圍攻，兩萬一千人中一萬二千人被殺。這慘敗，震動了全國，國民對國王怨恨，帝制派的敵黨乘機鼓動；那時西班牙形式上還是一個君主立憲國家，有一個國會，這國會為這慘案特別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審查誰應負這慘案的責任，並且，據說這委員會曾經宣布了亞爾芳朔的罪名。安涅慘敗已足使統治階級的地位發生恐慌了，而這怨恨，鼓動與檢舉更使牠覺到不安，於是，為要戰勝這個危機，西王便說“國會無用，政治家卑鄙”，軍人們則說軍隊都惱怒政黨的誣毀，很可信賴，勸王實行苦特打，亞爾芳朔本來不是一個嚴厲橫暴壓迫民衆的人，但現在既感到了國會和民衆給與他的危險，並且軍隊又擁護他，傳統的勢力使他由不得要與軍隊合作。於是，認識了里維拉將軍的軍力以後，他便頒布命令，使里維拉組織內閣。

西王的相信武力，並不是他個人的特點，而是西班牙歷史上的傳統。原來許多年以來，西班牙的統治階級是由君主，軍閥，教士這三位一體的東西合成的。君主是國家的居高臨下的首領。軍閥多是大地主，是人民最大的剝削者和君主的主要靠山；在過去一世紀中，他們之間的不斷的內戰，消耗了西班牙的全部精力，結果是政治受軍人指揮，相習成風，那個政黨不能靠選舉得權時便訴之於槍刀；這種軍人指揮政治的制度，西班牙人特名之曰“Pretoranismo”（軍人干政制）。天主教在西班牙有絕大勢力，是西班牙的國教，幾世紀以來，教堂與國家實際上是一個東西，牠是君主樹在民間的柱石；現在西班牙全國三千萬人口中，非天主教徒的不到三萬人，其中許多都是僑民；國庫每年須支出五千萬到六千萬比西他（Pesetas，西幣名）作教堂的經費。這三位一體的東西統治着西班牙。至於民衆，西王和軍閥們雖有相當畏懼，但和軍隊比較起來，是全不在他們的眼中的，因為他們知道大部分民衆對於政治非常不在意。原來西班牙大體上還是一個農業國家，人口百分之七十是農民，終年在大地主壓迫的呻吟之下，性情極保守；並且成人的國民中約百分之五十未受教育，素來逢國會選舉時多放棄投票權。一般情形既如此，則亞爾芳朔感到統治地位動搖有維持必要

時，得到軍人的同意便決然實行苦特打，是毫無足怪的了。

我們只知道西班牙是里維拉在實行苦特打。而不知道里維拉苦特打是亞爾芳給與的。

里維拉的內閣，是以八陸軍將領，一海軍中校組成的。他執政的第一天即宣布取消出版自由，一切新聞紙及新聞記者都受嚴格的檢查，就是外國新聞紙如果不尊重這狄克推托也不准入口，並強迫新聞紙每天須宣傳他的政見。他又取消言論自由，解散國會及宣布與他不同主張的一切團體；後來在一九二五年他又建立了“國民議會”，但其中人員都是他自己選定的。地方自治會議員都換由各“職業團體”的代表充任，這即是說都由軍人充任，所以在當時軍官從上到下統治着西班牙。爲要給自己造成一種“黑衫黨”式的勢力，他在一九二四年組織了一種“愛國團”(Patriotic Union)，說：“這是一個忠誠，善意，屬於各社會階級的人們的團體”。

這種辦法，固然穩固了帝制的地位，但全國的反抗，却並未鎮壓下去。在過去三四年間，每年西班牙各地有五十萬的工人農民往法國去找生活。整個的農村，便這樣地荒蕪起來。在各大城市中，工人成羣的失業。比西他不斷跌價。工商業繼續衰落。生活程度日高一日。而對此種種，政府則毫無辦法。在這樣的民衆生活無法解決的狀況之下，任憑你怎樣

壓迫，民衆對政府的反抗是一定要或明或暗地不斷擴大的。

一九二四年，喀泰蘭尼亞（Catalonia）無政府黨大暴動；這暴動雖然不久便爲里維拉用武力壓平，但一九二五年繼之而起的人民的反抗運動，則更爲激烈。一九二五年冬，這種反抗在軍人中間發展起來，有許多海陸軍要人聯名勸里維拉停止獨裁，但他的答復則是下令逮捕這些軍官，下獄監禁；這種不智的行動，使他後來失掉軍人的幫助。一九二六年二月，在巴色奴羅車站上發生了謀炸里維拉案件。天主教本來都是贊助里維拉獨裁的，但到後幾年中，其中的一部分知識分子也對他的權力表示着要想推翻。一九二九年十月，自由主義者在南部諸省中準備下了大暴動，他們已經商得了軍隊的幫助，尤其是那索惱里維拉專橫的砲隊；西王和里維拉明知這種反叛的危險，但他們竟無力壓服。有幾時，在瑪德里（西京，Madrid）發生了幾件使皇室非常震恐的事，即西班牙王女有一天在公共劇場中受人輕蔑；學生們在大街上示威，喊着“打倒國王”；王宮的鐵門上不知被誰貼上了“此房出租”的條子；並且內務大臣安尼都將軍（Anido）還表示這些運動無法抑止。

這些運動，不但表明里維拉的勢力和威信已經喪失，狄克推托的地位已經動搖，並且也使依賴武人維持地位的

西王亞爾芳朔覺到恐慌而有轉舵的必要。因之，他便向里維拉表示了不滿。但里維拉知道，支持他的統治的並不是國王，而是海陸軍將領——雖然不見得是全部的海陸軍將領，但至少也是很有力的一部分，因而他便向他們探問對現政府的意見，以卜去留。但是，不幸，十七個將領的答復，都是：無論是軍隊或國家，都不願狄克推托制繼續下去。這樣，執政了七年之久的里維拉，便只好放棄他的狄克推托生涯了。

里維拉的七年的政績，是遺給西班牙人民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的債務，是用他的鐵腕壓制了普遍的革命運動。不過這都是小的。他的最大的政績，是他的七年的獨裁，使亞爾芳失掉了民心；在民衆的意識上播下了仇恨帝制的種子；是使民治主義的魔手攫住了全國人民的靈魂，雖然這些人民在生活上說來還完全是帝制派的；是使他平素看不起的那個共和黨，在帝制派，知識分子，新興資產階級等各拉雜階級中吸收了大量的分子，而成爲領導民衆運動的中心團體。里維拉下台了，但他無意中使西班牙向平等的道路上邁進了一大步。

里維拉是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八日辭職。同日國王便命貝倫圭將軍 (Beranguer) 組閣。貝倫圭是個忠君，有軍事

才幹，有軍隊作後盾的人；一九二四年他被里維拉判以應負安涅慘敗責任的罪名，監禁過六個月。西王所以選中他，即因為他既忠而有實力，並能念及舊恨而震壓里維拉不服的反抗。在前一次皇室危急的時候，亞爾芳朔利用武力而得到了穩定，在現在舊武力無用而各階級又反抗帝制的時候，亞爾芳朔又求救於新的武力了。

在新舊內閣交替時候，南部的反抗者各方都預備妥貼，只等舉行反叛。被有名的飛行家法蘭寇 (Franco) 所率領的飛機隊，已經準備好來幫助這個暴動，並阻止非洲的軍隊來援救里維拉。以菊拉 (Sanchez Guerra) 為領袖的臨時政府已經組織起來。因此，貝倫圭一組閣，馬上便向反叛領袖們及各飛行家宣布：狄克推托已塌台；國王已自覺前非，力求悔過；里維拉御用的國民議會將要解散；所有被判罪的軍官馬上將恢復舊職；學生們的要求將要考慮；大學教授們將有自由批評之權；一切政治犯將要大赦；一八七三年的憲法將重新改制；立刻就要舉行自由的忠實的選舉。這個明白謙卑的投降書，使反抗者終止了他們的暴動和臨時政府。但是擾亂並沒有停止。軍事的危機雖暫時渡過了，但政治的危機，或者可說皇室的危機，却同着里維拉的辭職而在一月二十八日開始。這便是帝制派和共和派的鬥爭。

在瑪德里，有大羣學生在大街游行，高呼“打倒國王！”“共和萬歲！”各地都舉行着被里維拉放流而剛才回國的反對獨裁者的歡迎的示威。二月二十七日，菊拉在某劇場所開的大會上演說道：“亞爾芳糊王已失掉國民的擁戴。國王應負建立狄克推托制的責任，他並應負狄克推托制所產生的錯誤的責任。我不是個共和黨員，但西班牙人民有權利照他所願的形式改變他的政府。”這些話由無線電傳播到西王耳朵裏，惹起了國王的大不安。據接近西王的人說，“這些話雖然沒有震毀王宮，但却搖動了牠。”王和貝倫圭立刻覺到他們地位的危險，於是，他們一方面宣布嚴厲檢查新聞，完全禁止政治性的言論及集會，一方面又舉行反對共和的宣傳。外交大臣阿巴公爵(Duke of Alba)說，西班牙不能不要秩序，而皇帝就是秩序。貝倫圭說：“共和”這個字，像十二年以前‘蘇維埃’這個字一樣，對於幼年人頗有魔力……但這是不久就會消亡的。……帝制是最合於西班牙人的心意並最有利於世界的一種制度。”四月中旬，預備了多天的帝制派的大示威，在瑪德里舉行起來；慶祝的電報據說從世界各處打來，西班牙的五十二省都有代表參加，許多帝制派名人，各處演說，宣傳保皇。但對手方面的運動則更是厲害：社會黨左派在瑪德里公開攻擊西王。三月間，瑪德里有二百個有

名律師和專門家發表宣言，聲稱：共和“是西班牙人民能表示自己的唯一方法，帝制永是自由的障礙。”瑪德里車站上為歡迎被放回國的哲學家烏南孟璠 (Unamono)，舉行公共示威，民衆與巡警衝突打傷多人；五月四日，烏南孟璠在瑪德里某劇場演說時，共和黨與帝制派發生毆鬥；次日瑪德里大學學生中間發生兩黨的鬥爭，死幾人，傷四十人，政府便因之命封閉這大學。四五月間，反帝制的言論與示威，其範圍擴大之速，使政府又開始採用壓迫手段；而反對最顯著的，則是瑪德里，巴色龍那 (Barcelona)，壁爾包 (Bilbao)，沙拉谷沙 (Saragosa)，法林西亞 (Valencia) 等工業中心城市。到秋季，西王在一般民衆心目中更毫無位置；巴色龍那的學生拉倒西王的肖像並打毀牠；軍隊的長官許多都忘掉忠君這一回事。十月間，到處都是勞動者，學生的騷亂和比西他的跌價。巴色龍那大學在十月十四日。被封閉。十二月間有三個驚動全國的叛變：一是瑪德里工人的四十八小時的總同盟罷工；一是滿加達中將 (mangada) 所領的軍隊在法國邊境上熱加 (Jaca) 地方反對帝制，宣布獨立，在這獨立被貝倫圭壓平以後四日，法蘭寇領了一隊飛機給瑪德里以空中攻擊，革命共和的宣傳品，散滿了全城。於是全國宣布了戒嚴。

民衆對政府本來就有很深的不信心了，而增加這不信心的，則是政府之選舉屢次延期。貝倫圭組閣之初，即宣布要在最近舉行兩院選舉。但到底什麼時候舉行呢？——直到一九三〇年夏天，還沒有要立刻舉行的影子。這使人民不相信政府。十月，貝倫圭宣布衆院選舉定十二月二十一日舉行，參院選舉定十二月二十八日舉行；但後來他又說這個規定作廢，因為規定時忘記了十二月二十八日在西班牙是愚人節 (All Fools' Day)。於是又推延下去，一時說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時說在二月。直到十一月十三日，國王才頒布命令，衆院選舉在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舉行，參院選舉在三月十五日舉行。在衆情惶惶的時候，不作堅決誠懇的表示，以見自己對於民衆的忠誠，西班牙王及內閣在人民眼中信用日喪，是毫不足怪的。貝倫圭的遲延選舉，固然也有他自己的用意，他鑒於一年以來民氣的激昂及反帝制黨的活躍，恐一旦舉行選舉於國王不利，所以一再緩延；但這是愚蠢，激昂的民衆，決不是遷延所能穩定的。

對於三月選舉的命令，各方面完全採用一種反對的態度；不但社會黨宣布決不參加，即由帝制派變爲自由黨領袖的羅孟囊伯爵 (Count Romones)，喀泰蘭省的 (Catalan) 獨立自治派領袖干布 (Cambo)，也都宣布不參加這種選舉。原

民衆所要求的，並不是什麼國會選舉，而是權力在國王以上的決定西班牙政體的大選舉。各方面的這種態度，給貝倫圭以絕大困難，因為一年來的經驗深知民衆的勢力絕非強力所能壓服，已覺到王室之岌岌可危，而相信可賴以緩和的是選舉的麻醉與選舉中可以利用政治力量取得勝利；現在軍隊與民衆的反抗既那樣嚴厲，而靠選舉得勝利的希望又成幻想，貝倫圭內閣不辭職將絕無維持的辦法了。於是，他一方面決定辭職，同時又宣布延緩三月選舉。

里維拉的政績是提起民衆厭惡帝制，傾向共和，貝倫圭的政績是更加重了這種厭惡與傾向。所以在他執政時期，民衆與帝制之對抗，由暗地的活動而進於公開的對辯，由公開的對辯而進於短兵鬥爭，工人學生與警察軍隊的衝突死傷，幾日有所聞。民衆的勢力日長，帝制派的應付日難。在他辭職以後直到帝制推翻，共和的傾向，如驚風狂浪，有無物不摧之概。

二

國王向立憲黨接洽組閣；不成，向自由黨接洽，又不成；蓋即保王諸派也都知道帝制已成強弩之末，都不敢當此大難，於是激起了幾個軍人和帝制派政治家，願矢忠於國王，

維持政局，因而國王便命他們組織內閣，這便是西班牙專制下的最後一個內閣，亞茲那(Aznar)內閣。這個內閣的歷史的作用，是辦理選舉，使西班牙帝制不流血而被推翻。因為全國革命形勢已成，憑你是多麼能幹的人，也無能為力了。

新內閣於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二次開議上，決定四月十二日舉行全國省市選舉，並公布俟省市選舉以後，再擇期舉行憲法會議選舉。並命令被封閉各大學開課。牠在所宣布的政綱內，為於帝制表示要竭力保存。這無異於向民衆挑釁。所以，在新內閣成立後一月內，西班牙的整個狀況是繼續以前而更擴大的騷動：各黨派間的鬥爭與各黨派與帝制間的鬥爭，選舉的競爭，工人學生的騷動。

比西他跌價；物價漲高；生活程度之高；一般民衆都無法應付；他們盼望着幣價高漲，物價下跌；但幣價上漲了，而麥價却依然不見下跌。失業工人，無錢無食；許多技術很高的，想找只有最低工資一半的工資的工作而不可得；罷工是不斷的，但是無結果的，且常常發生流血變故。法律雖然是寫在憲章上，但人民是視若無睹。街市的騷亂的厲害，警察都無法執行任務。學生和工人一樣，是在狂熱的怒潮中；大學的教育是種無意義的東西；各大學和許多高等學校裏，盛行着爭論與衝突；學生們要求照他們的脾胃而選擇教授的

來權力。政黨中間，有的要求立憲，有的要求維持現政府，有的要求有鐵的手腕能維持法律與秩序的尊嚴並保障生命與財產安全的獨裁，有的要民主政治；辯論與鬥爭，到處表現着。總之，在西班牙有兩種相對立的力量存在着：共和反對專制，民治反對軍人專政，社會主義者反對封建地主，新生產制度反對舊生產制度，知識分子反對保守與教堂。這各種勢力，激盪着，緊張着，衝突着，大家走向四月十二日。

四月十二日到了，各大城市中，民衆皆一夕數驚，謠言盛行，有謂佛蘭寇少校已暗回國內，陰謀舉事；有謂國王已召某軍人令再實行狄克推托；有謂內閣將辭，職國王將退位；全國人心，日夜驚惶。罷工工人與軍隊械鬥，互相死傷；失業者集會示威，瑪德里騷動之事，一日數起，繼續發生。十二日前幾天，各黨即用自行車，汽車，飛機在各處發散競選傳單；巴色洛那等處都發生暴動；選舉之時，謠傳帝制派有利用軍隊攻擊選舉場，銷毀選舉票之意。情形極緊張。選舉結果揭曉了，共和黨在各處都大獲勝利，計全國五十省中，共和黨獲得大多數議席的，竟有四十省之多，並且如壁爾包市，亞里康特 (Alicant) 市，所有市議席，竟盡為共和黨所獨佔；即在輦轂下的京城瑪德里，共和黨也以九二，〇〇〇票對帝制派的三三，〇〇〇票而占大多數。帝制派也曾

得到若干勝利，但那都是在鄉區僻域，而大城市中則無不失敗。這次選舉在西班牙歷史上是空前的廣大民衆並以全力參加的選舉。

選舉揭曉了，全國人心之緊張興奮，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有非趕走西王不甘休之勢。路透社四月十四日瑪德里電云：

“此間形勢，正如首相亞茲那昨晚所說‘好像所有的人們在一夜之間都變成共和黨了’。昨夜全城景象，即瑪德里平時最狂熱的節會，也不能比擬。激昂的民衆，沸騰示威之際：騎兵民團，排列道側，微笑顧視，敬畏與敢怒不敢言的情緒，都表示出來。咖啡店的樂隊，都奏馬賽革命曲（Marseillaise）；游行隊經過各街道時，咖啡店與電影院裏的人們，都湧湧趨出，加入游行。

“在街道上男女攜手舞蹈，高唱馬賽革命歌。游行隊到共和黨報館門前時，高歌旋舞，館中人員亦聞聲出而歌舞作答。

“游行隊中參加許多輛汽車，上立演說者，鼓其滔滔之辭，沿途演說不絕，……”

“今晨，人相遇時，都問‘亞爾芳朔怎樣了呢？’”，因爲民衆很注意西王對共和黨勝利的態度。

選舉勝利的結果，十四日沙拉谷沙，高都法 (Cordova)，聖色巴斯坦 (San Sebastian)，呼爾法 (Huelva)，亞爾麥里亞 (Almeria)，維果 (Vigo)，萊昂 (Leon) 等及其他許多大城市都宣布共和。同日巴色洛那省亦宣佈共和。

十三日，共和黨若干人發表言論云：握政權的如果不顧現在的民意，那麼，我們共和黨員便不得不擔負起恢復西班牙共和國的工作云；其言完全是對西王而發。獨立自治黨領袖麥西亞 (Macia) 上校在巴色洛那聲稱，此次選舉可表示民意之向背；如國王悍然不顧，圖建狄克推托制，則結果將重演路易十四的悲劇。十三日，共和黨與社會黨聯合發表宣言，謂政府倘不依國民意旨而引退，則彼等將採取革命手段以求達到此次選舉所指示的目的云。並且，同日共和黨重要人物已在共和黨領袖柴摩拉 (Zamorra) 家中集會，組成預備內閣，並舉柴氏為候選總統。各方面這樣威迫，亞爾芳朔自不得不走。西王於十三日赴巴黎，亞茲那內閣解體，國璽由羅孟囊伯爵授給柴摩拉，於是，西班牙共和國遂正式宣布成立，柴摩拉為臨時總統。內閣亦同時成立，其人員為：

總理	<u>柴摩拉</u> 兼
財政	<u>柏利都</u> (Prieto)

外交	<u>勒樓斯</u> (Lerraux)
陸軍	<u>阿亞拉</u> (Ayala)
海軍	<u>魁洛</u> (Quiro)
內務	<u>米貴爾</u> (Miguel)
司法	<u>理歐斯</u> (Rics)
公務	<u>亞爾布瑞</u> (Albornos)
勞動	<u>加巴勒洛</u> (Caballero)
交通	<u>拉留斯</u> (Rarrios)
經濟	<u>杜維爾</u> (Dolwer)
建設	<u>東敏高</u> (Domingo)

並宣布以四月十五日爲西班牙國慶日。

西王遜位與共和成立的消息，疾風似地馬上馳遍了全國，舉國若狂地慶祝這第二次共和。十四日國民社瑪德里電，報告這種情形云：

“瑪德里及其他各處人民，皆在街道上狂呼慶祝共和；工人學生羣起作示威游行，有執社會黨旗的，有執共和黨紅黃紫三色旗的。各地同時宣布共和政體成立，各公家房屋砲臺上，一律更換新旗……瑪德里人民如醉如狂，皆自窗中把國王肖像，王室及帝制之一切表誌用品，向街道擲出；示威的人們則集攏起來，送到公衆場所，舉火焚燒。”人民真是

“一夜之間都變成共和黨了”。

新內閣關員中包含保守黨，天主教黨，共和黨，社會黨，黨派紛歧。其成立後的第一道命令為赦免一切政治犯，第二道為通告全國維持秩序，第三道為召回廢王派往各國的一切大使公使等。並發出佈告：現政府的權力完全受將來的合法議會的制裁；一九二三年暴力政變（里維拉獨裁，解散國會）的主謀人擬調查懲治；並特別聲明，尊重私人產業的所有權。我們要注意，這就是西班牙共和國第一任革命內閣的政綱！

新內閣所作的稍有意義的事情有兩件：一為取消天主教在國內的獨尊，禁止天主教干政，實行政教分治。天主教在西班牙有絕大勢力，向來為帝制派中的中堅分子，享有許多政治上的特權；現政府已與教皇交涉，請其勅令西班牙教徒遵守法律，維持治安，並將與教皇締結條約實行政教分治，取消教堂特權。一為取消王族之一切特權，如王室俸金，王家封地。但這兩點是一切資產階級政府所無不實行的。

在新政府之下，有一點現象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即工人階級對政府之保守，表示不滿，要進行更澈底的革命，但却為政府所制止。如四月十六日塞維拉路透電謂，“此間有工人一羣聚集軍營外作示威行動，要求軍隊交出軍械，俾用以

撲滅帝制派走狗的民團：軍隊與示威者互開槍，死工人數人。壁爾包亦有同樣亂象。”又，同日國民新聞社瑪德里電云，“現西境各地都有不穩現象，勞工對於新政府守舊態度，極為不滿，故頗有受無政府黨分子煽動之勢。塞維拉 (Sevilla)，巴色洛那，壁爾包，呼爾法等地，俱有暴動發生，駐軍開槍，死六人，傷無數。”又，二十九日瑪德里國民社電云：“塞維拉失業工人受康閱黨指揮，紛起暴動，附和者甚衆，商店等已多暫行輟業。瑪德里失業問題亦日形嚴重，四鄉賦閒者麤集都中。”

民衆傾向共和的熱度，真達到沸點了。七年之久的革命運動的滋長，時日是很長的。

三

西班牙的第二共和，該不至再被帝制派所扼殺了罷？我們可以答復：這是不會的了。因為建立在民衆基礎上的政權，不會被推翻；並且現在執政的，如柴摩拉等都是由帝制派轉變成共和黨的——封建階級分子多已感到封建制度有被推翻的必要，歷史的輪齒已經消融了帝制派的經濟基礎了，牠無能力再來推翻共和。成爲西班牙現政府的問題的，將不是復辟，而是怎樣應付工人階級與怎樣解決喀泰蘭。

獨立問題。

喀泰蘭的獨立問題是這樣的：

喀泰蘭尼亞 (Catalonia) 是西班牙東北角的地名，其範圍包括現在的巴色洛那，皆魯那 (Gerona)，萊里打 (Lerida) 和塔那谷那 (Taragona) 四省。其居民(喀泰蘭) 的種族語言文字，自成系統，與別省不同。人民的自尊心非常濃厚，因而常有脫離瑪德里政府而獨立的傾向。在過去幾世紀間，牠常是瑪德里政府的一個煩惱的因子，幾乎每個國王都得把他的兵力消耗給牠一部分；查理士第五，腓力第二，腓力第四和腓力第五，都為喀泰蘭的獨立問題而支持了若干年的戰爭。近幾年在反帝制運動期間，喀泰蘭尼亞有一種運動最為顯著，這便是獨立自治運動 (Regionism)；這固然是要求共和的，但除此以外，牠還要求脫離西班牙而獨立。

在四月選舉中，喀泰蘭尼亞先別省而宣布共和，並且還本着牠的傳統而宣布獨立，自稱喀泰蘭共和國，並舉麥西亞少校 (Macia) 為臨時總統。柴摩拉就西班牙臨時總統後，親往喀泰蘭尼亞與麥西亞商議取消獨立。會後，麥西亞即公布為完全西班牙共和，喀泰蘭尼亞取消獨立，但這只是暫時的辦法。別一方面，柴摩拉內閣則通令准許以喀泰蘭語為喀泰蘭尼亞的正式言語。

但五月二日瑪德里消息，又報告喀泰蘭尼亞已組織新獨立政府，其總統仍為麥西亞云。是麥西亞已自食前言了。這個問題不解決，很有妨礙於西班牙經濟的發展與政治的鞏固。新內閣將用什麼方法應付這個問題呢？

如前所說，比西他的跌價，物價增高，農村荒蕪，工人失業，食物用品缺乏——經濟的恐慌成為西班牙革命的重要因子；而這種經濟恐慌將會因這次革命而有一時期的更兇惡；這將使政府更難應付不滿意的人。

但西班牙的專制總已永久推翻的了。

一九三一，五，十。

浙江嘉興方言錄

程 學 照

看戲看賣麻糰 (言其瞎看，莫明其妙之意。)

鬼相打雄爲了病人 (言兩人之相爭，而第三者反大爲受害之意。)

順水推船 (知己之不能爲，即以此迎合他人。)

賴價先拍槓子 (賴讀爲賴，言其窮凶極惡之意也。)

嘴裏吐出糖來，腰裏拔出刀來 (言其嘴雖甜而心實奸凶也。)

植物的春季同樂會

嵇 聯 晉

寒冷的冬天，已經慢慢兒過去了；和暖的春光，是快快的來了。我們回想到以前幾個月的生活，受了無情的霜雪摧殘，凜冽的寒風侵襲，那是何等的難過！無論什麼工作，都被牠們阻礙停頓下來了；如果和現在的生活，比較一下，苦樂情形，真有霄壤之別，和暖的春光，對於我們既然有莫大的恩惠，那麼我們何忍輕輕的讓牠過去呢！所以我們才聯合起來，舉行這次的同樂會：一方面固然是為聯絡感情；另一方面，也就是利用這個大好的春光，及時同樂！我們二十三萬一千多的同胞，分居在世界各處；有住在寒冷的地方的；有住在炎熱地方的；還有些住在和我們此地氣候相同遠處溫和的地方的，雖說此時大家不能通同聚在一處，可是此次到會的代表和列席旁聽的同胞，總算不在少數。所以此次的聚會，還可說是空前的盛會！現在開會時間到了，請諸位看看下面開會的順序罷！

一、開會

二、講演

1. 主席報告開會宗旨……………笑容可掬的迎春君
2. 福壽的由來……………福壽雙全的福壽君
3. 蠟細工的價值……………蠟細工專家蠟梅君
4. 氣節的修養……………氣節清高的梅君
5. 瘦體變胖的方法……………春野七友的代表蘿蔔君
6. 迷信的害處……………驅妖逐魔的南天君
7. 佳節的樂趣……………喜過佳節的昆布君
8. 一個小小的聲明……………時常被入誤認的茶梅君
9. 優美的姿勢……………腰似弱柳的連翹君
10. 途中的見聞……………不遠千里而來的菟葵君
11. 良友……………蝶的愛友胡堇君
12. 化妝品的種類……………香氣馥郁的香堇菜君
13. 富人的生活……………性喜奢華的席拉亞君
14. 虛榮心……………名震全球的紫羅欄君
15. 廣交遊……………高傲的海新特君
16. 親戚的關係……………海新特的親戚鬱金香君
17. 對於人類的貢獻……………身體強健的石君
18. 美谷的祕訣……………專事修飾的秋君

19. 招待的符號……………佩花最多的希拉君
20. 遊歷的感想……………環遊世界的莫斯格君
21. 故鄉的情形……………世居地中海沿岸的魯謀君
22. 樂趣……………萬人崇拜的施多必君
23. 跳舞的意義……………跳舞家土筆君

三、餘興

1. 量量身體大小
2. 比比那個高矮
3. 算算壽命長短
4. 驗驗葉的寬窄
5. 看看誰佩花大

四、閉會

‘附’ 講演詞記錄和餘興的節目

1. 主席迎春君報告開會宗旨和自己的生活狀況 到會的諸位同胞，此次所開的同樂會，目的究竟在什麼地方？我想諸位在前面那一張啓事上頭，早已看得清楚，無須我再來重複報告了。現在我要報告的，覺得此次到會的同胞，雖是素不相識，皆能按時先後趕到，這是非常愉快的！我們既然得到這個聚會的機會，所以很希望各位將自己的生活狀況和有趣味的事體，依次登台講演給大家聽聽；那麼以

後既可以容易認識，更可以免去一個一個介紹的麻煩了！

現在我將自己的近況，先行向諸位報告一下。我的名號很多，中國稱我迎春花，有時候也叫我為金腰柳或是金梅，日本稱我為黃梅，歐美各國，叫我Jasminum undiflorum. Lindl. 我與素馨君的性質相近，因此，人們就將我列入這一類裏。又因為我的性質，有許多和木犀君相似，所以也有人將我列入木犀君一類的，我的身體很矮，祇有幾尺高，嫩皮都是綠色，喜歡住在人家庭園裏面。到了冬天，因為氣候太冷，身上對生的小複葉兒，就一齊落下來了，早春的時候，看到和靄的春花，我就佩着許多美黃色的花兒（花是單生，合瓣花冠，六裂，雄蕊二個，著生花冠上，雌蕊一個），歡迎牠來了。所以非但是春光很喜歡我，就是人們也是十二分的愛我，報告完了！



2. 福壽雙全的福壽君講演詞 諸位同胞，今天我的講題，是福壽的由來。我為什麼要講這個題目呢？因為多福多壽，是個個喜歡的！而我的名號，居然用此二字，似乎我已

福壽雙全了。要知道我的名號，中國向來稱為側金盞花，歐美各國，叫我為 *Adonis davurica*, Ledeb 祇有日本，稱我叫做福壽草或元日草。其實我何嘗是多福多壽，這不過是日



本人誤會了！我和牡丹芍藥毛茛三君，是最好的親戚，所以人們都將我列入那一類中。我的身體，高約三四寸到一尺餘，葉如水芹，果實和毛茛君相似。到了冬天，我犧牲上部，祇留下部在地中。早春時候，由地中生出新體，頂上戴以雌雄蕊很多的鮮黃色大

花，此花與衆不同，早上開放，晚間仍然閉合，如同動物睡眠一樣！我最喜歡住在山地，可以多得日光，時常吸到新鮮空氣；因為一般人很愛我，所以他們常常請我到他家裏住。有的在新年時候，請我到他們床前做伴侶；有的請我到桌上去，代表他們陪客；還有些人們知我能夠識別病源，常常請我去醫病呢！

3. 蠟細工專家蠟梅君講演詞 蠟細工是工藝美術上重要的一科，諸位都知道吧？我對於此種細工，本來沒有什

麼研究，不過我所佩的離瓣花兒，是黃蠟色，所以大家都公認我是蠟細工專家了。中國是我祖先的發源地，後來因為我們種族增多，才慢慢移到朝鮮日本那些地方去。我的祖國，稱我叫做蠟梅或黃梅花，日本稱我為臘梅，歐美各國，叫我為 *Calycanthus praecox* L. 我的性質，有點特別，不喜歡附和人家，所以自成一類。身體高約八九尺，對生的卵形葉，到了冬天，也是完全落下。早春的時候，佩那黃蠟色的花兒，裏面帶着紫色，真是好看極了。身體的外皮，如果浸水磨墨，可以生出一種的亮光，人們愛我，也是兩種原故；但因含有毒汁，所以還有點怕我！



4. 氣節清高的梅君講演詞 我的名稱，中國叫做紅梅或白梅，歐美各國叫做 *Prunus mume*, S. et z. 早春的時候，先百花而佩那紅色或白色五瓣的花兒；因此人們送我百花魁的綽號。我與松竹兩君，同抱不屈不撓的主義，和那無情的霜雪寒風相奮鬥；結果還是我們三個勝利！人們覺得我們氣節可風，又尊稱我們為歲寒三友。或者加入一



個蘭君，合稱之爲四君子。人們敬仰我的情形，由此可以推知了！我的原產地，是在中國雲南，後來才移居到亞洲各處；但是始終不願意出洋到歐美去。薔薇君和我是好朋友，所以人們將我列入他一類中。到了四五月多雨

時候，我就生出許多的果實，最初恐怕動物和人類來摧殘，我就想了兩個方法防禦他們：一個方法使果實皆呈綠色，與葉色是一樣，叫他們不易覺察；別一個方法，就是在果實裏面，含了多量劇毒的青酸，他們如果採而吃之，就可叫他們中毒而死。到了成熟以後，我叫果實變黃，運去青酸，讓他們吃去，幫我散佈種子了。有人生食的，有做成梅乾食的，有做成梅醋飲的。梅乾梅醋，有防腐殺菌的能力，夏季人若飲食，能夠防止傳染病的流行，又因爲我的身體有二三丈之高，裏面紅色而堅密，所以人們常常喜歡用我身體，做榔和算盤珠或小兒玩具等物。

5. 春野七友的代表蘿蔔君講演詞 我剛走到台上，諸位已經是笑聲齊作，掌聲如雷，此種熱烈的歡迎，我真不

敢當了！我們住在野外的七友，此次本約一齊到會的；可是他們六位，因為臨時都有事體，不能分身，才推我前來代表，他們六位，未能踐約到會，確是十二分的抱歉！尚請諸君原諒原諒！講到我們朋友七個，不但感情是極其融洽，就是平常住的地方，也是近作比鄰。中國古代，對於我們亦是非常崇拜。每到新年正月初七日的那一天，各處皆有吃七草粥的風俗，就是將我們朋友七個，放在粥裏煮熟吃下去，說是可以防病除災，諸位如果不信，請看荆楚歲事記上的記載，就可知道了。現在將未到會的六位，先行介紹一下，然後再講我的狀況罷！

第一位是水芹君，中國許多地方，簡稱他為芹，或是叫他為水蘄；但是歐美各國，總是稱他為 *Oenantheostnifera*, Dc. 他的身體，高約一二尺，喜歡住在溝沼的旁邊，佩着白色的小花，體上有一種香氣，人們食之，可以醫治



神經病，小兒得到霍亂嘔吐時，用其葉子煎成濃汁飲下去，可以隨時止之。但是另有一種與他同屬微形科的毒芹君，外

貌和他相似，特含毒汁，人們如果辨別不清，就要被他毒死了。

第二位薺君，中國有許多地方，稱他為薺菜或護生草，



歐美一帶，概稱他為 *Capsella Bursa Pastaris*, Moench. 體高四五寸到一尺五寸，喜住在田野路旁。三四片間，他就佩上十字形的白色小花，人們看到他，便知道是屬於十字花科了。他的莖葉，有一種芳香，人多採作食用。葉根如果燒黑

和冰飲之，可治腹痛腸病，眼若有病，可煎飲果實莖葉的濃汁，倘是祇榨取根內汁液洗眼，其效更著，花如摘下陰乾，放在床下，更可驅除蚤類，以防傳染病的蔓延。

第三位是鼠麴草君，中國對於他的稱呼很多，有鼠麴草，米麴，鼠耳，佛耳草，無心草，香茅，黃蒿，茸母，毛耳朵，蚩蟬酒草，水蟻草等名；日本叫他母子草；歐美稱他為 *Gnaphalium Multiceps*, wall, 他和菊君是好友，所以人們將他列入菊科。他喜歡住在山野，體高一尺許，葉上生有白色的軟毛。

由春到秋，頂上戴有黃色筒狀的小花。農人常常採取他的葉子，混在餅中食之；如果晒乾他的小花，又可作為煙草的代用品。



第四位是繁縷君，中國有時候，還稱他為鵝腸菜，滋草，蕪縷，蕪縷，和菘等；歐洋稱他為 *Stellaria media*, vill. 他喜歡住在山野，體高尺餘，

常常臥在地上。早春時候，他就佩上白色五瓣的小花，花裏



有雄蕊五個，雌蕊一個。後來生出

果實，於是金絲雀和雞子都來歡迎他了。婦人生產以後，如其沒有

乳汁出來的時候，無論生食或是

煮食他的莖葉，都可隨時醫治見

效；常患腳氣病的人們，時常食

他，也可以免生此病；人的膚腫，

倘是用他莖葉以鹽揉碎或混醋塗之，亦見功效，所以繁縷君又是一位略知醫道的醫生也。他和石竹君外貌相近，人遂替他列入石竹科裏。

第五位是佛座君，因為初生的葉子，好像蓮花座，中國

才送他這個名稱；歐美各國，還是叫他爲 *Lamium amplexi-*



anle, L. 喜歡住在原野，體高約在七八寸，多柔軟不能直立。葉

子有兩種樣子：在上部的，沒有葉柄；在下部的，才有長葉柄。

早春時候，先生出莖葉，然後佩了許多紅紫色的筒狀花，花裏

有雄蕊五個，雌蕊一個，花的上頭，又帶點唇形，所以平常皆替

他列入唇形科中。他對於醫學，

也頗有研究，凡是患感冒，肋膜炎，夜盲症的人，祇要取其陰乾之葉，煎水飲之，無不見效。

第六位是雲臺君，他這個名稱的來源，到了現在還不能十分確定，有人說：他易生臺，須採其臺食，生枝才多；有的人說，塞外有個地名，叫做雲臺戍，首先種他，始送此名；可是在中國各處，除掉這個名稱之外，還有叫他寒菜，胡菜，臺菜，油菜等名；歐美一概稱他爲 *Brassica Campestris*, L. 喜住田園之中，體高約在三四尺。三四月間，佩着黃綠色的十字形花，花裏有雄蕊六個，四長二短，雌蕊祇有一個，不但顏色引人注目，並且還有很強的香氣和綠色球形的蜜腺，蝶類都

被誘來。叫他做那傳播花粉的工作。因為花是十字形，所以人們將他列入十字花科中。葉子是人人喜歡吃的，果實榨出油類，更是人們日日不可缺的，殘餘的油渣，放入土中，我們的同類，也是非常歡迎的。

今天未到會而由我來代表的六個朋友近況，已經介紹給諸位聽過了，現在再把

我的情形，簡單的向諸位報告一下。我的名字，中國稱為菜



菔，有時候也叫做蘿蔔，日本人稱我為大根；西洋各國，稱我為 *Rhaphanus Sativus, L.* 我因為身體不常勞動，所以葉裏東西，都送到下部儲藏，因此身體就慢慢的變大了。到了春天，我最喜歡佩那淡紫色或白色的十字形花，人們看我體大無用，於是都來吃



我了；並且對於體大無用的人，他們也就將我名字亂用，稱他爲大蘿蔔了。

6. 驅妖逐魔的南天君講演詞 諸位對於我的名字，諒已都知道了！中國向來叫我爲南天竹；西洋各國，稱我爲 *Nandina domestica*, thunb. 我是東亞的特產，常住在人家庭園



裏面。到了春天，我就佩着白色小花，後來再綴了許多紅色的珠子(果實)。冬天寒冷時候，一般怕冷的同胞，都是落葉停止活動，我頗不以爲然，所以與四君子抱同樣主張，以我數尺高的弱體，與那無情的霜雪抵抗，結果還是我占勝利，依然蒼翠一色！新年

時候，人們常常請我到床旁或桌上去，說是可以爲他們驅妖逐魔；其實何嘗如此，這不過是他們染上那種迷信的害處罷了。

7. 喜過佳節的昆布君講演詞 昆布和海帶兩個名字都是中國人送我的。西洋各國的人，叫我爲 *Laminaria Japonica*, Aresch. 我的身長，雖云祇有三四丈，但是最喜歡住在八九

丈深的大海中，時常可以練習游泳，又覺得佩花過於俗氣，所以終生都不佩他。北方的人們，

到了新年或結婚和佳節時候，無論貧富，家家皆到店裏去找我，作為食用，以表慶祝之意。我無知無識，居然得到他們熱烈的歡迎，所以高興極了；就是一般海生動物：如，鱷鯨，臘肉獸等以及潛水的人們，到了我的住所，都覺得我在海中，好像陸地上的森林一樣，驚為



海中的奇觀！我向來主張和平，不喜歡競爭，譬如海永衝來，我就屈體讓牠，如同陸上的柳君對於風是差不多！我的子孫，都是從體上孢子囊內的孢子，生出來的。人們不用顯微鏡，他是看不見孢子的，一般的漁夫，常坐小船，用那頂端附鎌或樹枝的竹竿，將我拖到船內，帶到海邊砂上，用手散開，或是掛在繩上，施行日光浴，等到身上乾點，就移到屋內，暫住十餘日，看我體上發生光澤，並且體內砂糖外出成白粉時，又叫我到外邊再行日光浴一次，就拂去我的體上塵埃，綑好送到店裏去了。間或將我燒灰製碘，為人治病呢！

8. 時常被人誤認的茶梅君講演詞 每年從十二月到二

月的時候，我常佩着紅花，和梅君同時，性質又與山茶君相近，所以中國人稱我為茶梅；日本叫我為姬椿；西洋各國稱我為 *Thea Sasanqua*, Nois. 但是人們常常將我誤認為山茶



君，真是令我莫名其妙！要知道我與山茶君，雖然都是中國和日本的特產，外貌又很相似，實際上有許多不同的地方，我因為人們時常容易認錯了，所以今天乘此開會時候，當衆聲明一下，以免後來再有誤會。至於我和山茶君，有

什麼不同的地方？請看下面所說的話，就可知道了。

茶梅

1. 葉小
2. 嫩莖有毛
3. 子房有毛

山茶

- 葉大
- 嫩莖無毛
- 子房無毛

9. 腰似弱柳的連翹君講演詞 我的身體柔長，好像柳君，枝幹鼠黑色，又似梅和南天兩君，早春的時候，我最喜歡佩着淡黃色的筒狀花，人們看到以後，莫不異口同聲賞贊我

的姿勢優美和花色好看。中國人看到，總知我是木犀科的連翹。日本人看到，也曉得我是鼯鼠草；西洋人看到都送我一個 *Forsythia Suspensa, vahl.* 的名號。



翹連

10. 不遠千里而來的菟葵君講演詞 我本來住在亞洲各處高山樹蔭之下，後來方到歐洲各山去遊歷。此次不遠千里而來，參與空前的同樂大會，非常高興！途中經過各處，未得會見許多同胞，很覺失望！或者因為天氣尚未大暖，他們還候相當時日，然後才出來罷！中國人知道我是毛茛科的菟葵；日本叫我為節分草；西洋人稱我為 *Eranthis Pinnatifida, maxim.* 到了春天，我的頭上，就佩着一朵白色花，雖說不甚美麗，可是人們也很歡喜的！

11. 蝶的愛友胡堇君講演詞 我與堇菜君為同類。原來本住在歐洲，後來因為每到春天，我皆佩着黃白紫三色的花兒，人人贊美，就將我帶到世界各處了，不獨人們是如此愛我，就是胡蝶君，因此也來和我做個愛友，他每天來訪，我就隨將距離中所貯的蜜糖，送給他吃；同時他也很願意將我



花中的花粉，帶到他花的中間了。日本人看我與胡蝶君感情很好，就叫我為胡蝶堇；中國人看我所佩的花皆呈三色，便叫我為三色堇；西洋人祇送我為 *Viola tricolor*, L 罷了。

12. 香氣馥郁的香堇菜君
講演詞 諸位同胞，現今人們

所用的化裝品，可以說是多極了！塗臉的，有雪菜膏；潤髮的，有生髮油；洗滌的，有種種肥皂；但是無論是那一種化裝品，如果沒有我來參加，人們就不歡迎了。我本來產在歐洲，後因人們請我幫忙，遂到世界各處。中國人都知道我是堇菜科的香堇菜；西洋也曉得我叫做 *Viola odorata*, L. 尤其是化學家對於我的名字，知道得更久，因我所佩的青白色花，浸出液汁，可以代替立脫暮斯液用，為他們辨別液體是酸性還是鹼性的原



故。

13. 性嗜奢華的席拉亞君講演詞 我沒有別號，平常祇用 *Cineraria cruenta*, L. 一個名字。非洲是我的原產地。早春時候，我就佩着紅紫白等色的美花，十分可愛，西洋凡是富有人家，都要請我去頑頑，而我過着這種富麗的生活，也就不願再過貧苦的生活了。因此一般人們便說我染上奢華習氣，目爲富貴之花。菊君雖與我同類，可是他的名譽，遠不如我多多了。

14. 名震全球的紫羅欄君講演詞 剛剛聽過席拉亞君一番宏論以後，方才知他的大名。我到會雖然比較遲點，可是中國人都知道我是紫羅欄，西洋人也曉得我是 *Matthiola incana*, R. Br.，就是諸位同胞，更是早已認識我了，究竟那個名望大些，請各位想一下，我也不願多辯了。我與油菜君爲同類，原來產在英國和南歐地方，因爲所佩紅色或白色的花兒，非常艷麗，倍受人們的好評，就慢慢移到各處了。

15. 高傲的海新特君講演詞 諸位同胞，我平常也祇有一個 *Hyacinthus orientalis*, L. 的名字，提到此名，亦是無人不知的。我與百合君爲同類，原產在地中海沿岸。早春時候，我就佩着紫，青，藍，赤，白，黃等色的單瓣或重瓣兒，人們都說極美，所以我很榮幸！此外還有一點，足以自豪者，就



是所交的朋友，要以我爲最多了，你們祇要看看世界各地的禮堂，會客室，食堂，書齋，臥室等處，可以說是到處我均跑到，接交的朋友，不可數計，如果說是四海之內，皆是我的兄弟，豈不很對嗎？

16. 海新特的親戚鬱金香君講演詞 我與海新特爲至好親戚，平常形影不離，人們知道我們有此密切的關係，所以凡找海新特去時，都帶我同去；因此我所接交的朋友，也不在少數。中國向來叫我鬱金香，西洋人稱我爲Tulipa Geⁿeriana, L., 人們既然對我優待，我也十分知足了。

17. 身體強健的石君講演詞 我與天門冬君爲兄弟，與百合君爲同類，天門冬君，人們常常請到桌前去陪客，可是我却不然！到了春天，我的身體嫩而且健，人們都是拿去當作筍，以供食用，我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就是能夠犧牲自



己，滿足他們的希望。所以人們對於我是十分優待，遇到氣候寒冷的時候，都請我到溫室去住，至於提到我的名字石刀柏，或是 *asparagus officinalis* L., 更是無人不知了。

18. 專事修飾的秋君講演詞
印度是我原產地，現在中國，日本諸國，都有我的踪跡，這是後來慢慢去的。中國稱我為秋海棠或斷腸花；西洋叫我為 *Begonia evansian* Andr.。平常自成一科，不喜附屬他類，一般的同胞



石刀柏



秋海棠

都在所佩的花上，爭奇鬥艷，我覺得不甚妥當，應該各方都要講究纔是。所以我對花和莖葉三方面，都十分注意，求其美麗。我的身體，雖說高僅一二尺。可是綠色的莖上，帶着紅色，大形葉上，又現出美綠的色彩，上部再綴以淡

紅色的花兒，處處配置得宜，可以說是艷麗極了，任何人看

到，恐怕都有愛莫能舍的樣子！

19. 佩花最多的希拉君講演詞 我原產在地中海沿岸，與百合君為同類，通常皆用 *Seilla perwuiana*, L. 一個名字。體高雖然亦僅一尺左右，但是身上所佩的紫青紅白等色花，可以說是多極了！任何同胞佩花，恐怕均無如此之多！諸位看到之後，或許想到我因擔任招待之故，不得不如此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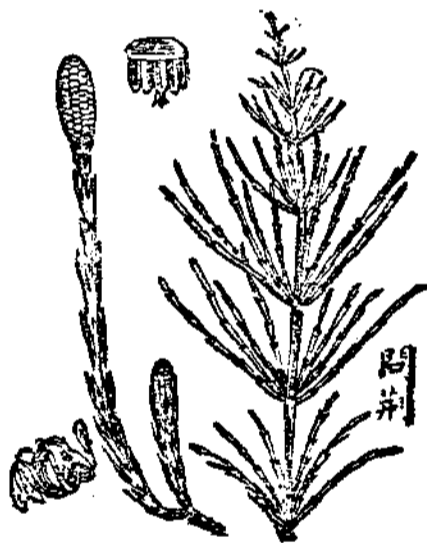
20. 環遊世界的莫斯格君講演詞 我與希拉君為同鄉，世居地中海沿岸。論起系統，是與百合君為同類。祇有 *muscarri racemosum*, mill. 一個名字，並無別號。春天佩着青紫紅白等色花兒，也極美麗。世界各處，我已一一跑到，會見的同儕，也不在少數。祇覺得缺少團結的精神，這是今後我們應當注意的。至於人們對於今天到會的同胞；批評總算很好。

21. 世居地中海沿岸的魯謀君講演詞 毛茛君與我為同類，我世居地中海沿岸，很不願意到遠處去。春天所佩的大花，有紅莖青三種顏色。平常人們叫我。皆用 *Anemone coronaia*, L. 這個名字。

22. 萬人崇拜的施多必君講演詞 是西西里產的荳科植物一種，日本人因為我的花像豌豆，莖和莖似山豆，所以就稱我為 *Lathyrus odoratus*。我所佩的那種花，與豌豆

豆的花是一樣，顏色有紅，淡紅，紫，白，青等幾種。英國人最愛我，尊我為英國的國花。他們這樣崇拜我，我也不知原因何在？祇有覺得榮幸罷了！

23. 跳舞家土筆君演講詞 跳舞是很普通的一種運動，在西洋或東方各國，都已早經盛行了！可是我們的同胞，平常祇知道在葉子或花上講求美麗，對於跳舞這種很好的運動，都不注意。我是一個先覺者，每到春天，我總要跳舞一次，以示提倡之意。究竟有無效果，我却不過問了！我與木賊君為同類，中國稱我為問荊；日本叫我為土筆；西洋稱我為 *Equisetum arulense*, L. 到了春天，我的身體，從土中跳出，頂端負有繁殖器，狀如筆頭，人們叫做筆頭菜，常常採作食用，或者將我栽到盆內，以供觀賞。



餘 興

迎春君上台報告餘興節目 諸位同胞，剛才我聽過二十二位的宏論，得到知識不少！刻因時間關係，不能請各位

——發表高見，這是十分抱歉的！現在講演時間，既然很長，或許大家已經有點疲倦，那麼開始餘興罷。餘興的節目，就是前面所舉的五個，我們可以用投票的方法來公決一下。究竟那個身體最大最高？那個壽命最長？那個所佩的花葉最大？

現在我將各位交來的票子，統計結果，報告如下，請諸位看看。開票完畢，我們便宣佈散會了。

1. 量量身大小 身體最大的，是孟摩斯君 (Sequoiagig-

anta) 當選。他住在美國加利福尼亞洲，高達四百尺，直徑約三十四尺，周圍百尺以上，年約二千四百二十五歲，將其體下，鑿一空洞，可以通行二馬所曳之馬車。係一八〇五年，美國狩獵隊，在加州所發見，平常列入松杉科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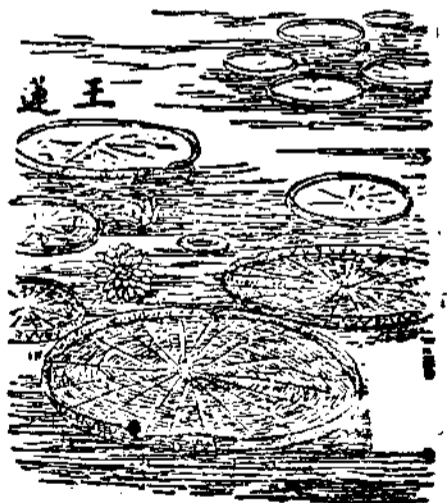
2. 比比那個高矮 當選身體最高的，是有加利

君 (Eucalyptusglobulus.) 他的身體，高約五百尺，周圍達

二百尺。我們同胞，實在沒有比他再高的了。澳洲各處，他的勢力最大，他與桃金娘為好友，所以人們將他列入那一類中。

3. 算算壽命長短 壽命最長的，今天有兩位當選：第一位龍血樹君 (*Dracaena draco*)，他住在加拿里羣島中的俄耳他島 (*Oratana*)，高七十餘尺，直徑四十二尺，是一八一八年萊夫里氏 (*Stamtord Raffles*) 與歐努特氏 (*Arnold*) 兩人所發見，植物學家檢查其年輪，說是已有六千多歲，更有學者說是不祇六千多歲，已有萬歲之多了。第二位是安得孫君 (*Andansonia digitata*)，他住在非洲貝爾特岬，與麵包樹君為同類，係一七九九年安得孫氏旅行該處所發見，考其年齡，亦在六千歲以上了。

4. 驗驗葉子寬窄 葉子最寬的當選者是王蓮君 (*Victoria regia, Lindl.*)，他住在南美洲亞馬孫河中，葉子直徑達十三尺，葉緣向上曲起三四寸，表面淡綠色，裏面深紅色，浮在水面，好像圓盆。葉質強硬，可以乘坐一個五六歲的小兒，毫無妨礙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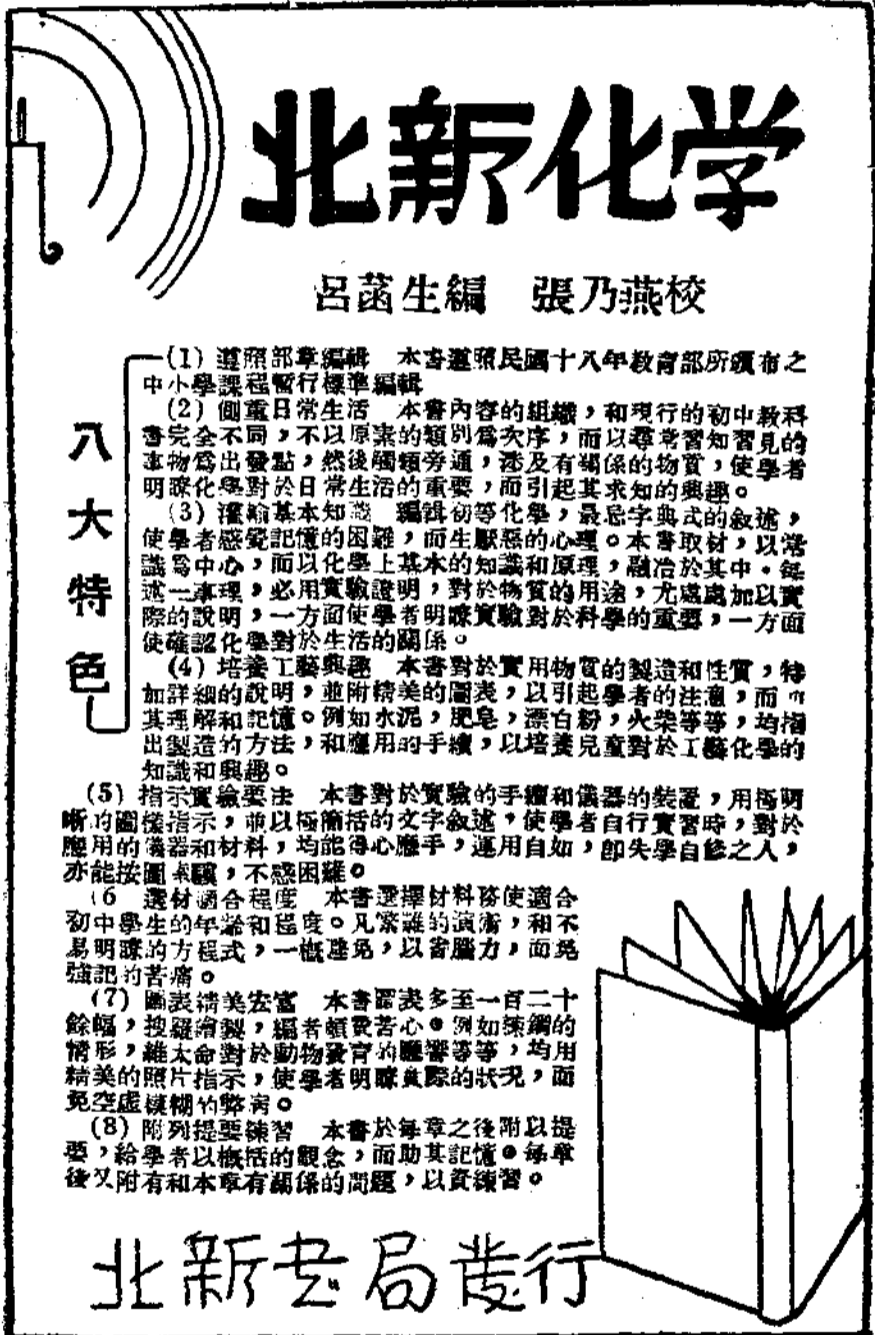
5. 看看誰佩花大 佩花

最大的，今天有兩位當選：第一位是拉夫來西亞君（*Rafflesia arnoldii*），第二位是王蓮君。拉夫來西亞君，常寄生在蘇門答臘島森林中葡萄科植物的根部。花紅色，直徑三尺二寸，周圍九尺餘，重約十五磅，可稱世界第一大花。王蓮君的，花也不小，周圍約六尺餘，花瓣多至數百片，每片長七寸餘寬約四寸，在中央者鮮紅色，在外方者純白色，有拉君專美於前，所以王君祇好退居第二大花的位置了。

浙江金華方言錄

葉景新輯

- 擧頭勿打笑面虎（謂不可觸犯陰險之人。）
 千句一（極言其語之不足信也。）
 破船當江擲（猶言冒險性擲。）
 拖油瓶（挈子再離之謂。）
 斧頭咯鑿鑿吃樹（言實有專歸也。）
 新鮮茅坑三日香（猶言有始無終也。）
 有錢打得水退龍（指金錢萬能之意。）
 家裏有黃金，外面有戲秤（凡事不可瞞人也。）
 拔石壓脚（猶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生意錢六十年，衙門錢一蓬煙，田地萬萬年（言賺淨錢為散，不如經營實業為有根基也。）



北新化学

呂菡生編 張乃燕校

八大特色

- (1) 遵照部章編輯 本書遵照民國十八年教育部所頒布之中小學課程暫行標準編輯。
- (2) 側重日常生活 本書內容的組織，和現行的初中教科書完全不同，不以原素的類別為次序，而以尋常習知習見的事物為出發點，然後觸類旁通，涉及有關係的物質，使學者明瞭化學對於日常生活的重要，而引起其求知的興趣。
- (3) 灌輸基本知識 編排初等化學，最忌字典式的敘述，使學者感覺記憶的困難，而生厭惡的心理。本書取材，以常識為中心，而以化學上基本的知識和原理，融冶於其中。每述一事項，必用實驗證明，對於物質的用途，尤處處加以實際的說明，一方面使學者明瞭實驗對於科學的重要，一方面使確認化學對於生活的關係。
- (4) 培養工藝興趣 本書對於實用物質的製造和性質，特加詳細的說明，並附精美的圖表，以引起學者的注意，而其理解和記憶。例如水泥，肥皂，漂白粉，火柴等等，均指出製造的方法，和應用的手續，以培養兒童對於工藝化學的知識和興趣。
- (5) 指示實驗要法 本書對於實驗的手續和儀器的裝置，用極明晰的圖樣指示，並以極簡括的文字敘述，使學者自行實習時，對於應用的儀器和材料，均能得心應手，運用自如，即失學自修之人，亦能按圖索驥，不感困難。
- (6) 選材適合程度 本書選擇材料務使適合初中學生的年齡和程度。凡繁雜的演術，和不易明瞭的方程式，一概避免，以省腦力，而免強記的苦痛。
- (7) 圖表精美宏富 本書圖表多至一百二十餘幅，搜羅繪製，編者頗費苦心。例如煉鋼的情形，維他命對於動物發育的影響等等，均用精美的照片指示，使學者明瞭實際的狀況，而免空虛模糊的弊病。
- (8) 附列提要練習 本書於每章之後附以提要，給學者以概括的觀念，而助其記憶。每章後又附有和本章有關係的問題，以資練習。

北新書局發行



傑克·倫敦(Jack London)像

鄭慎齋作



作家介紹

傑克倫敦

1. 傑克倫敦
2. 夜生者(傑克倫敦作)
3. 毛皮喜之屋(傑克倫敦作)

I 傑克倫敦

孫席珍

傑克·倫敦(Jack London, 1876—1916)是國人所共知的一位文學家，他的作品，新近也頗有些人在着手翻譯了。茲根據 H. M. Tichenor 的傑克倫敦傳，把他的生平介紹如下。或可供給愛讀他作品者的參考吧。

倫敦於一八七六年一月十二日生於舊金山，是他的父母的最幼的孩子。祖先本不是美國人，在美洲自由戰爭以前始遷移過來；高祖威廉·倫敦爵士(Sir William London)曾在華盛頓部下服務，以後便在美國住下了。

倫敦出世時，家况已經貧寒不堪；故十一歲在公立小學讀書。同時即已兼做報販。後來又在奧克蘭 (Oakland) 的罐頭工廠裏當童工，又在“Razzle Dazzle”) 船上當一名小水手。從十五歲到十七歲，兩年之中，在船上經練得很為老成能幹；又喜歡閱讀關於社會問題的書報，當時即已有小社會學家之稱。生來就賦有革命性的他，後來自然而然成為社會之反叛者，革命家，社會主義者，在這時蓋已是樹下根基的了。

十八歲，他放棄了這些工作，開始過旅行生活。倫敦的父親本是個旅行家，倫敦承受父親的遺傳，富於冒險性，也酷愛旅行；這年恰好舊金山有商團開拔到華盛頓去，他便跟了他們一同出發。一路上經過高山和平原，遭受了異常的困憊和飢渴，有一天他忽然感覺到徒步旅行沒有水上旅行的來得有趣，於是脫離了隊伍，和幾個人沿得摩伊內斯 (Des Moines) 河，三百哩到奇伊庫克 (Keokuk)；然後又溯密西西比 (Mississippi) 河而往芝加哥。

在這次旅行中，他徧遊了美國的各大都市，如紐約，波士頓以及華盛頓等處，他都到過。他的有些初期的成熟作品，便是由於這次旅行中的啓示而作成的。

回到加利福尼亞，正值他十九歲；他父親的經濟狀況已較前富裕了些，住的房子也較前寬敞了許多；他第一次有了

一間書房，後此他便挑定了從事著作生活。

這年，他進了中學；同時又是社會主義工會裏的活動分子，在工作中十分努力和熱心。一八九六年在中學畢業，升入加利福尼亞大學，未到畢業便中途自行退學，因為他認為求學問不必一定要死板板地在學校中去求，是應該向更廣大的世界上和許多書本上來找尋和探求的。

一八九七年，坎拿大的克倫帶克 (Klondike) 地方發現了金礦，因了他的親戚的介紹，他便航海到這苦寒的冰天雪地的北方去。他在那裏見到無數雪樹冰山，怪鳥野獸，還有成羣的圍着豹皮的原始人狂歌亂舞；後來他便把這些情景完全攝取過來放在著作中，我們在他的遊歷和冒險的小說裏都可以看得到。

在坎拿大，他不僅踏遍了克倫帶克的荒野，即契爾科 (Chilkoot) 育空河 (Yukon) 等處，也都有他的足跡。從這些地方採掇來的豐富的小說資料，使倫敦在作品中織成了無數瑰麗奇幻的語句。

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發生，倫敦於是又得着看一看另一世界的機會。他被報館派去當通訊員而到了東半球的亞洲。他是於這年一月從西伯利亞往橫濱的。在朝鮮時，幾被日本軍事當局扣留，經人營救得免，然後又到東京。因為遭

受這番挫折，倫敦反而被人注意起來了，訪謁官員，屢次即刻被延見，倒因此得着了許多戰事的真實消息寫成通訊寄回國去。

他於同年六月航海回國。他的社會主義的名聲也在這時候大起，有些資本家的報紙便開始對於他懷着嫉視的態度而着手向他攻擊和誹謗了。次年一月，他在勞司安極立司 (Los Angeles) 講演，主席介紹他的時候，稱之為完全的學者，天才的文學家，淵博的哲學家，美國著作界裏的要人。在講壇上，他把他的主張當衆都宣示了出來：其中有着‘革命是已經到來了，誰能夠阻止牠嗎！’的話。於是輿論更加譁然，造謠迫害，無所不至，但是倫敦卻始終毫不畏怯。

一九〇七年倫敦和他的妻吉垂姬 (Charmian Kittredge)，航海到夏威夷羣島 (Hawaiian Islands) 去，在那裏消磨了五個月的時光。然後又徧游南海各羣島，自一九〇七年四月至一九〇九年七月，兩年之間，都在航海中過生活。因又得了許多珍奇的材料，寫成他的饒有趣味而成功的小說。

他的長篇小說歷險記 (Adventure) 和他的南海故事 (South Sea Tales)，先後在“Snark”船上脫稿；其間還寫了斯拉克船巡洋記 (The Cruise of the Snark) 陸續寄回國去，逐期在雜誌上發表。馬丁愛丹 (Martin Eden) 起稿於檀

香山，完稿於塔希提 (Tahiti)，世稱是他的自傳。此外還有描寫夏威夷羣島的小說，如豪華之屋 (The House of Pride)，焦灼的日光 (Burning Daylight)，人類的漂泊 (The Human Drift) 橫軸之南 (South of the Slot) 及別的動物們 (The Other Animals) 等短篇。

在南海旅行中，倫敦曾得着一次怪病。這病說起來也真古怪，不知怎麼一來，他的兩手忽然比平常粗大到加倍了，四肢無力，如小孩般不知怎樣纔好，同時路上又脫皮，一連至七次之多。十晝夜後，趾甲也突然加厚，厚到與趾甲的長度相等；用刀把牠刮去，再過一晝夜，仍復加厚了。倫敦氣苦得很，因為這病纏身，對於他的旅行是有妨礙的。後來進了澳大利亞的醫院，這纔醫好；據說這病是由於白種人不適宜於吸收熱帶地方的陽光所致云。

但是，雖是這樣，倫敦生性愛海，回國後康健恢復，他便又到太平洋中遨遊去了。在太平洋裏過了許久快樂的日子，又獲得了許多美妙的印象放在著作中。

一九一二年三月，又和他的妻從巴爾的摩 (Baltimore) 出發，繞過了合恩角 (Cape Horn) 而到西特里 (Seattle) 他的約翰拜來康 (John Barleycorn) 的材料，便是從這次旅行中攝來的。

一九一五年，倫敦重遊南海。後來便死在這個月之谷裏。

倫敦一生曾結婚兩次：第一次的妻是梅德陵氏 (Bessie Maddern) 不久便宣告離婚；第二次的妻便是吉垂姬，他們一直同住到死為止。倫敦是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死的。

倫敦有飲酒的嗜好，但爲後人着想，對於美國的禁酒政策卻是贊同的。對於美國的加入歐洲大戰，他也站在贊成的一方面；他之所以贊成的理由是和辛克萊 (Upton Sinclair) 一樣，並不是爲了什麼淺薄的愛好和平厭惡戰亂，却是希望在這次德謨克拉西的戰爭以後，有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進步。

倫敦酷愛旅行，上面已經說過。他是要在旅行中去找尋新的經驗，去學習世界人類的一切的。而且遇到什麼艱險，從來不會退縮過，總是一味的勇往前進。他的每本著作中的主人公，個個都剛毅勇敢，便是他自己的寫照。

一生著作凡四十餘種，以野犬吠聲 (The Call of the Wild) 和鐵踵 (The Iron Heel) 爲最有名。我們通常都知道他是一位新寫實主義的文學家，其實他也擅長於寫冒險小說的，在量上還要比描寫人性的故事多幾倍。所以我們如

果把他歸起派別來：在文學上，他是浪漫小說家；在政治上，他是社會主義者；在哲學上，則是屬於黑格耳 (Haeckel) 一派的唯物論者。

II 夜生者

傑克倫敦作

夏萊蒂譯

古老的亞爾泰伊紐俱樂部裏——舊金山的一天溫暖的晚上——從開着的窗子裏，幽遠地傳進來些市街的喧聲。俱樂部裏的閒談，便從那哄騙錢財的訟事和最近的佈告這都市要開拓了的話題談起，說了一陣卑鄙醜惡的人類的稀奇古怪的醜惡和敗劣，直到談起渥勃林的名字——渥勃林是前晚上在有獎比拳中比拳而被打死的一位有希望的青年拳術家。談話的情調馬上似乎新鮮了起來。渥勃林是一位富於理想的潔身自愛的青年。他不喝酒，不吸煙，也不賭咒立誓，他的身體是一個美貌年青的聖潔的身體。他甚至於把禱告書也帶到那比拳場中去的。他們在化粧室中他的衣袋裏發見的……後來。

此刻他們是青年，高尚，純潔，一塵不染——那光榮奇異的事情瘋魔着他們——但等那種魔力解除了他們之後，他們便要馬上仍舊恢復到都已是中年的人了。唯其如此，我

們也不妨著魔一下，此後的一個羅曼斯便是使我們脫離一小時的市塵和塵囂的。鮑特威爾曾引用騷羅的話來略微講過一個羅曼斯，但這是屈雷飛蓀，一個筋弛皮皺的老人，在引用騷羅的話來講此後一小時的羅曼斯。起初我們也許要發生疑問，他喝過了多少蘇格蘭酒了呢，但這種疑問馬上我們便忘掉了。

“時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那時我是三十五歲，”他說。“是的，我知道你們要以爲我不止這年紀的。你們很對的。我現在是已經四十七歲了，而看起來還要老上十歲年紀哩，並且那般醫生說——不管怎樣，那般醫生多麼可惡！”

他把高玻璃杯舉到唇邊，慢慢地略微啜了一點，以平他的憤氣。

“但有一時……我是年青的。十二年前我是年青的，我的頭頂上是有頭髮的，我的肚子也瘦小得像一個賽跑家的肚子一樣，我一年到頭忙碌得很。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我還是一個強壯的比球後防員哩。你記得我的吧，梅兒納。你那時是知道我的。我是不是一個相貌很有點兒不錯的人呢？”

梅兒納點頭承認了。他是像屈雷飛蓀一樣，也是一個礦

工程司，曾經在凱勞田克發了財的。

“您的確是不錯的，老人，”梅兒納說。“我決不忘記的，當您把MM裏堆積的那些機器買空了的時候，那晚上，那目光如豆的新聞記者還大大地哄動了一下哩。那時，斯烈文也在那地方，”——這句是向我們說的——“他的經理還要替屈雷飛做媒哩。”

“喂，現在看我，”屈雷飛生氣地喝道。“這便是我在谷爾斯蒂特做的事情——天知道多少百萬，但是現在我的靈魂裏一點什麼也不留了……我的血管裏也一點什麼都沒有了。好的赤血是已經完了。我現在是一塊海蜇，一大塊浮動的原生質，一個——一個……”

然而說不下去了，他便從那高玻璃杯裏取一點安慰。

“女人們都要看我……那時，並且她們還要回轉頭來看我第二次。奇怪，我從來沒有結婚過。但是那個姑娘。這便是開始要對你們講的。我千哩之遙的去見她。她引用了鮑特威爾不久以前引用過的騷羅的那幾句話來說給我聽——那幾句關於晝生的人們和夜生的神們的話。

“那時是當我勘定了谷爾斯蒂特地方之後——我要證實那礦穴是一個怎樣的寶庫——我便作一次遊歷，沿落機山脈東去，折面向大斯雷湖。再正北去，落機山脈便不單是

一個脊形的山脈。卻是一個分疆嶺，一個分界嶺，一個莫可攻破莫可攀登的絕壁。其間是無路可通的，雖然先前偶而也有些漂泊的獵夫走過，然而也總是能夠經過者少而死在其間者多。這實在是我冒險進行的真因。無論誰去經歷一次，都足以自豪的。就在我一生所做的事業中，我現在也還是覺得惟有這一件事情是比其他一切都更足以自豪的。

“那是一個無人知道的地方。很大的地面，從來也沒有探險家到過的。有許多大谷，從來沒有白種人涉足過，那印第安土人是像一萬年前的原人似的原始……差不多是如此，因為他們已經和白種人有過了些接觸了。谷裏的土人難得出去做一次買賣，如此而已。甚至漢特生培公司也尋覓不到那些谷去墾荒哩。

“現在講那個姑娘吧。我遇到了一條水——你們可以叫牠做加里福尼亞省的一條河吧——地圖上也沒有的，名字也沒有的。那地方是一個可貴的谷；現在幽閉在斷崖峽壁中間，而從新開出一片美麗的大地，又長又廣，其間有高到齊肩的雉草，有點綴着花簇和矮樹叢的牧場，——那是金樅樹——又純潔又莊麗。我的狗們的背上馱着行裝，都已走得脚底受傷而筋疲力盡了。我便想尋覓一個印第安部落，去向他們僱一輛雪車和御車者，以備初下雪時行駛。那時已經是深

秋了，但是奇怪得很，一路上的花卻是總不凋謝。我大約是已經到了美洲近於北極圈的地方，而且又在落磯山脈的峽壁中間的高處，尚且還有那未謝的花。那麼，倘若有一天白種人殖民到了那裏，那是一定可以把整個的峽谷完全耕植麥子的了。

“於是我燃生起一縷濃煙來，便聽得狗叫了——印第安人的狗——奔向帳幕裏去了。那地方總有五百個人，印第安的大本營便在那地方，我能夠從那做得很好的倉猝集隊的全體出巡上看出的。於是我遇見她——羅西。這便是她的名字。我和印第安人們言語不通，我們只能做手勢來交換意見，這樣一直到他們領導我到一個大篷帳——你們知道吧，那是半個帳幕，開通的一面有一個幕爐燃着在那裏。那是完全用大鹿皮做的，那個篷帳——煙煤燻的，手擦損的，黃褐色的大鹿皮。那篷帳底下，卻是一切都非常的清淨，從來也沒有印第安人的篷帳像那樣的清淨的。牀榻是用新鮮的金樅樹枝來搭的。皮毯十分充足，頂好的是一條天鵝皮毯——白的天鵝皮毯——我是從來也沒有看見像那條皮毯樣子的東西過。在那皮毯上面，交叉着腿坐在那裏的便是羅西。她的皮膚是淡棕色的。我稱她為姑娘。但她卻早已不是姑娘了。她是一個婦人，一個皮膚淡棕色的婦人，一個富於女人

氣的婦人，一個血液豐富，體格魁梧的婦人，並且發育得十分充分。她的眼睛是藍色的。

“迷留住我在那裏的便是那東西——她的眼睛——藍的不是中國藍，卻是深藍，好像海色和天色合而為一的那種藍色，並且還很聰慧。不但如此，並且還含笑着在那裏——溫和的笑，太陽般溫和而是人性的，非常是人性的，並且……我應該說是女性的吧？那對眼睛是。那對眼睛是一個婦的眼睛，一個特別的婦人的眼睛。你們懂得這意思吧。還要我說嗎？並且，在那對藍眼睛裏是，同時有一種非常的不安，一種熱切的渴慕，和一種鎮靜，一種絕對的鎮靜，一種萬般聰明的，哲着家的甯靜。”

屈雷飛蓀突然說話間斷了。

“你們都以爲我是大醉了吧。我是一點也不會醉。這還只是第五杯呢。我是絕對的清醒着的。我是莊嚴的。我是現在和那神聖不可侵犯的青年時的我並排地坐在這裏。這並不是我——老年的屈雷飛蓀——在講話，這是青年的我，這是青年的我在說那對眼睛是我生平所見過的眼睛中最奇特的眼睛——那麼甯靜又那麼不安，那麼聰慧又那麼古怪，那麼老氣又那麼年青，那麼滿足又那麼渴慕。孩子們，我委實描摩不出那對眼睛來了。還是把她的故事講完了後，你們自

己去想像倒比較的好些吧。

“她並不起立。但她卻伸出了手來。

“‘異鄉人，’她說，‘我真樂於見你。’

“我讓你們去想吧——那種尖銳的，邊疆上的，西方的口音。讓你們去想像我當時的感覺是怎樣吧。那是一個婦人，一個白種婦人，但是那種口音啊！一個白種婦人在那天涯地角的地方，確是很可驚的——但是那種口音啊！我對你們說，那種口音是損傷的。那是像一支低抑的曲調中的破音一般的。並且，我對你們說，她還是一個詩人呢。你們聽下去就會知道的。

“她命令那印第安人解散。他們馬上便散去了。他們是聽命於她而絕對服從她的。她是酋長。她吩咐印第安男子們搭一個篷帳給我，並且留意我的狗。他們也都遵命照行。我的捆縛得像柔皮鞭子的帶子似的行裝，他們還不十分懂得怎樣解開呢。她是一個正式的須惟命是聽的女酋長，我要對你們說，這樣的在干哩之外，人煙絕迹之鄉的那一畔，遇着一個白種婦人在那裏做一個野蠻部落的酋長。這真使我冷澈了脊髓，只覺得我的脊椎骨上一陣一陣的寒悚在那裏起落無定呢。

“‘異鄉人，’她說，‘我想你一定是到這谷裏來的第一個

白種人。請坐下來談一刻兒，隨後我們便可以喫一點兒東西了。你是從那一條路上來的呢？’

“那時又聽到那種口音了。但從現在起，一直到這奇事的終結為止，我要請你們完全把那種口音忘掉。我對你們說，我那時是已經忘掉牠了，坐在那條天鵝皮毯的邊上，聽着看着那個最最奇特的婦人在常常引證騷羅的話或別的作者的書本。

“我在那裏勾留了一個禮拜。這是領受她的留我的盛情的。她許我整備我和狗和雪車和印第安人護送出五百哩頂好的落機山路。牠的篷帳是搭得和其他的篷帳相離的，是在那臨河的高岸之上的，有兩個印第安姑娘在那裏替她烹調飲食兼做一切雜務。所以我們可以不管一切的只是一天到晚閒談着去，那時，天上也開始落雪了，而且繼續不止的一直落下去，替我做成一片冰雪的地面以便行駛雪車。她的故事便是這樣。

“她原來是出身於邊疆上的一家窮苦的殖民人家的一——你們知道這意思是什麼吧——這便是工作，工作，一天到晚的工作，勞碌不完的工作。

“‘我從來不曾看見過世界上的榮華，’她說。‘我沒有餘暇。我知道那座小屋子的周圍，四面八方，無論向那兒去都

還是很不差的，但在那小屋子裏面，卻老是做麵包哪，灑掃哪，洗滌哪，永遠也做不完的工作。時常我厭苦得要生病了，真真險些兒生病了，尤其是春天，好鳥和鳴的時候，是最要使我發狂了。我要向那長大的雉草中間奔去，我的兩腿沾潤那草間的清露，而去攀登那斷崖絕壁，並且還要繼續在叢林密樹間一直向上奔去，直到那分界嶺的絕頂而一覽周遭。啊，我想做的事情真多極了——我還要去遊歷那峽谷裏的池塘周圍的草地，周遊了一個池塘之後，再遊一個，這樣的一直遊歷過去，去和水狗及斑斕的鱒魚為友，還要機密地去窺察松鼠和兔子以及小野獸們，看看牠們在做些什麼事情，研究研究牠們的生活的祕密。並且我似乎覺得，倘若有餘暇，我還可以在花間緩步徐行，並且，倘若我心境安靜。我還能夠聽出羣花的切私語，在訴說那只有人類永不會知道的一切聰明的事情。’”

屈雷飛 稍微停頓了一下，看一看他的酒杯又注滿了。

“還有一個時候，她說：‘我要像一隻野獸似的在夜裏出奔，披星帶月的奔去，赤身裸體一絲不掛的奔去，我知道一定會覺得像接觸着微涼的絲絨似的暢快的，奔，奔，一直不停地奔去。有一夜，我煩勞得要死了——那是非常可怕的悶熱的一天，麵包也做得發酵不起來，奶油也做錯了，我是生

氣得暴跳了起來，——喂，那夜裏我便把這種要想出奔的私願向爹爹提出了。他有幾分詫異，也有一點兒驚慌，在那裏察看了我一忽。隨後他便給了我兩顆丸藥喫，說我到牀上去好好地睡一夜，到早晨便會痊愈了。因此，從那天以後，我便永不把我心裏所渴想的事情對他或別的任何人吐露一點了。’

“那山野人家破落了——我想是要餓死了——便合家遷居到西脫爾去營生。她便在那地方的一家工廠裏做工——你們知道，天天是在工廠裏很長的時間和其餘一切在家庭裏的時間，都是死命地工作。一年之後，他便變做一家下等酒店的——她叫他做酒食攤的——侍女。

“有一次，她對我說，‘我猜想我那時是要有羅曼斯吧。但是在家庭的煮食洗滌中間，或在工廠裏和酒食攤裏，也未嘗沒有羅曼斯在醞釀的呢。’

“她到十八歲那年便結了婚——嫁給了一個到吉奴地方去開酒館的男人。他實際只有一點兒錢在那裏周轉，而表面上看起來卻很發達的樣子，她並未曾愛他——這是她鄭重申明的，不過她那時是勞苦極了，她要想脫離那永無終止的苦工。此外還有一種原因，吉奴是在亞喇斯加境內的，她想去完成她的一覽那富於奇蹟的地方的心願。然而她嫁到

那邊去後，她卻只看見了那地方的一點兒罷了。他開那酒館，是一個下等的小酒館，她不久便明白了他娶她的用意所在了……原來是爲的要節省幾塊僱用夥計的工錢。她在那裏差不多完全經營着那酒食攤的，從侍奉僱客起直到洗滌杯盤，一切事情都是她一個人做。並且她多半的時間還在於烹調飲食。這樣地她在那裏生活了四年。

“你們能不能想像她，這個山林曠野間的生物，裏有一切太古原人的良能，渴望着自由解放，而埋沒在一個下等小酒食攤裏，辛苦勤勞了四度慘怛的春秋？”

“‘什麼都沒有意義，’她說：‘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爲什麼我生到世界上來呢？人生的一切意義是不是這樣——常年碌碌的工作和永遠的疲倦嗎？——睡也疲倦，醒也疲倦，天天總是毫無變化的一樣，只有更困難嗎？’她曾經從宣傳福音者那裏聽到過講不朽的生活，她說，然而她卻想不出做些什麼事情纔是有希望不朽的正當整備呢。

“不過她還是有她的夢想的，雖然是更少了。她講了一點兒書——什麼書，這是很難想像得到的，大抵是海畔叢書的小說，還幸虧得那幾本書做了她的幻想的養料。‘有時候。’她說，‘我烹煮得頭眩了，倘若再不吸一口新鮮空氣，我便要暈倒了，在這樣的時候，我便從廚房的窗口伸出頭去，閉

着眼睛而看見了許多奇特的物事。忽然間我似乎走到了一條鄉下路上；一切都清淨得很，也沒有一點兒灰塵，也沒有一點兒泥濘，只有溪水在涓涓流向美麗的牧場，綿羊在閒玩，微風吹送花香，柔和的陽光披滿於一切，可愛的母牛懶散在深到齊膝的止水池裏，少女們在一灣清溪中間沐浴，都是白淨，窈窕，天真，自然——我知道我是到了亞加台地方了。我曾經有一次在一本書裏讀到過描寫那地方的。並且我還得或者看見些穿戴鎧甲的騎士在太陽光中輝耀，繞成一條曲綫而在那路上馳來，或者看見一位貴家婦女，騎在一匹牛奶色的牡馬背上，並且遠遠地我還能看見宮堡的尖塔高聳在空中，或者一轉瞬間，我知道我是到了一個王宮裏了，一色淨白的，漂渺迷離，和神仙似的，噴泉在琤琮吐水，到處都開滿着花，孔雀在草地上面……我一睜開眼來，那爐竈的熱氣，直逼上我的身來，我便聽得傑克在說——他是我的丈夫——我便聽得傑克在說，‘那些豆，你怎麼還沒有煮好呢？想我能夠整天在這裏吧！’羅曼斯啊！——有一天，有一個喝醉了酒的阿美尼亞廚子喫過了東西之後，拿起一把切蕃薯的洋刀來要刺我的咽喉，在我能夠奪過那把切蕃薯的刀來結果了他的狗命之前，我的手臂已經在爐竈上灼傷了，我想那一刻兒辰光，便算是我最近於羅曼斯了吧。

“‘我要安暇的生活，可愛的東西，羅曼斯，以及諸如此類的物事，但是真像我的命裏一點也沒有運氣的，只是特爲生到世界上來烹調飲食和洗滌杯盤的。吉奴地方那時人煙也很稠密，但是我看看別的婦人，她們的生活式樣卻也是一點兒也引不起我的興味呢。我想我是要清淨吧。我莫明其所以然，我猜想我的確是要清淨的，我想倘若我照她們那樣的生活，我也是要像洗滌杯盤一樣的厭苦死的。’”

屈雷飛茲把他的故事講到這裏，停頓了一下，自己在那裏完成些思路。

“這便是我在北方所遇着的那個婦人，在管轄着一個野蠻的印第安部落和幾千方哩的打獵的境地的。事情是發生得很簡單，雖然，從上面看起來，她是耍生死於杯盤爐竈之間的了。但是那‘天籟之來，幻象之來，’都是她所要的物事，而她終於得到了。

“有一天，我睡覺醒來，”她說。‘偶面在一角新聞紙片高頭看到了。我現在還是個個字都記得的，我能夠背誦給你聽的。’於是她便引用了騷羅的人類的呼聲：

“‘那青嫩的松樹在麥田裏一年一年的長發起來，我覺得是一樁更新的事實。我們談到了開化那個印第安人，但這並不是於他有名無實的空談。因爲他的暗淡的森林生活的

嚴謹的獨立和遠離，他得以保全他和他的土神們的融洽的感情，並且還得逐漸和大自然達到一個稀貴的特別的親善地步。他具有明星般的認識力的目光，決非我們的大會堂裏的人們所能想像得到的。他的天才的堅定的輝光，只因為距離遼遠而暗淡了的，比起我們的大會堂裏的人們來，是像那雖幽弱而適用的星光之比諸雖閃亮而無用的轉瞬即滅的燭焰。或社會上的島民有他們的晝生的神們，但晝生的神們不是就算爲和那……夜生的神們一樣古的。’

“這便是她所說的，一句一句的背誦出來的，當我聽着她的時候，我是完全忘掉了她的那種口音了，因為這是莊嚴的，是一種宗教的宣言——也可以說是一種崇拜邪教的宣言，隨你們喜歡怎麼說吧，並且這是著着她自己的生活的色彩的。

“‘其餘的是撕去了，’她說，語氣裏有一種很大的遺憾。‘這不過是一角新聞紙片罷了。但是那個騷羅是一個聰明人。我希望我得更多知道他一些。’她停頓了一下，當她說出‘我能夠做他的一個賢妻，’的時候，我立誓說她的臉色是說不出的神聖的。

“隨後她便滔滔地說下去了。‘我一讀到這幾句話後，馬上便恍然大悟我是怎麼一回事了。我是一個夜生者。我這個

一向和晝生者在一塊兒生活的人，是一個夜生者。這便是我永不滿意於烹煮和洗滌杯盤的原因，這便是我渴望赤身裸體在月明的夜裏出奔的原因。我知道了這個吉奴地方的污濁的小酒食攤不是我的棲身之所了。想到了這裏，我便說道，“我去了。”我收拾了我的一點兒破衣服後便走了。傑克看見了我，要想來阻止我。

““你幹什麼？”他說。

““我和你離婚，”我說，“我要到高大的樹林裏去住在那邊了。”

““不，你莫，”他說，要來拉住我。“你烹煮得發瘋了。你要怎樣，聽我說了後，再行怎樣吧。”

““但是我拿起一支槍來——一枝柯兒脫牌的四十四號小槍——說道，“在我，這便是我的說話。”

“‘於是我脫離了。’”

屈雷飛茲喝乾了他的酒，又教注上了一杯。

“孩子們，你們知道那姑娘怎樣嗎？她是二十二歲。她一生都是消磨於杯盤上面的，她對世界不過是像我對於喝了幾杯酒的數目一樣的茫然罷了。不論上那一條道路，她都覺得是好的。這句話有點兒不對，她不向那跳舞場去的。在阿拉斯加地角，是以水道進行爲佳。她便走到了海灘上去。有

一隻印第安人的獨木舟正在那裏要開往大煙——你們知道那種船吧，是用一根大木來剝空的，狹而深的，六十呎長的。她便給了他們兩塊錢而上船了。

“‘羅曼斯嗎?’她對我說。‘這頭便是羅曼斯。那隻獨木舟裏一共有三個家族，那麼許多人擠在那裏，也沒有一間艙房可以方便的，什麼東西上面都躺滿了狗和印第安小孩子，大人們大家都划着一枝槳來使獨木舟進行。四圍都是莊嚴的大山和飄泊無踪的青雲和陽光。啊，那種肅靜啊！那種偉大的奇特的肅靜啊！有一次，看見了一個獵夫的篷帳的炊煙，在遠遠地飄揚開來，繚繞在那林間。那是像一個野外的遊宴，一個偉大的野外遊宴，那時候我能夠看出我的夢想是在實現起來了，我是預備好馬上就要達到什麼了。果然達到了。

“‘達到第一個篷帳在那島上了呀！那些孩子是都在港灣裏用長矛來刺魚，有一個印第安男子正在那裏圍獵一匹大鹿。各處都開滿着花，從沙灘往後去，那些碧草是又稠密又肥嫩，高到齊肩。有幾個姑娘便陪我穿過那草叢而爬上了後面的山脚，採拾漿果和塊根，酸味的很是好吃。我們碰着了一匹大熊，他正在那漿果叢間用他的晚餐，他便像我們的一樣大吃一驚，說了一聲‘啊——夫’便逃走了，接着便看見

了篷帳，篷帳的炊煙，並且嗅着那烹煮新鮮獸內的香氣。那真是美麗啊。我終於和夜生者在一塊兒了，我知道那地方是我安身之處了。我覺得那晚上睡覺的時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幸福呢，從那篷布的一角上瞧出去，望望那被一個龐大的山肩遮去了一半的星空，聽聽那良夜的天籟的煩響，我知道這樣的美景，下一天也還是如此的美好，並且此後是永遠如此的美好的，因為我是不回故土去的了。我是永不要回去的了。

“‘羅曼斯啊！下一天我便得到了。我們的船行經一個大海灣——至少有十二哩或十五哩長，中途突然遇着了暴風。那夜裏，我便同一匹獵狗在海岸上過了一夜，得以不死的就只我一個人。’

“你們自己去想像吧，”屈雷飛蓀突然說話間斷了。“那隻獨木舟是破裂而沈沒了，全船的人除她之外都觸礁而死了。她牽着一匹狗的尾巴，避過礁石而在一個細沙灘上的水中走向岸去，獨個兒走了好幾哩。

“‘我真運氣，原來那地方是大陸了，’她說。‘所以我便一直的背海走去，穿林越山，不管什麼地方的一直走去，我好像是在尋覓什麼而且知道是一定會尋着的。我一點也不害怕。我是夜生的，那森林大野弄不死我的。第二天我果然

尋覓着了。我走到了一塊小小的開墾的地方和一所塌毀的小屋。那場所是已經許多許多年沒有人了。屋脊也已經塌落了。霉爛了的毛毯還鋪在那臥榻上面，爐竈上也還有杯盤陳設着在那裏。但這還不能算是最奇怪的事情。外面，沿着那樹邊，你想我發見了什麼，這是你什麼也猜不着的了。原來是八匹馬的骸骨，每隻都是纏在一株樹上。我想牠們是餓死了吧，只留幾小堆枯骨散堆着在那裏。並且每隻馬的背上都是曾經馱着載包的。那些載包還在那骸骨中間——是油篷布囊，裏層是鹿皮囊，——你想是什麼東西？’

“她住了口，便到一隻牀角下面金樅樹枝中間去拖出了一隻皮囊來。她把那隻皮囊的口解開了，向我的手裏倒出了許多像我所見慣的一般美好的金子來——是粗糙的金子，沖積礦牀金，有些粗屑，但大都是成塊的，那麼樣的鮮艷和粗糙，那是沖積而成的明證。

“‘你說你是一個礦工程司，’她說，‘並且你是熟悉這地方的。你能夠指出一個有這種金色的金礦嗎？’

“我委實指不出來。這是一點兒也沒有銀子的痕迹的。這差不多是純粹的，我這樣的回答了她。

“‘倘若不信，你來賭東道吧，’她說。‘我把牠賣了十九元一盎司呢。愛爾特拉都金你也賣不到十七元以上，米奴克

金你也還賣不到十八元呢。喂，這便是我在那骸骨中間尋着的——八匹馬負載的東西，載包重達一百五十磅。’

“‘那值二十五萬元呀!’我叫了起來。

“‘我約略算起來也是如此，’她答道。‘講羅曼斯吧!像我這樣一個一年到頭服奴役的人，一旦冒險出奔，三天之內，馬上便碰着了這些，那麼，那般一天到晚在想發財的人將怎樣呢?這是我常常要發生的疑問。他們讓他們的馬馱着載包纏在那裏，而完全消踪滅跡於世界之上，連皮毛也一點都不殘留。我是從來也不會聽得有人說起過他們。誰都一點也不知道他們。喂，我是夜生者，我想我是他們的合法的承繼遺產的人吧。’”

屈雷和 蓀停頓了，燃點一枝雪茄。

“你們知道那姑娘怎樣嗎?她便把那些金子藏起了。只拿出三十磅來帶回到海濱去。她招呼了一隻經過的獨木舟，搭到了大煙的貝德海烈的商場，在那裏置備了行裝，然後越渡基爾谷脫要隘。那時是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在勸勞田克罷工暴動前的八年，那郁康是一片不安靜的荒蕪之地。她害怕那般印第安男人，但她却帶了兩個印第安少女，陪着她經過了許多湖塘，進入了郁康河，而歷覽了郁康下游的一切古代的篷帳。她在那裏流浪了好幾年，後來便到了我遇見她

的那個地方。初看起來，照她自己的說法，‘這谷底的一膝之深的紫色鳶尾花好像一匹龐大的馴鹿呢。’她和那印第安人纏熟了，替他們治病，得到了他們的信任，漸漸地便支配他們了。後來她只有一次曾經離開過那地方，即便是帶了些印第安青年越過基爾谷山去起掘她的藏金，而把牠完全拿了回來。

“‘異鄉人啊，我在這裏，’她結束她的故事道，‘這是我所有的最寶貴的東西。’

“她拿出一隻革製的小懸囊來，好像一條項鍊下面的墜子似的把來帶在她的頭頸上，而把她揭了開來。看那裏邊，用油絹包著的，年久而顏色發黃了的，撕破了的，指頭摸損了的，却便是記載騷羅的那段文字的那張原來的新聞紙的殘片。

“‘你現在幸福嗎？……滿足嗎？’我問她。‘有了二十五萬元，你到美國去生活也不用再做工的了。你一定是蹉跎好運道了。

“‘貓貓虎虎，’她答道。‘我不願和美國的任何婦人交換地位。這些是我的人民，這裏是我的安身之處。不過有些時候——’她的眼睛裏燃燒着我前面說起過的那種渴慕的熱情——有些時候，我希望碰着最可畏的壞東西，騷羅那個

人。’

“‘爲什麼呢?’我問。

“‘碰着他，我纔可以嫁給他呀。有時候我覺得非常的孤獨。我是一個婦人——一個真真的婦人。我聽得過說起別種婦人，像我一樣的離家閒遊，弄得怪物們——那種東西變做了軍隊裏的兵丁和輪船上的水手。但那些婦人自己也便是怪物。與其說她們是婦人，還不如說他們是男人倒更加像些，她們看起來既像男人，她們又一點也不守普通婦人的本分。她們不要愛情。也不要孩子在她們的懷中膝下。我並不是那種東西。我讓你自己去想吧，異鄉人。我看起來像一個男人嗎?’

“她並不像男人的。她是一個婦人，一個美麗的，皮膚淡棕色的婦人，生得一個強壯健全的婦人的身體和奇特的深藍的婦人的眼睛。

“‘我不是一個婦人嗎?’她問道。‘我是婦人的。我是差不多完全女性的，只多不少的。可笑的是，我雖然種種上都是夜生的，但是在結婚這一件事情上，我卻決不是夜生的了。我想天地間萬物所最愛者是同類了吧。我便是這樣的，無論如何，已經過了這些年頭了。

“‘你的意思是要對我說——’我勸問。

“‘從來也沒有，’她說，她的眼睛裏含有一種非常率真的表情直視着我的眼睛。‘我只有過一個丈夫——我呼他做牛，我想他此刻仍舊還在吉奴經營那酒食攤。倘若你有一天回到了那裏，可以去看看他，你便會知道他是名符其實的哩。’

“兩年以後，我果然去看見了他。他完全是如她所說的一模一樣——那牛又頑強又蠢笨——在那裏蕩來蕩去的侍奉食客。

“‘你須得娶一個女人幫助幫助你呀，’我說。

“‘我有過一次了，’是他的回答。

“‘鯨夫嗎？’

“‘是。她發了神經病了。她常常說那烹煮的熱氣要使她發瘋了，果然她發了神經病了。有一天拿起一枝槍來對付我而同些印第安人在一隻獨木舟裏逃去了。在海上遇着了暴風，全船都溺死了。’”

屈雷飛蓀只在那裏埋頭喝酒，不做聲了。

“但是那個姑娘呢？，梅兒納提醒他。“你把你的故事講到最有趣味最動情的地方不講了。還有嗎？”

“有的，”屈雷飛蓀答道。“照她自己說的，她在種種上都

是野蠻的，只有結婚卻不是野蠻的，於是她要她的同類。關於這件事情，她是非常精細的，然而她竟然一直到了要點。她要嫁給我。

“異鄉人呀，”她說，‘我要你這壞東西。你喜歡這種生活吧，否則你不要在這裏想於歲暮殘年去走落機山脈了吧。這是一個可愛的場所。你住下去還會發見更可愛哩。爲什麼不住下呢？我要做你的賢妻。’

“於是這事情在我身上了，她在那裏等待着我的答覆。我不妨老實說，我是很被誘惑了。當時我對於她是到了半戀愛的狀態了。你們知道我從來也沒有結婚過。我不妨再這樣說，回顧我的一生，她是那樣子感動我的唯一的婦人。然而這事情的全體究竟是太荒謬了，我便像一個上等人似的說謊了。我對她說，我是已經結婚了。

“‘是你的妻等着你嗎？’她問。

“我說是。

“‘她愛你嗎？’

“我說是。

“便是如此。從此以後，她便再也不把她的要點來勉強我……只有一次，她又表示了一點熱情。

“‘凡是我要做的事情，’她說，‘都是命令的，你不要離

去了這裏吧。倘若我發命令，你住下……但我不願發這命令。倘若你不要我要你……倘若你不要我，我也不會要你的。’

“她便走向前去，替我置備了行裝，放我動身。

“‘異鄉人呀，這是一樁可詛咒的恥辱，’臨別時她說。‘我喜歡你的相貌，我喜歡你，倘若有一天你的心改變過來的時候，請回來吧。’

“於此，我有一樁事情要做，便是和她作臨別的親吻，但我不知道怎樣啓口，并且也她不知道她怎樣會接受。——我對你們說，我對於她是在半戀愛的狀態。然而她卻自己提出了。

“‘請吻我，’她說。‘前程無量，相念毋忘。’

“我們便親吻了，在那雪地裏，在那落機山旁的谷裏，我讓她站立在那小徑邊上而隨在我的狗後面走掉了。我在山上經了六個禮拜，然後到了大斯雷湖的第一個埠頭。”

市街的喧囂好像一種遠處的海潮音似的傳到我們的耳裏。一個女執事，寂寂地行動，拿新鮮的吸酒管來。在那肅靜中間，屈雷飛的語聲發得好像葬鐘一般：

“倘若我當時住下了，要好得多呢，請看我。”

我們便看他的花白的鬚髭，他的頭上的禿頂，他的眼睛

下面的一對包着眼球的浮腫的皮囊，那下垂的面頰，那沉重的喉袋，那全身的倦怠和老朽和肥胖，一個曾經強壯過一時而生活得太安逸了的人的一切的崩潰。

“現在還不太遲，老人，”鮑特威爾說，聲音輕幽得差不多是耳語。

“天鑒我衷！我希望我不是一個懦夫！”是屈雷飛蓀的回答的呼聲。“希望我能夠回到她那裏去。現在，她在那地方希望我能夠實行和她一塊兒生活許多久長的歲月……在那地方。留在這裏是自取滅亡。然而我現在已經是一個老人——四十七歲了——看我。那困難是，”他舉起酒杯來，向杯中注視了一下，“那困難是這種樣的滅亡是多麼輕易。我現在是嬌柔得很了。想到那和狗長日的旅行便使我驚怖了，想到那清晨的嚴霜和那冰凍的雪車的衝撞便使駭怕了——”

機械地把那酒杯移向他的嘴唇去。忽然他發作了一陣莫名的大怒，好像要把酒杯投到地上去打破牠。然而馬上便猶豫了，接着便沉思了一下，仍舊把酒杯舉到他的唇邊去，擎着在那裏。於是他暴戾地，苦痛地，大笑了起來，但他的說話是莊嚴的：“喂，謹以這杯祝福那夜生者。她是一個奇蹟。”

(譯自The Night-Born)

III 毛 皮 喜 之 屋

傑克倫敦作 王宜化譯

不顧牠的笨重，歐來趁着一陣微風，輕快地由牠的船長駛進，剛剛避開澎湃之浪想吞沒牠以前。這是希古魯島，位置低及水平線，週圍有二十英里，纏繞着環狀珊瑚礁者約數百尺，水深三尺至五尺，在那偉大如玻璃鏡的礁湖裏面，蘊藏着許多蚌珠。當帆船經過微茫圈環島的時候，我們從甲板上可洞見底下潛水者的工作。然而這礁湖并無航路。雖一艘商船也盪不進去。有時候遇順風單槳船固可委曲地循着淺渠前行，可是帆船不肯，她們須擱淺在湖外，而遣進小艇。當時有一艇，中有六名棕色皮膚腰纏紅巾的水手，船尾一員穿着熱帶白色西裝的少年，顯然是個歐羅巴人：但他并非全是歐羅巴人。他是金色海洋洲的種族，私通着太陽，晒得他的皮膚分外發出金光，而具着碧藍色眼睛的。他的名字，叫亞力山大羅蔚爾，是瑪利羅蔚爾——一個混血種富豪，擁有兼經理六艘商船，歐來即其中的一個少子。當在那缺口處，這小艇掙扎着衝過急湍如鼎沸的渦漩，終於達到平瀾灩澦的礁湖。少年羅蔚爾躍上沙灘，與一昂藏의土著握手。這土著的前胸及肩胛都寬廣，祇是右手殘廢。他那年事已高的皺皮，裹着

嶙峋突出的骨，可以證明他是遭遇着詐取者，引誘着，鼓勵着，使他興起甘受小惠的趣味，而終生搖尾乞憐地，度他潛水的生活。

“聽着嗎？”他劈頭問。“毛皮喜得着一顆蚌珠，——這樣的珠，在希古魯從未有過；即全巴摩都士，全世界都未有過。他得着，你向他買去。記着，你是頭一個我告訴的，他蠢，廉價可得。有雪茄烟嗎？”

直上沙灘的露兜樹林下有間茅屋，羅蔚爾望着前進。他是他母親的船上管貨人。他的任務是收買椰子，蚌壳，及蚌珠等。

他的年紀還輕，這次是第二度光顧。因缺少經驗，不免暗地裏介意着對於蚌珠估價的沒把握。然而當毛皮喜提供那珠的時候，他却會故意鎮定。在開始的一刹那，他還維持着滿不在乎的商人面孔；只是私自吃驚，因為珠大如鵝蛋，圓形溜滑，其潔白色與他色素相映，反射出蛋白的石光。珠又活生生的，為他生平所未見。毛皮喜取出放在他掌中的時候，覺沉澱地，也可見是顆良珠。他又從衣袋取出放大鏡，潛心研究着，終找不出缺點與瑕疵。其純潔幾欲溶化為空氣，即較深色處，亦發出淡月色的柔光。這樣一顆半透明的珠，把牠放進水裏，立刻便沉沒下去。其重量亦至特殊。

“哦！你要什麼代價？”他還持着冷視的態度詢問。

“我要——”

毛皮喜說着，從他背後伸出幾個黑臉孔：即兩個婦人，其中一個，在那裏點首示意，表同情於他的要求。她們的眼睛，飽含着貪慾的強光，可見她們的要求是堅決不移的。

“我要一間屋，”毛皮喜接着說。“屋頂要用電鍍鐵蓋的。一個八角形的掛鐘，高及六尺。屋四週環繞着迴廊，中有個大廳，廳中一大圓桌，半壁上掛這八角形的鐘。要四間寢室，兩旁各二，寢室內有張鐵床；兩隻校椅，一個面盆架。屋後一間廚房——很好的廚房，包括着水壺及鼎灶等。這屋要蓋在巴加拿島。

“就只這些嗎？”羅蔚爾不信任似的問。

“還要一架縫衣機。”地花拉，毛皮喜的老婆說。

“但是八角形的掛鐘也不要忘記。”魯利，毛皮喜的母親說。

“是的！便是這些。”毛皮喜回答。

羅蔚爾笑着——由衷地笑着。在他笑的當兒，同時私自計算，他平生雖未蓋過房屋，對於造屋的概念是模糊的；只是他計算從達喜地搬運材料到巴加拿馬，一切運輸及材料等，統計要費四千法國金幣，亦即二萬法郎。這不行，他怎會

知道珠的價值？二萬法郎的數目不少——而且是他母親的錢。

“毛皮喜”他叫。“你蠢，講出這個價目。”

但是毛皮喜搖搖頭，同時他背後的三個頭也搖着和他。

“是的！是的！”羅蔚爾再說。“我給你一千治隸金幣。”

他們四個頭又合同搖着，表示不肯。

“再加一百治隸金幣的信用。”

“我要一間屋，”毛皮喜又開始說。

“屋於你有什麼用？”羅蔚爾反問。第一颶風一起，可以把你的屋掃蕩無遺。據我們的船長拉飛說：此刻就有刮起颶風的可能。”

“決不在巴加拿馬”毛皮喜說。“那處位置最高。在希古魯是的，颶風可掃蕩一切；但我要在巴加拿馬蓋的。屋長要卅六尺，四週要有迴廊。”

又是蓋屋這回事，羅蔚爾雖用盡方法，想克服毛皮喜的屋魔；可是有他的母親，老婆，及女兒哪雅拉在支持着，毛皮喜終下定了決心。當羅蔚爾在聽他們舊事重提，不止一二十次的時候，他從門外眺望，看見他的小艇重來，已泊岸按槳待發。一個船上的大副，從艇上跳下來，與右手殘廢的，交換

幾句話，立向羅蔚爾處奔來。日光漸被灰色籠罩，顯示暴風雨欲來的朕兆。從礁湖橫望，也覺有陣風掠過的景象。

“船長教你快蹺起你媽的腿，離開此地。”這大副向羅蔚爾致敬說。“倘有蚌珠，我們回頭再來，因為晴雨計已降至廿九——七十度了。”

一陣狂風，襲擊露兜樹，從頂端棕櫚透出，把成熟的椰子打斷，落地而發出笨重的聲音。遠處也風聲虎虎，吹皺着礁湖的水，翻成白浪滔滔。驟雨打着樹葉，沙沙地作響。羅蔚爾乘此蹺起腳要走。

“一千治隸金幣的現款，毛皮喜，”他說。“并且兩百治隸金幣的信用。”

“我要一間屋，”毛皮喜回答。

“毛皮喜”羅蔚爾狂喊使他聽見。“你真蠢！”他踱出門外，偕那大副極力掙扎，望泊岸的小艇前行；可是熱帶的雨密密地擲下，他們瞧不見小艇，他們只見眼前咫尺的沙灘。忽地從湖裏翻起一個小小的惡浪，排撼着沙灘。在那洪流岸邊，還兀自站立一個黑影，那便是火奴火奴——即那右手殘廢的土著。

“你得到那顆珠嗎？”他接近羅蔚爾的耳朵詢問。

“毛皮喜蠢坯，”羅蔚爾回答。

少頃，他們趁潮流消逝不見了。約半句鐘後，火奴火奴從環島斜望，見他們已把小艇吊起在歐來的甲板上，他們準備要拔錨了。在歐來旁邊又來了一艘商船，已放下小艇。這船名叫烏蘭希拉，是個混血種商人名杜利忌的。他兼任船上的管貨職，不消說這趟他是要來辦貨的。火奴火奴看着含笑，因為他知道毛皮喜前年還欠他一筆交易的貨款。

風息雨霽，太陽炎炎地晒着，礁湖也恢復波平如鏡的狀況，只是空氣黏貼如膠，其重量壓着肺部，使人們呼吸都感不便。

“聽着嗎？杜利忌，”火奴火奴問。“毛皮喜得着一顆蚌珠，為希古魯所未曾有；即全巴摩都士，全世界都未曾有的。毛皮喜蠢貨，而且欠你的款。記着！我頭一個告訴的是你。有雪茄烟嗎？”

杜利忌望毛皮喜的茅屋奔投。他固儼然具着主人翁的氣概，然也恰好是個蠢材。他不經心地瞥着那可驚異的珠，只一刹那，隨着便把牠向袋裏一塞。

“你好運氣。”他說。“有這珠我可多借給你幾個錢。”

“我要一間屋。”毛皮喜驚愕地說。“這屋是卅六尺長的。”

“卅六尺長？你媽的，”這市儈斥着他說。“你還我債來，

這是你應該的。你欠我一千二百治隸金幣，那麼把這個給我
可以抵消，另外再借給你兩百。假如這珠到達喜地賣得好
價，當再借給你一百，——共爲三百。但要記得，這須等到珠
賣得好價；也許我會賠本的。”

毛皮喜交叉着手，垂頭喪氣，很悲哀地坐着。他的珠被
擄奪去了，屋的代價，僅足賠償債務，那麼得珠的益處一點
也沒有。

“你蠢！”地花拉罵他。

“你真蠢！”他的母親魯利也罵他。“怎麼你要把珠放進
他的手裏？”

“要我怎樣？”毛皮喜抗議說。“我負他的債，他曉得我有
這珠，你們都聽見他向我要的。並且不是我告訴他。有人告
訴他的。而且我欠他的錢。”

“毛皮喜你蠢，”哪雅拉倣效着說。

她剛是十二歲。還不懂世事。毛皮喜想找她出氣，把笨
重的手向她耳際一擱，使她搖曳欲倒。同時魯利與地花拉也
含淚扭着他的辮髮而爭鬧一場。

火奴火奴在沙灘上觀望，他見着來了第三艘商船，停泊
在口灣外，放下小艇划進來。這船名喜拉，船主李迷，是個磚
籍的猶太人。他很著名，因爲他是最大的珠販商。而且喜拉

這船名，在達喜地人看來，也不啻漁民中的上帝與盜賊。

“聽着嗎？”火奴火奴問李迷——一個痴肥臃腫。模樣不甚均稱的胖子，當他跳上沙灘的時候。“毛皮喜得着一顆蚌珠，為希古魯所未曾有；即全巴摩都士，全世界都未曾有的。毛皮喜蠢，他賣給杜利忌千四百治隸金幣。聽說杜利忌也是蠢，他想把珠再賣掉，你可用賤價向他收買，記着！我頭一個告訴的是你。有雪茄煙嗎？”

“杜利忌在那裏？”

“在船長蘭慈那兒喝酒，已一個多鐘頭了。”李迷與杜利忌在船長蘭慈那兒，邊飲邊談，斤斤地爭論着珠的價格，火奴火奴則守住旁聽，他不禁驚訝着他們最後以二萬五千法郎承盤。正是烏蘭希拉與喜拉兩船漸行靠岸時，恁地發出槍聲，一種騷動的信號。他們三人急足出視，原來這兩隻帆船，已匆遽的兜轉船首，想離開泊岸，且垂下大檣帆及三角帆，以避鼓起駭浪使牠欲覆的狂風。

“晴後牠們會再來的，”杜利忌說，“我們準備離開此地罷！”

“恐晴雨計又降低了。”船長蘭慈說。

他是個蒼髯的船長，因年事太高，已脫離航海的生活；又因氣喘病關係，以居住希古魯為最舒適。當下他跑進去看

看晴雨計。

“天啊，”這麼喊着。

幾個人都跑進去，一見晴雨計已降至二十九——二十度。他們重跑出來的時候，頗着急討論關於天及海的問題。此際風似殺了，只是碧空還籠罩着黑幕。先前兩船，後頭再跟着第三艘，也垂着帆進來。風勢變更原位，使牠們鬆弛帆脚索，但未及五分鐘，突來一個迎頭襲擊，又把牠們掃回，經此震躍，使岸上的人們，可聽到船中倒物覆器的隆隆聲，與帆纜鬆解的簾簾聲，雜然並起。同時重濁的濤聲也擁着澎湃的浪而來。電光閃爍着，照耀沉黑的宇宙，雷聲隆隆然，震撼迷茫的四週。

杜利忌與李迷開始急步找他的小艇，可是後一個蹣跚滑溜地，好像在襲擊恐慌中的河馬。他們兩隻艇都被風浪捲出口灣去了，無已，乃躍上歐來的小艇。這是載羅蔚爾重來的，因為羅蔚爾泯滅不了那蚌珠的印象。他這趟來決計如毛皮喜所求，給以屋的代價。他上岸的時候，正在雷聲隆隆，風勢狂飈當中，他眼瞇着，不自主地顛躓，而與火奴火奴撞個滿懷。

“來得遲了，”火奴火奴喊道。“毛皮喜把珠賣給杜利忌千四百治隸金幣，杜利忌賣給李迷二萬五千法郎。聞李迷要

帶至法國去賣十萬法郎。還有雪茄烟嗎？”

羅蔚爾似得安慰，因為從此買珠的麻煩事可完結，他省却牽望；雖然他得不到這珠。他又不相信火奴火奴似的，以為毛皮喜蠢，也許他賣給杜利忌千四百治隸金幣，只是李迷是個買珠老手，倘他以二萬五千法郎收買，那未免過於高昂。他為此決計訪船長蘭慈問問。他踏剛在進門次，他見船長蘭慈正張着老眼，細瞧那晴雨計。

“你看看幾度了？”船長蘭慈邊說邊拭拭眼鏡又瞧。

“二九——十度”羅蔚爾說。“這是我所未見過的。”

“我也這樣說。”船長蘭慈帶點鼾聲的鼻音回答。“從少到老，經過五十年航海生活的我，都未見過晴雨計降低至此。聽！”

他們靜默片晌，傾聽着巨浪拼撼沙灘，屋宇也為之震動。他們踱至門外，狂風已過，只是在一哩外停泊的駁來，還嘩啪地顛簸不休。這因為從東北捲起的潮，洶湧地向珊瑚島邊岸淹至的原因。有個水手立在艇上，手指礁湖搖搖頭，羅蔚爾也見着白而紊亂的泡沫飛起。

“我想今晚在此過夜，船長。”他說着，同時命令水手擱起小艇，找他們的安身處所。

“降至二九度零了？”船長蘭慈再瞧晴雨計出來，一手拿

着校椅這麼說。

他坐在椅上，望海。日光重現，熱度增加，風雖殺，而海面則擴大惡化。

“鼓動波瀾的，亦即要戕賊我的。”羅蔚爾乖戾地發出怨言。“那裏風沒有，但你瞧，瞧那人站着的方向！”

距離一哩多遠，載着重逾萬噸的歐來，牠與脆弱的珊瑚礁相碰，使珊瑚環狀，如地震般的傾頽。船長蘭慈凝視着。

“天啊！”他半離開座位驚喊。

“但那裏並沒有風。”羅蔚爾說。“這是我所不解的。”

“不久會刮起風，你且慢擔心。”船長回答。

他們兩人靜坐着，臭汗滲出，凝結在皮膚上，繼而點點滴滴交融着，變成小流以灌溉土地。他們心悸他喘着，尤其是老人，因此頗覺困苦。兀突地來個巨浪打擊海岸，把椰樹撼倒，差不多壓着他們的腳。

“潮水超過最高度”船長蘭慈說。“我住在此地將近十一年了。”他看看時錶，“現在已經三點鐘。”

一羣男女跟着小孩，雜亂地，面現憂色，口喃喃地跑將過來。他們停足於屋處上方，經過一番躊躇而後，才共同坐在沙灘上。不一刻，對面來一家族，男的女的，各挾帶許多零碎東西，繼之有四五百名男婦老幼，也相率麇集於船長住處

的週圍。他問一個手抱小孩的婦人，乃知他們房屋都被浪捲入礁湖去了。

在這一哩內外，爲全島最高的陸地，那麼其他礁線，早被大海掃盪而捲進漩渦可知。蓋沿着礁線，週圍統計有二十哩，但無一處寬過三百英尺。他們是從各小島，遠如達喜地避難來的。

“他們男婦老幼有千二百名。”船長蘭慈說。

“明早不知又要再來多少。”

“但是怎麼還不刮風？這是我曉得的。”羅蔚爾再問。

“我說你無用擔心！少年人。不久恐要給你儘夠麻煩。”

正在船長講話的當兒，羣波擁進礁湖，水沫激起，深入他們的座下。同時婦人中發出輕細的泣聲，小孩則緊握其手，視此惡浪，而驚惶地哭得可憐。雞啊，貓啊，爭飛高躍，各奔上船長屋頂去逃避。一個巴摩都人，用筐盛着才離母胎不久的小狗，他急急地扳上廿尺高的椰樹，把那筐吊在上面。母比目魚也在水底下，發出嘶嘶的風聲。

然而太陽還炎炎地晒着，一些風響都沒有。他們坐着張望海面，只見狀類顛狂的歐來還動晃着。船長初猶以目擊之，繼則用手掩面跑進屋裏。

“降至廿八——六十度了。”他又出來報告。

在他手裏一團繩索，他把牠割成兩段，各十二尺，分一給羅蔚爾，自己取一，其他則予逃難中的婦人；且告誡她們各找一株樹板上。

輕的空氣開始從東北方吹過，羅蔚爾鼓着餘勇，他看看歐來整帆待發。他又後悔不曾回船。牠是可脫離的，但要渡過這礁湖——海浪捲起，幾把他衝倒。他於是找一株樹，但記得要拿晴雨計，他又跑進屋裏，適與船長蘭慈相碰，原來船長也預備挾帶這個，因相率借進。

“又降低至廿八——二十度”老航行家說。“怕變成很可觀的地獄罷。——這是什麼？”

空氣漸覺緊張，屋宇也震抖搖動。時有一種單調聲浪，忽地砉然一聲，窗牖的玻璃擊碎，一陣狂風掠進，吹得他們搖搖欲仆。對面一扉，也驀地猛闔，把門門及把手都抖落在地下擊碎。房的牆壁，更膨脹得像輸進空氣的氣球。再來一種新聲，響如短銃，是波浪擊着外牆發出的。船長看看時錶，已是四時。他穿着一件領港的衣服，把晴雨計放進袋裏。又是笨重的浪襲擊着的聲音，使屋頂的篷蓋傾斜，地基也陷入，與地板距離約十角度。

羅蔚爾先行跑出，風乘勢捲着他飄蕩，他曉得風勢會送他到東面去，但他竭力掙扎，結果伏在地下爬行。船長蘭慈

則踉伏如一束乾草，向着羅蔚爾處蠕蠕爬進。當時被歐來的兩水手看見，他們乃從樹上躍下，幫着他一寸一尺地逆着風向蛇行。

老人到底不濟，他怎樣掙扎都趕不上，於是水手們用繩縛着他的腰，慢慢地把他繩上，達到距地約五十尺的樹巔掛着。光是羅蔚爾把繩繞着鄰樹，在那裏站着瞭望，風狂得那麼可怕，真非他夢想得到。一個駭浪盤過礁湖，衝得他滿身濕漉漉地，然後從礁湖那面沉澱下去。日光不見了，天地頓呈鉛色，幾點驟雨洒落在地平線上，重如鉛丸。一個鹽質的水沫打着他的臉，不啻用巨靈之掌以批其頰。他胸臆刺痛着，不覺已的眼淚淌出；然亦有可笑的，即數百個土著，各攀上樹梢懸掛，累墜地儼若叢生的菓物——這是人性的菓物。他是生長達喜地的，升樹之技尙不弱，故當時他折着腰，足蹬樹幹，手緊握杆槎，慢慢地踏上樹巔。在那裏他看見兩個婦人，兩個小孩，一個男子，那小孩手裏還緊抱着一隻小貓。

他在高處可望見船長蘭慈，他揮手示意，這個壯健的老者也揮手回答。他又感着天空漸低——實在的，低得距離他的頭已不遠。天色由鉛色漸變為黝黑。有許多土著，還在地面上簇擁着大樹幹，想攀緣上去；而許多吊着的人菓，則噙

喃誦牧師莫邁教給他們的聖經。一種不可思議的音調，湊成闌然淒愴的旋律，恍惚是從遠處聽到蟋蟀啁啾的鳴聲。在那時候，他的漠然想像中，似聽到天國的音樂。他看看自己，看看其他大樹附着繁盛的人葉，一顆顆用繩吊着，或人與人相腳接。他們的面部，他們的嘴唇，似一齊在動作，而唱着讚美歌；雖然他聽不到他們的聲音。

風勢益變本加厲，他的感覺雖非明顯，因為他未有這種閱歷，然無論如何，他覺得比前利害的。在距離不遠的一株大樹，恁地被風拔起，把人葉撒落在沙灘上。一下子，惡浪剝蝕着沙灘，同時將他們捲入湖裏。情形是瞬息萬變的，他看見一個棕色的肩胛，與露出半形的黑臉，在那白浪滔滔的礁湖中浮沉，剎那間又消逝不見了，繼之則大樹也不見了，祇餘幾根樹枝殘留交叉着像煞火柴。他益驚歎這暴風的權威。他所立的樹時起很危險的動搖，一個婦人抓着一個小孩子——即那抱小貓的，已在啜泣。一個男子擁其他孩子的，用手按他，指示他的方向，他一看，原來是莫邁教堂的斜頂，已被吹跌在數百尺外，連牠的基礎都被挖起，隨着風浪捲入礁湖去了。可怕的浪，湧起時峻若峭壁，壓倒六株椰樹，樹上人葉，又如成熟的椰子撒落在地面上。潮一退把他們呈現出來，有的已躺下不能動彈；有的則杌隉地蠕蠕而行，這個使

他想像着螞蟻的行動。他是不怕的，因為他站立的地方很穩固。然俄頃間，成功的浪，又把人類的殘片掃清無遺。迨第三個浪，來得更大，為他所未曾見。牠把整座教堂推翻，捲入礁湖，而從下風漸漸消逝。這又使他憶起諾亞方舟(noak' sark 聖經中的故事譯者)的故事。

回頭他望望船長的房子，早已不見了，風勢尚增加無已。他立的樹，行將拗折或傾斜，但不然，牠堅立着，彎曲地與風強硬的角度抵抗，只是動搖，動搖得甚緊，而發出一種可厭的音義；雖然根柢也是不堪久耐的，早晚總要一倒。

又被淹沒了一個，雖然他不曾目擊當時的情形，但折落的樹枝還殘留着。一個人固不能想像什麼遭遇，除非他躬自目覩，因為在此風聲虎虎的怒號中，樹倒的聲音，與人類的悲鳴是聽不見的。他這次剛遇着機會，看看船長蘭慈的樹半倒，忽然樹枝與樹幹分裂——無聲地分裂。樹枝上還掛着三個歐來的水手，及船長蘭慈，他們都不曾落地，如糠秕般的在空中飛舞，一直飛到數百尺外的礁湖，然後墜落於水。他窮其目力送着，真確地辨出船長蘭慈最後還揮手和他訣別。

羅蔚爾至是不能再等了，他按着那土著，示意他降下

來，那土著固然同意，只是一個婦人已驚得變成癱瘓，他不能不住留照料她。羅蔚爾於是把繩套着樹幹，將自己的繩下來。剛達到地面，一個浪盤過其頂，他忍住呼吸，拚命地緊握繩索。水退時，他藉樹幹喘個大氣，把繩索也握得更緊。旋而一個婦人下來同他在一起，其餘一男一婦，兩個小孩子，及一隻貓，則留在上面。

羅蔚爾現在明白鄰樹許多爬上去的，已逐漸減少的原因，然他眼前還須努力。非拚命地握住繩索不可。他瞥見在同一處的婦人已漸呈倦態。每次巨潮衝過，他自己懷疑着還在那裏；繼則懷疑着那婦人是否也在那裏。迨最後一次，他發見還在那裏的，只剩他孤零零一個人。仰視上面，樹已半折，那男女小孩及貓等統通去了。他自己覺得還安穩，因為樹根堅固；雖然經這番被剪斷一半。他開始想再爬到那半截的上面。然無力，而且每次被浪襲擊，終費了多少氣力才能達到。他把自身綁着樹幹，準備夜來和暴風頑抗。至未來如何，則不敢送料。

在黑暗幕下，他覺得很淒愴，好像這是世界末日，而他是最後一個的生人。風依然繼續增加其強暴，簡直是跟着鐘點增加。在這時候，好像近十一時的光景，風勢乃益不可思議，可怕的，異怪而狂暴的號聲，繼之如牆壁的浪，突擊衝

過，不絕地如過無盡頭的牆壁。他似已微妙地在凌空踏虛，迅速地經過立體的飄蕩。且風的裏面，已失却空氣的活動，沉澱澱像水或水銀一般。他想他可以把牠的肚皮撕裂。一如人們撕裂閩牛的屍體；抑他可掛在風壁上，亦如人們吊在懸崖削壁一般。

風如是奇怪，幾使他窒息，因為牠迅速地透入他的口；他的鼻孔，而充滿着肺部，使他肺部脹得如氣胞。在這時候，他又感覺像立體地裝進地球。他不覺已時，只有唇口抵着樹幹，呼吸。如此不絕地受打擊，使他的身體及腦力都極端疲憊。他再不能看，他再不會想，只半知覺地記着：“這是風颳。”情形好像患熱症的，熱攻上來則不省人事；熱稍退又記得：“這是風颳”的一樣。

最狂暴的風，是從十一時起，至三時止。當開始時，毛皮喜及其家人托足的樹被風掃倒。毛皮喜終於浮上礁面，且挾着他的女兒哪雅拉。只有南海居民，才能在這般窒息空氣中生存。他扳的是露兜樹，時被洪水冲得東倒西歪。他每次緊緊地抓住，然後挾哪雅拉一同伸出頭來呼吸空氣；可是那裏是空氣，只有泡沫及雨水從直角度傾倒下來而已。

這是距離礁湖約十哩的一條沙線。屯積着許多樹幹，板枋，破船及破屋的殘片。大抵遭難者，從礁湖被漂流至此；十

有九爲不幸，即半溺死而奄奄一息者，亦被拋擲於灰泥中，幾經打擊而後，他會變成一具不完全的屍體。毛皮喜即十人中的一幸者，這也可說是怪異的命運使然。他浮上礁面時已遍體鱗傷。哪雅拉的右手打折，左手一指被搗碎，兩頰及前額也裂皮見骨。他初扳着露兜樹時，一手挾其女，挺立呼吸，潮流奔過，時及其股，時則及胸。直至早晨三時，風勢已殺，五時只餘堅硬的微風，六時而風全息。朝曦漸上，波不再興。在那湖邊棲止的他，此際看看有許多因爬不上而溺死的屍體，決意地花拉及魯利都在其中，他於是沿着湖找尋，結局只找到他老婆的屍體，有半截呈現，半截沒入水中。他蹲下去發出粗糙如動物的哭聲，正在他表現這原人悲哀狀態的時候，她忽然發出不舒服似地的呻吟聲，他於是再仔細檢察，原來她不獨未死；而且未曾受傷，這也可說又是十人中的一個幸者。

昨日逃難居民約計有千二百名，現在在祇剩三百名，這是根據莫邁教會及憲兵調查所得的。全礁湖的水面，充斥着凌亂的屍體。陸上則無一房屋留存，亦無兩片石頭相壓的。有一處約五十株椰樹，而僅存其一，椰子都掃落淨盡。淡水則一滴也無，因爲淺井用以承貯雨水者，都被鹽水填滿。在礁湖外面，發見幾袋麵粉，可是均已濡溼。生存者僅藉掉落

的椰子，挖取其肉以養活。此處彼處的沙灘上，則挖掘許多窟窿，上蓋金屬的破物斷片，以為臨時住所。教會中人想蒸溜着水，可是無法以供給這三百人。到了第二日下午，羅蘇爾跳下礁湖去洗濯，他感覺臨時可以解渴，於是散佈這新聞，不旋踵間，三百個男婦老幼，都爭躍入水中，試試這從毛孔吸進水分以解其渴的方法。死屍浮過他們面前；或者沉沒者被踏在他們的腳下。第三日他們乃把死者埋葬，眼巴巴惟坐待救生的船。

同一時候，魯利和她家人拆散時，却被風吹到別一境地。她起初還抓着一條板枋，載沉載浮，受了不少的刺傷。她是從環礁上面被捲入大海的，至是如山的巨浪排擊她，使她和板枋也脫離關係。她年紀將近六十了，因生長在巴摩都士，生平未離過海的生活，所以很會游泳。在黑暗中她掙扎着，與窒息的空氣抵抗，忽地又給她一大坪擊的：是許多椰子，打從她的肩胛下。她於是立定一個主意，先把牠抓住，少間又獲得七個，一共把牠連貫掛在腰間，當作她的救生圈，這個保存她的生命；雖然她被幽禁在膠質的氛圍氣裏。她又是一個胖婦人，至容易受傷；然她富有颶風的經驗。她一面祈禱着鯨魚上帝保護她，一面則期待風的靜息。迨至三時，她已不省人事了。六時大地平靖，她才被一個浪擁上沙灘，而

駭然驚醒。她於是用出血的手，慢慢地爬到水淹不到的上面。

她明白這處是達戈哥打的一個小島，內無礁湖，亦無人住居，與希古魯距離約十五哩。她雖看不見希古魯的形勢，但她曉得是在南方。日過一日，她藉救生的椰子養活，食其肉，飲其水，惟不敢盡量地食飲，因為被救成為問題，她雖數見救生船經過，但誰也不注意到這寥無人居的荒島。

第一使她困難的：是每次波浪淹至，必挾帶着屍體。她須費盡氣力，才又把他推入海裏去喂鮫魚。假使她不努力，則片刻間岸上會排列許多像花綵，而鬼狀駭人的東西。她有時怕着却走，但究竟是走不遠的。

延至第十日，椰子吃光了，她餓渴得萎縮不振，卻又勉強逆運地想再找找椰子，可是奇怪：有許多屍體漂進來，而椰子則無。不錯！這許是屍體比椰子還多的緣故。她絕望了她無氣力的萎頓着，以待死神的降臨。

不省人事以後，她徐徐睜開眼睛，適見一撮沙黃色的頭髮在一個屍體的頭上。這屍體是任潮水溢進溢退的，她數見雖覺其面目糊塗，但只這沙黃色的頭髮，在她腦裏，恍惚有着相當的印象。經過一小時，她還不想證明這屍體是誰，因為她是臥以待斃的，對於一切，當然漠不關心。最後，她下意

識地起坐睜視，一個非常的浪，把屍體擲上波再淹不到的地方擱置。哦！她想不錯！有撮沙黃色頭髮的，在巴摩都士只有一個，那便是李迷，即那個德籍的猶太人；亦即買毛皮喜的珠，乘喜拉船旋歸的珠販。這顯明喜拉是沉沒了，而漁民上帝或強盜的珠販，却再漂回。

她於是爬近這屍體，看看死者襯衫裂處，露出腰間裝鈔票的皮帶，她暫止呼吸，用手解開帶的扣子，很快把牠抽出來，望後便躲。起先檢驗幾袋，都空洞無物，迨最後乃找着，連忙又離開帶的位置，以避疫癘。她認得這顆珠是毛皮喜找着，而被杜利忌奪去的。她把牠放在掌上稱稱重量，搖晃流盪的把玩不已。實在的，她看不出這珠的真美。她的想像裏只有一間房屋——即她及毛皮喜地花拉腦裏所建築的那間房屋。她每次看珠，即看見那房屋的形體，及八角形的掛鐘。真的有此才值得住居下去。

她於是撕着身上一塊“亞袂”(土人的衣裳)包裹着而繫於頸間，開始呻吟似的喘着氣，然後向海邊行去，想再找找椰子。幸而她找着一個，她用饞眼一瞥，知是個生霉的，但她顧不了許多，立刻把牠擊破，盡吸其水，盡吃其肉，使無纖細的殘留。少頃，牠又在殘物中翻出一艘獨木舟，只缺少舷邊的槳叉。她希望可再找得。果然在傍晚的時候便找得。各種

如得預示似的，皆因有這靈符般的寶珠。她又看見一個小箱在水面浮沉，伸手去把牠挽上來，裏面有着東西轆轤地作響，原來是十罐沙丁魚。她把牠在獨木舟上擊穿一孔，先吸取其中的液汁，再費幾個鐘頭的打擊搾取，然後才把一片片的沙丁魚肉掏將出來。

再經過八天，她盼望救船不到，她把槳叉用椰鬚和她身上僅有的“亞蚨，”連結打辮着縛在舟的舷邊，舟是破漏的，她於是準備椰瓢權當屏斗。再用罐頭的鉗片裁去其髮，把髮編為繩索，取沙丁魚的箱枋，紮成一把三尺多長的掃柄。

如此，她用以代槳，在第十八天的夜半，她開始划這獨木舟，浮海越浪，望希古魯出發。她雖然肥胖，可是經種種勞苦，使她消瘦得皮裹筋骨而已。況且這舟又不小，本該三個壯丁才划得動，而她則一人任之。再則那自製的槳也甚吃力，舟時常漏水進去，使她費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屏水。直至翌日天亮，她還不見希古魯島，回顧達戈哥打則依稀在海的邊緣。太陽晒在她赤條條的身上，使她汗流浹背。此際祇剩有沙丁魚兩罐了，她為不知時日要延長幾久，並且也無暇搾取魚肉，故每次還只吸取液以充飢。潮流西向，更不由她划着投南。

後來到了一天下午，牠站在舟面上眺望，希古魯島看見

了。牠的產物——林林總總的椰樹都不見，祇餘斷片殘物，還到處堆積。無論如何，這鼓起她的勇氣不少。她真出乎意料的漸近目的地；雖然潮流還在旋轉她向西。牠拼命地再搖，可是紮槳的繩漸鬆，她不能不停住重結，一下又要戽水，使她不獲繼續。在夕陽西下時，希古魯位處東南，距她約有三哩多遠，至一輪高照，希古魯則在正東，距她約有兩哩。她加緊地划着約一小時，希古魯還是不即不離。她緊張着，知道潮水逆流，舟過大，槳又不稱，況且時時要停止戽水。

無已，她想把舟放棄，先祈禱着鮫魚上帝，然後撲通一聲的跳下水去游泳，達一小時後，她覺距岸漸近，然可怖的事情也同時發生。蓋距離她約廿尺的前面，有一物狀如鰭部器官，在那裏浮動鼓水。她反而游近牠，那東西也徐徐地滑走，在牠的週圍打着圓圈。她很注意看牠的鰭部，不見時，她便潛入水去，至見時她才繼續游泳。這怪物似不甚起勁，哦！不錯！牠受颶風所賜，已填飽了口腹，不然，牠早衝過來了。牠長約十五尺，認真說，只要牠一咬，可以把她嚼成兩段。

無論如何，她不能浪費時間，因為潮水還在流西，稍縱即逝。故不能只注意及牠而已。在一小時後，牠似漸覺龐壯，因為知道她不能為害，所以打着圓圈也漸迫漸近，而且

時用牠那鹵莽的眼睛覬覦她。她明白的，遲早牠必鼓足勇氣衝過來。她原欲先發擊之，但自己裁判，知道自己會失敗，因為她是個老婦人，孤零零在這海面，受饑餓勞苦已夠困乏了，哪里還能和海虎魚決鬥，而且先衝擊牠。無已，她祇好游泳着觀局。到了最後，牠悠然地游近她約距離八尺多遠，她迅速佯爲要攻擊牠的衝過去。只拍的一聲，牠掉着尾逃避去了。牠那沙紙般的獸皮，刷着她從眉際至肩胛的皮都被牠擦破。牠緊快地打個大圓圈，從此便消逝不見。

在沙窟窿上面蓋着金屬遮蔽的洞裏，毛皮喜與地花拉開始爭辯。

“假如你聽我的話，”地花拉千萬遍都這樣說。“把珠藏着不告訴任何人，那麼珠至今必還存着。”

“但火奴火奴在我旁邊，當我剖蚌得珠的時候。我不是已告訴你千遍萬遍，至無數遍嗎？”

“現在我們沒有房屋，羅蔚爾今天對我說：假如我沒把珠賣給杜利忌——”

“我那裏是賣給他，被杜利忌奪去的。”

“——假如你沒把珠賣掉，他可給你五千法幣，即一萬治隸金幣。”

“他是和他母親商量過的。”毛皮喜解釋說，“他母親頗

意這珠。”

“現在珠已失去了，地花拉還抱不平。

“我還杜利忌的債一千二百塊，無論如何，我得到這個數目。”

“杜利忌已死，”她厲聲說。“他這帆船沒有消息，大抵與歐來喜拉等都一齊沉沒了。杜利忌可能再給你他所許的三百塊信用款嗎？不！因為他死了，假使你沒有得到珠，到現在你還須給他千二百塊嗎？不！因為他死了，你不能還死人的債。”

“但李迷也未還杜利忌的現款。”毛皮喜說。“他祇給杜利忌一張信用紙，以代表現款。現在李迷死了，他不能還這債；杜利忌也死了，那張紙當然失掉，那顆珠也失掉。你對！地花拉，我自失掉一顆珠，得不到代價。現在我們睡罷。”

忽地他又伸出頭來，傾耳細聽，在闕寂中，恍惚有種痛苦的喘氣聲，同時又似有手在摸索他那代表門簾的草蓆。

“誰呀？”毛皮喜喊着。

“魯利。”回答的聲音。“你能告訴我的兒子毛皮喜在什麼地方嗎？”

地花拉驚駭，而緊握其夫的臂膊。

“鬼，”她說。“鬼。”

毛皮喜臉也變色，與其妻互相擁抱着。

“好婦人，”他期期艾艾裝着特別的音調說。“我曉得你的兒子很清楚，他現在住在礁湖的東面。”

一下聽不到音響，毛皮喜頗自得意，以為鬼被他瞞過了。但他從什麼地方來的？老婦人。”他再問。

“從海面來的。”她喪氣地回答。

“我曉得！我曉得！”地花拉邊喊邊戰慄着。

“幾時地花拉竟住在陌生人的家裏？”魯利的聲音透過這草蓆的門簾。

毛皮喜更加惶恐，他偎近他的老婆，竊怪她的聲音債事。

“而且幾時毛皮喜——我的兒子也要拒絕他的母親了，”這這聲音繼續說下。

“不！不！我不——毛皮喜不拒絕你。”他喊着。“我不是毛皮喜，他住在礁湖東面，我告訴你。”

哪雅拉起坐床次哭着。同時草蓆也動着。

“你想幹嗎？”毛皮喜抗議。

“我想進來。”魯利的聲音。

草蓆的一端掀起，地花拉想鑽進被窩去，但被毛皮喜抓住，他像抓這條被有所作用的。兩人正在爭奪，各抖索索地，

牙齒相碰，眼睛也突出，注視着掀起的草蓆，魯利已一絲不掛，濕漉漉地爬進來了。他們急望後躲退，爭奪那條被，以蒙自己的頭。

“給你老母一杯水喝！”兒悲傷地說。

“給她水喝！”地花拉命令毛皮喜說。

“給她水喝！”毛皮喜轉令哪雅拉。

如是，終令哪雅拉從被窩中滾出，去辦這差事，他倆則呆看着鬼喝乾了水，伸其顫動的手，把杯給毛皮喜。當時毛皮喜覺得她的手頗重，知道她不是鬼，於是與地花拉相率現出真相，聽她開始講着故事。說到李迷時，她把那顆珠放在地花拉手裏，使地花拉益相信她真是她的姑孀。

“明早，”地花拉說，“你把珠賣給羅蔚爾——五千法幣。”

“不！要座房屋。”魯利反對說。

“他可為我們蓋座房屋。”地花拉回答。“他說屋的代價約四千法幣，另外要給我們一千法幣的信用，即兩千治隸金幣。”

“屋長要卅六尺。”魯利補說。

“是的，”毛皮喜答應。“卅六尺。”

“而且中堂要個八角形的掛鐘。”

“是的！還要一隻圓桌。”

“那麼給點東西我吃，因我的肚子餓了。”魯利喜形於色。“繼之我們也要睡覺，因為我很疲倦。明早在未把珠子賣給他以前，我們再討論罷。最好我們要求那一千法幣也用現款，因為和商人交易，現款比信用票到底較便利些。”

(譯自The South Sea Tales)

天津方言

璐 荔

吃菜的 言人無能也，蓋‘飯桶’一變而為‘吃飯

的’再轉為此也。

碰着一鼻子灰 與蘇言‘觸霉頭’同義。

開倒車 言退步也。

直 表明決斷的心理如‘我直等着，雖然到夜，

也是要等着’

飛金踏露 言不求實在，而尚外表的人。

兩口子 言夫妻二人也。

抓瞎 無所措也。如‘你平時不預備現在抓瞎了’

近代繪畫代表作

(四)

倪貽德

一〇 塞尚的“維克托阿爾山”

現在要慢慢說到三大建設者中的最大的，被視為現代諸派所由來的分水嶺的保羅·塞尚(Faul Cezanne 1839—1906)了。這畫是描寫他的生誕地，也是他的終焉之地的法國博羅望斯的愛克斯村郊外數里的地方維克托阿爾山的眺望。製作年時大約是一八八五年的時候，不僅是恰好可以看到他圓熟期的手法的作品，而且可說是他風景畫中第一等的作品。

看到這畫，第一使我們感到他不愧為被稱作“構成主義的先覺者，”那構圖一點也不寬弛，的確地感到變化和照應及自然的偉大。推開前景的松枝，從其間現出維克托爾山的悠然的容姿。那一方平穩地，一方刻着幾條美的弧線，而且從全體論，在畫的主要部分安放着的大的波動。在中景上所看

見的家屋，樹木，橋梁等，都是占着恰好的位置，從形上說，成爲此畫的韻脚。那畫成宛如波斯唐艸模樣地緩急自在的弧線，而且形成一種波動和旋迴運動的。此畫上部的松枝，都是非常的美。淺藍的天空和山，黃色的麥田，點綴在那中間的鮮綠的樹木，這種美的律動，使我們的胸中刻着一種初夏南歐的浩蕩之感。那效果是決定的。不僅如此；在那裏，我們對於自然的廣大與悠久，不是受了一種“不意的衝擊”而感到人間的驚奇嗎？

從印象主義出發，學得觀察“赤裸裸的自然”的塞尚，不滿足於單只追求易變的印象，而從易變的自然之裏悟到恆久的法則，於是便追究這造形的韻律之極致。那是依這“維克托阿爾山”一畫可以證明的。這裏所示的波動和旋迴運動，是根據於和星的運行，血液的循環，重心等自然的法則同樣的法則而成立的。畢竟藝術的法規和自然的法則並無兩樣，藝術除了根據於自然的法則表現人間的個性以外沒有別的了。

塞尚這樣從感覺的印象主義出發，爲着要達到他自身所說的“像美術館的藝術般的，何等恆久而堅固的藝術”，便達到了思索的構成主義。這事在一面他介在印象派和構成的藝術之間，結果在他的藝術上有了某種的矛盾和破綻，但

一面以藝術家的他的素質之偉大，使他抱擁着這樣的矛盾和破綻，而且反因此給後來的藝術家提拱着解決造形藝術的種種的要素的無數問題。

無論如何，在現代為先驅的大藝術家的他，和秀拉，盧諾亞爾同是給與我們無限的教訓。從別的立場看起來，秀拉和盧諾亞爾比較他為完成的作家。但是，因為那完成，就不能達到塞尚那樣的偉大而突破某種的境界線。

一一 谷訶的“羅馬人墓地”

依後天主義展開新的局面來的十九世紀的藝術，到了印象派的感覺偏重主義便窮盡了。這是因為忘記所謂“依感覺而訴諸情神”的藝術本來的使命。所以他們的表現，確是新鮮的，但同時還不免是不決定的。到了弊竇之極處，就不得不起反動了。這樣，秀拉，盧諾亞爾，塞尚從印象主義出發，而做二十世紀藝術主潮的反印象主義的先驅者。除了他們以外，更有“利用印象派的發見，表現作家個人的稟性”所謂後期印象派的畫家。關於後期印象派這名稱和範圍，依着美術史家乃至批評家而不同其見解。大概英美人取了廣的意義，包含印象派以後一切的流派——例如立體派，未來派，以及德國的青騎士派。在法國則用狹的意義，到新印象

派以後的野獸派的運動起來為止，凡是屬於新的傾向的作家們的總稱。這裏大體是採取法國的意見。這後期印象派的先導者的一人，便是梵·谷訶(van Gogh)

他從荷蘭出來，眩惑於印象派的光輝的藝術，是在一八八六年。但從他們的性格上說來，從那藝術的素質上說來，是直情徑行的，進行真實表現的他，當然不能止於印象派的境地。一八八八年二月，憧憬於太陽之鄉土，到艾羅地方去的時候，他已經從印象派踏出一步了。而在一八九〇年七月自殺以前不足兩年的中間，差不多已達到了爛熟期。

他的藝術不像秀拉，塞尚絲毫也沒有考案的形成。那是屬於從特拉克窪和陀米埃的系統，純然是感動的形成。他具有後天的素質和印象派血脈相通，但印象派的許多作品，只是給我們以快樂的感覺，而谷訶的色彩和構圖，使看的人起強激的衝動。從特拉克窪出發的 Dramatism，經過陀米埃，到了他達於極峯。可惜他的素質，是所謂“意有餘而力不足”，缺少周到的考慮，所以從現在看起來，他全部的作品，很少有完璧的，但他那制作動機的緊張，是其他作家所以能追從的。我們在他的作品上，可以看出那種破衝和不統一之間，藏着可驚的偉大的空間觀念。

這裏舉例的作品，是在一八八八年秋，他在艾羅的逆旅

中描寫那街頭古代羅馬人的墳域。是屬於他作品中比較穩健的東西，而仍不失躍動的情神。橙和朱的並樹分立着，淡青色的天空上浮着薄雲，縱橫散佈着的黃紫色的落葉之間，排列着白色的石棺，不特色彩有生動的效果。這畫還依了極端的形的構成和誇張的遠近法，暗示着自然的廣大。道路之一側，通過並着的石棺的上邊，差不多近來於水平的一線，使畫面上部廣闊，下面狹小，因此這畫所表現的景色，看起來稍稍有右傾的模樣，但仍不失安定之感，因為藉了樹幹的垂直線，保持着一種重心的關係。更有那樹和地面的大，比之於家屋和點景人物的極小的表現，也很能幫助形上的效果，而由這家屋和人物所表示的三個小的圓塊，爲了防止畫面的分割，其配置極爲適宜，也是很可注意的。

尤其這樣的佈置，並很是豫先費了精密的考慮而成的。是出於自發的。而且由此我們可以曉得人間的造形的感動和繪畫的本質的美的密接關係。洞察了這重要契機，在那裏提出了許多可研究的事情。所以，現在我們應解決的問題，是在如何使無意識地感到的本質的美，導於確然的意識之上。

自修英
文叢書

歐美演說文選

顧仲彝譯註

雄辯術在西洋有深遠的歷史，上自希臘的雄辯家起，下至現代各國國會裏的大政治家，無不竭盡畢生的力量，數十年練習的功夫，纔產生出許多不朽的演說偉著。這在不尚雄辯的中國，又祇能望洋興嘆了。但在猛進驟變的中國，到處需要演說的人才和演說名著的模本。這就是本書譯註的原意。

讀演說文是於英文最有進益的：（一）因牠的用字是關於普通政論及社會問題的；（二）因牠的語句是流暢的有力量的，最適宜於我們學習者。所以研究英語的人，不論他對於演說有無興趣，都應該一讀此書。

顧仲彝先生是翻譯界的老前輩，他對於介紹西洋文學的功績，誰都不能否認。這部書更是他心血的譯作，費時一年多，改易數十次，纔成今書。

內容為歐美各大名家的選品，如蘇格拉底，路得，柏克，拿破崙，葛拉德士答，伯來脫巴特列克亨利，韋白斯特，華盛頓，林肯，亞丹，羅斯福，威遜遜，等等，都有代表的作品。

實價一元二角

北新書局發行

行 雲 章

廢 名

——莫須有先生傳之一——

白日當天，春風和煦，人生幾易寒暑矣，莫須有先生不知那里行雲一趟回來，今番他忘記帶他的拐棍，但擺了一個近視眼的架子，誰也不招呼誰，一大馬路，形與影競走，越走越疾，道聽塗說之人都說得上來，‘莫須有先生今天有啥事？走路走這麼快，簡直瞧不起俺一眼！仔細石頭碰了脚把個鼻子塌了那纔糟糕哩！’其實莫須有先生瞧人的本領最不可測。哪怕是在馬路之上，十步以外就觀其大略了，含羞半臉眉，自言自好笑，來者東家的那位大娘是也，正是，居嘗我笑她很有點兒風雅，頭上愛插花，夫‘大娘’者我得聲明，關乎一點考據，任山東濟南府大概是如此而說老媽子，然而別無書可考，一年之嚴冬，甫下車，天下有兩位好友，拉着硬要逛大

明湖，幾乎沒有凍死，披了一件大氅，虎豹之皮，猶犬羊之皮，有一名獵戶簡直認不得武松，生龍活虎，剛剛只露了吾人之一雙眼睛在鼻涕上生動，一瞥瞥見‘李白問那家好’，那是酒店，——怎麼，挑符萬戶已經過年？而吾們還在外面奔走？酒店隔壁那定是招牌，‘警廳批准保薦大娘’，無須說那就是說老媽子矣，即此便是大娘之緣起，必要時我一定要當作典故用她一下，哈哈，迎面這位大娘來也，我看她望着莫須有先生有點不好意思的樣子，腰包裏挾了一包什麼，一定是乘東家之不備而偷了米，或者簡直就是姑娘貼身的一件汗衫兒也未可知，噯呀，如今告假回家，躲躲閃閃怕給我看見了，我拿去告訴人，但只我何嘗告你去了？你也不打聽打聽！難怪林娘娘生氣，我且不管，我且大踏我的鶴步趕快走過去得了，正是，這一走該隔得好遠了罷，莫須有先生孤單單的走路，毫不求人，每每總要惹點是非，怎麼的，牠咕嚕咕嚕一些什麼？取笑我的鼻子？‘仔細石頭碰了腳把個鼻子塌了那纔糟糕哩！’這倒殊屬可恨，好在是莫須有先生，不大在乎這些缺點，記得是誰家丫頭，也曾經替我起了一個綽號叫做‘印度人’，意思就是說我的這個高鼻子，黑皮，感謝她還談到靈魂上的問題，說我走路影子好看。然而莫須有先生未聽見猶可，一聽見倒底很有點放不下，身體髮膚受之於父

母，爲之奈何！於是就不免生氣矣，生氣還要自己解釋，人有時是應該鬧一下，以直道而行，即是以直報怨之直，是怎麼樣就怎麼樣罷，不必小氣，所以吾夫子不見孺悲，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於是就汽車慢行，等我站住，我要罵人！於是就連忙掉背而追風曰——

‘喂，那位大娘，來，予與爾言，！你爲什麼譏刺我呢？你——你怎麼的？你怎麼又朝回頭走呢？’

‘莫須有先生，糟糕，我的 handkerchief 給風吹跑了，在那里，在那個樹枝子上掛住了，你去替我拾起來，勞你的駕。’

‘就是那個白色的東西嗎？草上之風必偃，——是你的嗎？剛纔我不是看見你把一塊手帕兒吊在口袋口邊嗎？’

‘是我家，是我家小姐給我的，她能的病快要好了，昨兒喀老太太也上山來了，說不久就要搬進城去，我家小姐說把我也帶回去。’

那麼你能就要上街去傭工。莫須有先生權且登高一覽。那麼她能是疾病而來，我則自修勝業矣。心裏想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爲天國是他們的！（按，此地有註曰：此馬路就從山上下來也，西迄八大處。）

‘糟糕。我的帽子也給風吹跑了，——快點！快點！’

‘不要緊，不要緊，我把他捉住！我把牠捉住！’

‘你看，這明明是丟了我自己的東西，我簡直無所措手足，簡直失了主意。我記起一個故事來了，昔者維摩詰室即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華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仁者自生分別想耳。像我這個樣子不知又將何居？勞你的駕，快點！快點！要援之以手了！’

‘老娘一脚把牠踩住！’

那一腳不把牠踩住，蓋已在五十與百步之間矣，而莫須有先生路旁生氣矣，登時把個嘴鼓起來，一句話也不曉得說，科頭看他世上人。又却是，風吹髮。

‘哼，這也不能怪你，仁者自生分別想耳，但那個搵筆之人可惡，他有個意思說你能耍小便，大嫂你不知道，按嫂溺援之以手，溺，說文水名，從水，弱聲，今人就用爲人小便之屢字。’

‘你這個人不好，我以後總不同你說話，——你把我的手巾還給我！’

登時一輛摩托駛來，莫須有先生乃大躑躅一下，唐僧唵佛，什麼妖怪，討厭討厭，抵死塵埃，及至一眼睜開，世上推有一個人，我還是以一個大無畏的精神往前走罷。

話說這條馬路，在山上走了一圈，然後直達八大處，論

踪跡之多要以莫須有先生爲第一，那真是朝雲暮雨，打傘騎驢應有盡有，把個天天上課點名寫筆記瞞女學生的傢伙們痛痛快快的教訓了一頓，下此就是東交民巷的摩托卡，下此則就要算齊瞎子，夫齊瞎子，又不過是一個算命的瞎子而已，山北的土著，却要往山南算命，有時莫須有先生看見他帶月摸索而歸，其時莫須有先生正坐在一塊望夫石山弔嫦娥，那他今天的買賣一定是最不錯的了，然而莫須有先生想招呼他而又不肯招呼，此來我本是自尋孤獨，又何必同一個盲人打岔呢？或者我就把他當作‘自然’也好，莫須有先生，你驕傲你的罷，你實在也同螢火一樣我一點也看不見。言罷莫須有先生哈哈大笑，始終還是讓我做了一個批評家，把他大罵一頓了。然而這是後話，暫且不表，莫須有先生望一望那個汽車的後影，趕緊又無精打彩，不要耽誤了時間，我已經有三個月完全是呆頭呆腦，說話時就把那一重山兩重山完全走過來了。再只要到了那一個轉灣處自然就會轉灣，他日知君從此過，你不信有一家茶鋪爲證，你如要拜訪莫須有先生，就向那一位掌櫃的打聽，‘喂，掌櫃的，勞駕，這兒有一位莫須有先生是嗎？’那他就高興極了，答應你是有的，門牌十四號，門口四棵槐樹就是。有時是女掌櫃的走出來，但不免要盤問你的底細，你能從城裏來的？在那個

衙門裏幹事？你能如說是大學出身，那她一點也不知道名貴，因為她能一位姪兒子也在警官大學裏唸書，如今還沒有當營長。因此莫須有先生常常忿極而生怨，簡直就當了房東太太的面前而大罵曰，‘你們這一些旗人！男的當兵，女的是老媽子！唉，我們簡直何從了解起！’於這個茶鋪之外，還有一個東西可作紀念，那就是咱們這個破落戶一家出一份子而新買得一根繩子所汲深之所焉。話說那柳蔭深處，露井桃邊，常常有幾位坐井而談天，把吊桶擱一邊且不管，莫須有先生背地裏很羨其桃李精神鸚鵡舌，不過是黃河以北的atmosphere罷了，因此又很動了鄉關之思，此刻正走到這個關口，想一躍而逃之，但已經給她們看見了，你看，一時卻作耳語，可不是議論我？說我的什麼呢？於是莫須有先生只好施牠一個雞鳴狗盜之計，登時駐了馬，探開錦囊來看，束手不知檢點，不覺而學一個西施之捧心而曠其里，衆位褒姒一路烽火齊聲大笑了，逗得莫須有先生面紅耳赤，不知爲什麼，猶佯不知，其中有一位則躡足而前，探到莫須有先生之耳後，看你看什麼書！莫須有先生乃以一個水平線而斜出其近視之光曰，‘你認得字嗎？我故意把我的詩捏倒了！我聊以遮眼耳。今天我出來一趟完全成就了這一本詩集。’連忙又修正曰，‘話休傳錯了，我並非怎樣一個了不起的近視眼，

你看，我作如是觀察你們，是取笑於一個 schoolmaster 之看羣強報耳。’這個娘們直匍匐而歸耳，然而非常之有所得，莫須有先生則目送之曰，你打仗最好是不要一個人來。而同時汲水台上極極作響，不由人一看，吁嗟乎，世界怎麼完全是個變幻，這我可不可唐突，此必是在那一個妝台之上忽而打扮出來挑水足自驕傲之誰位姑娘是也，我不能只看其後影，吁嗟乎，是何若是之一個古典派，世間上的工作只不啻淑女之裝點，春風也在其約束之中，這纔是一個真的自由，動靜之間，比瀨洋洋的一幅圖畫振作人生多了，其時莫須有先生蓋尙在道旁，此時此地豈容作悲思乎，於是宿鳥棲鴉一時都忒楞楞的飛了，鶴立樹影仰首於一巨機器而微言曰：

‘此非所謂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但姑娘你得站得踏實，唉，我這句話叫做饒舌，豈有春風而搖落樹葉子乎，此蓋是一個姿態，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莫須有先生你好？繞灣兒回來？今天天真好。’

‘姑娘你好？是的，我真愛你們這北方天氣，柳吐新絲也還是秋高聽鹿鳴似的，真是春松秋菊可同時，但我也總覺得看不見江南的雲，也總是悵望於一個雨餘芳草斜陽，所以我總懷想那兩句詩好，“淮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春歸，”要是我這儘時候回去，姑娘，一過長江，那真是青草跟着我

走，大概就好比古代女子步步生長蓮花一樣好玩。’

‘莫須有先生，這到你能家有好幾千里罷？你幾時叫一隻船把我們都帶去玩一玩，我們都沒有看見過船，讓我們也見識見識。’

莫須有先生一看，這又是剛纔臨陣而逃者開口插嘴，此刻她就在那裏捕風捉影，抱膝而坐。垂楊搔首，揮過去還是吹來，眉毛兒乃有點兒愁意，看你答不答應我！莫須有先生却待不理會，無奈心中有事，唉，人世意中事，眼前人，都只得讓光陰錯過去，還要學一個應酬世間！於是就誰也不能測其深淺，以一個盡人可敬之態度而遠應之曰：

‘大嫂，你們在曠野上坐驛車回娘家去也很有意思，十里五里不見人煙，如果下一點小雨那就更妙了，不必想坐船。’

‘你再也別說，那簡直的把人癩死了。’

‘那爲什麼呢？’

‘那還用得問！’

‘宇宙上的事我知道的很少，但有時也不難推知。’

這一來莫須有先生倒很想知道個仔細，其中必有原故，面一看，窈窕淑女，井上之人，却緣何用不勝其害羞，羞得個桃紅淺笑，樂了。

‘我們的竹姑娘明兒啫坐彩花轎進城三十里地也夠囊的!’

‘德性!’

竹姑娘緣何又含笑罵嫂子? 而這兩個字莫須有先生久已夫想譎譯其名義而未得, 只是很懂得牠的神韻。一共有兩遭,莫須有先生都是從少女之聲音得之。可愛的女郎呵, 上帝的音樂呵, 園柳變鳴禽呵, 凡百事都不是人之所能爲力呵, 我們那裏能夠學舌? 哦, 得了, 得了, 我們故鄉也有一句讓笑人的俗話, ‘臨時上輪, 臨時撒尿!’ 蓋即是從一個新姑娘那裏取材! 於是莫須有先生覺得天下事實有雅俗之分, 看我如何求仙罷。然而我的意思是說把工夫做到家。

這時來了一個搖鼓的,莫須有先生尚未看見, 而竹姑娘遙聲一指道:

‘搖鼓的, 站住!’

於是雀躍而賭身輕, 凌波而見步陣, 兩個道旁兒一齊攏着姐姐的手而圍着搖鼓的担子, 買什麼呢, 買糖罷, 莫須有先生心想, 遠在一旁, 好一個眉間相, 不覺而有求教於大嫂了, 低聲問:

‘買什麼呢?’

‘你去問她罷!’

‘唉，人生在世，忍辱是最要緊的。但其中還得懷一個尊重人之意。’

莫須有先生退步三舍自省掃興。

‘莫須有先生，聽說你能會寫字，幾時替我寫一把扇子罷。’

第三者忽而開口。

‘莫須有先生，你買一把蒼蠅拍子送給她。’

第四者又如是說。

‘那位大嫂，不可譏諷人，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還要自反而忠矣，然後則是橫逆，我現在常是這樣可憐人類，敬重人類，可憐自己，敬重自己，很愛聖人的態度，總是說寡過。’

‘莫須有先生，你簡直殺風景！簡直是一張婆婆嘴！咱們姐兒們，席地而坐，沒有事，說句玩話，怕什麼呢？’

‘莫須有先生，你可別言語，她能在家成天的癩婆婆的氣。’

‘我知道，我何致若是小氣呢？喂，我問你，我覺得你們北方方言很缺乏語辭，好比這“言語”二字，——你們讀若“原因”，有一天我向一位鄙夫叩問，纔知道就是“言語”之音轉，我看這兩個字就有許多歧義，好比你剛纔叫我別言語，’

是叫我不報她能的意思，是不是？是。有時候我在門外叫門，我的房東太太從裏頭厲聲嚷，“是誰？喂，是誰？怎麼不言語呢？”這却又是一個通報的意思。有時候她言語我一聲，“莫須有先生，我把菜都打點好了，你要用飯你就言語一聲。”我知道她這是催我用飯，等一會兒她能沒有工夫，但這樣很知禮的問，總之這且不說，這是言語的又一義。有時她又這樣說，“莫須有先生，你再出去你就言語一聲，別闖着個街門就走了，我沒看見個人總是出門！”這可不又是一義？大嫂，我一口講了這麼些個，可背着她能報應她能沒有？那可就是我的不是了，她能爲人在你們這旗門當中很算得一個豪傑，只是很有一個好戴高帽子的脾氣，而且也同我一樣的總是愛表現自己。”

“莫須有先生，你有什麼你說，別這樣小媳婦似的，怕什麼呢？”

‘你說！’

列位都不覺促膝而要聽了，想逗莫須有先生多說幾句，而其第五位則更是趕緊挪過一點身子，囁耳面語其比肩者曰：

“莫須有先生這人怪有意思。”

於是又正其面揚眉而警歛了一下——

“咳！”

諸位姊妹均聽而不聞，莫須有先生則獨自暗思量——

“這一位我不認得。”

於是這一位就臉紅了，束手而不知怎麼辦，自動的欠一個身——

‘莫須有先生你幾時來的？好？’

‘你看我們這一位傻姐，這叫做“後找補”，見了一半天面還請什麼安呢？你坐下聽莫須有先生說罷。’

其鄰者拉她坐下聽莫須有先生說，而她能可羞極而怒了——

‘幹嗎拉拉扯扯的！’

把一場春風笑得很有意思，而我們的竹姑娘也走來了，掌上是幾顆什麼好果子，指了一位叫二嫂子，‘二嫂子，山裏紅。你吃不吃？’言猶未已，唉，我看見姑娘臉紅了，不知是單單請了二嫂子沒請他嫂呢，還是不該有我這一個忠心的僕人以致大雅失禮？上帝阿，我求你的公評！女郎呵，你們的真操是怎樣一枝好看的紅朶，不久我一定要捧到菩提樹下，證我善果，列位且休見笑，偌大的事業豈可沒有因緣？結果或難為細為解說耳。

‘竹姑娘，你給我一顆。’

竹姑娘就給她一顆，就是那第一位喜遊戲而爲上首者。

‘竹姑娘，一個大子買幾顆？’

就是剛纔莫須有先生纔認得者纔又開口，講了一句話，人世萬事俱可能休了。竹姑娘說一個大子買三顆，而且說：

‘梅嫂，你吃不吃？’

‘給我一個，——呀，酸極了。’

莫須有先生一旁讚美這實很是一位賢者，一顆酸果嚼着善眼甚是天真，唉，人世色聲香味觸每每就是一個靈魂，表現到好看處就不可思議。

浙江金華方言錄

葉景新輯

轉頭出孝子，筷頭出逆子（言對子女不可溺愛也。）

三個老媽說媳婦，三個媳婦說大肚（意謂凡人出言，三句不離本行。）

水牛背上去根毛（言損失甚微也。）

過水忽前人（謂行事不可過于冒險，猶言循規蹈矩之意。）

世界文學名著

英漢
對照

青春

梁遇春譯註

實價銀六角

作者是一個二十年滄海

寄身的老舟子，又是個深有文學修養的藝術家，所以能夠寫出滿紙的波濤，萬千的氣象。

這篇小說是他第一次航行東方的紀實。懷個憧憬的幻夢，年少的心情，駛一隻破舊帆船，歷盡辛苦，終於坐一條十四呎長的小艇，到神祕的，芬芳的，謎一般的東方。這是多麼浪漫，真可說是青春精神的結晶。

上海
北新書局
發行

屠介涅夫散文詩

白棟清野譯

八角

少年維持之煩惱

羅牧譯註

一元

茵夢湖

張友松譯

六角

夫 婦

王 家 楨

‘你愛不愛你的妻？’

假使有人這樣的問孟君，孟君會不加思索的回一聲：
‘我愛。’

孟君沒有欺騙問這句話的人。除了對於他的妻，有些微不滿意之外，孟君愛他的妻完全是真。結婚已近十年，有了六個孩子的孟君，確能保持着初婚時候的熱情。他愛他的妻如同生命，十年來從沒有變過這態度。有時孟君想：假使妻立刻死了，自己將會不知怎樣的悲哀，一定比了時下那些小說家所描寫的死去了妻子或愛人的人，悲哀得更利害。假使妻真的比他先死，也許自己會自殺了也說不定。

孟君雖不是文學家，但對於愛情這一樁事却很講究。在他心目中的所謂愛，簡直不是語言文字所可表達出來的，總之，是比我們所想像的頂熱情還要熱情。孟君無以名之，名之曰超越一切。所謂些微不滿意者，就是孟君覺得他的妻，

沒有像他所想像的那般愛他。妻愛他，他承認，但妻沒有像他愛她般的愛他，似乎是一種義務性的，像一個普通的妻子應當那樣愛她的丈夫一般。換言之，假使她的丈夫不是孟君，而是另一個男人，那末她的愛另一個男人，和現在的愛孟君一樣。孟君用了這天大的熱情，所得報償就不過如是’這有如化了高價，而買得了賤貨，孟君之所以不滿意者，就在於此。

然而妻的愛，是不是不能超越一切？孟君却可拿許多事實來證明。譬如：她往往爲了服侍六個孩子，有時會把應給孟君做的事忘了。又如：她從沒有對孟君有過那種自動地愛的表示，像接吻，擁抱；她雖沒拂忤過他的要求，但是敷衍的，並且有時還會厭倦地繃一下眉。這一切，孟君都足以拿來證實她的愛他是平常，沒有把整個兒的自己，放在心坎。因爲不滿意，孟君曾對她恚怒過，不，簡直是憎恨，但幸而這憎恨往往剎那間就會消滅，孟君立刻會悟到假使自己真是超越一切的愛她，對她就不應當有這心腸。！

孟君是個銀行小職員，雖不是哲學家，但遇事要尋根究底的想是天性。孟君連中學的課程都沒有修畢，叔本華，哈脫曼，一流人的大著，雖連書皮子是什麼顏色都不知道，但一樁細小的事，會使他悲觀和憂鬱也是天性。所以這些微

不滿意的事，曾費了孟君許多時間的想，曾費了孟君許多時間的苦悶。不論在家裏，在銀行的櫃檯上，在電車裏，他都用盡心思把這問題來澈底的想。他按着夫婦之愛的原理，把自己方面，妻的方面，什麼都想一個遍。

孟君在電車上。電車從外灘往虹口公園走去。銀行裏散了工，他回家去。孟君的家在虹口公園過去一里多路中國地界上，地點是冷落而荒僻，他之所以卜居於此者，並非想做一個高士，僻去塵囂，多與自然接觸，乃是爲了經濟，孟君在銀行裏拿四十塊錢一月的薪水，租界上的房子實在住不起。

他倚在電車角落裏，在想。想的當然是夫婦間的愛的問題。這本來是不成爲問題的問題，孟君這樣的每每去想，在旁人看來，孟君有些獸，但世界上儘有獸子，孟君就是一個。他仍舊要想，這樣的想：

‘誠然，妻不超越一切的愛自己，但自己的愛她，又到了什麼程度？男女的愛，應當是爲了對方的，那末我應當完全爲了妻才愛妻。我是這樣做了的嗎？假使我不是爲了自己而愛她，隨她怎樣，我都不該覺得不滿意，更不必說悲怒和憎恨了。然而畢竟我會覺得不滿意而發過怒的。我也沒有超越一切的愛我的妻啊！我的熱情，不過是自私的熱情，卑鄙的

熱情！

突然地孟君悟到這一層，使他毛骨悚然，一向非常信任的自己，現在覺得有些懷疑了。並且從前過分責難對方，而疎於責己，實在對於妻是萬分的抱愧。

‘你究竟愛不愛你的妻？’似乎真有人這樣的在問孟君。

孟君無從措答。假使是旁的事，或對於旁人，他可以不置可否的一笑，但自己的心不能對自己這樣，尤其是這件事。他祇有苦悶，非常的苦悶。

車子過了郵政局，在北四川路上奔馳。沿途有不少的人，上或下，在孟君面前經過。孟君有時停止着想，恨不能拉住一個他或她，細細地問一問，他怎樣的對待妻，或她怎樣的服侍她的丈夫？

孟君又體貼到妻的方面，她之所不能十分親熱者，孟君末後想出來一個理由。家裏沒有雇僕人，一天到晚，要料理許多許多的雜務，還要照顧孩子，也夠累了，也夠忙了！還有什麼閒情逸致來表示愛？自己不怪自己沒出息，不能多弄錢，却會有那樣過分的苛求？於是孟君覺得自己有莫大的罪過，對不起妻到了頂點！要自贖這罪過，孟君以為祇有更愛自己的妻，更體諒自己的妻。他打算一到家，就抱着她接一個吻，於是覺得妻更可愛。

他恨車走得太慢，不住把眼向街上望，終於過了蓬路……，海寧路……，老靶子路……到了終點。

孟君下車，沿着馬路走。這一條路，他熟得閉了眼都可走到家。孟君低着頭匆忙地搬着脚步。七月尾的陽光，雖在薄暮，尚帶着很利害的炎威。孟君把草帽的前沿，拿了下來。

踏進家門，就有一陣孩子們的爭吵聲，打到孟君的耳鼓上，孟君繃了一縷眉。這本是家裏最熱鬧的時候，母親在給六個孩子輪流的洗澡，從頂大的起，依着年齡排着先後，但孩子們故意不守這秩序，不是兩個孩子爭着同時跳進一個浴盆，就是該輪到的還在天井裏拍着蝴蝶玩，這使母親爲難了。她一手提着毛巾，一手握着肥皂，不住地在浴室與天井之間走着張羅着。

孟君一眼看見妻，忙碌得那樣子。半件薄紗衫子，已飽吸着汗液。頭髮粘住在流汗的鬢角上，臉色是紅紅的。她正到前面來，看了孟君一眼，但她急於把第五個孩子拉進浴室去，無暇對丈夫說一句話。

妻委實太可憐，這種生活簡直不是人過的。自己使所愛的人這樣，真是說不出的抱愧。孟君這樣想，人是走進了房間。

‘好了！’他的妻，隔了一回，也走進房間來，叉着手，手是

是在水裏浸得紅紅的。身上帶着一陣膩子味兒。

‘你又太累了吧?’孟君非常誠意地問。

‘不!’她搖着頭一笑。

這一笑，孟君覺得很可愛。一半由於這表示她對於自己的忠心，一半却頗有天真的味兒。他站近她，把手挽了她的頸，想接一個吻。

‘不要吧——你看我滿臉的汗。你快去洗澡吧。我要張羅晚飯去了!’

這樣，在平時，孟君又要不高興了，但今天却給過分的抱愧心壓住了。他非常了解她般的放下了手。

睡在床上。天熱得再利害些，孟君從沒有和他的妻分過床。二人側着身子，臉對着臉睡。

‘我真太對不起你!’孟君說。

‘好沒來由，爲何提起這話?你一點也不!’

‘真的?’

‘我什麼時候哄過你來?’

‘我真感激你對我的原宥，你太可愛——但有時我曾那樣的對你表示過不敬，想起來真是抱愧，你絲毫沒有放在心上嗎?’

‘沒有，你從沒有對我有過什麼。你非常愛我——爲什麼要說這些話呢？別提了，你告訴些我旁的事吧。’

孟君的妻，完全能原諒他。他感激到萬分。一個人對着另一個人負着疚，假使另一個人完全沒有介意時，那末簡直等於絲毫沒有抱愧的地方。孟君也這樣的釋然了。

‘那末，我們談些什麼呢？’他說。

‘隨便……’她的眼簾，已漸漸地閉上了。

‘慢些睡，我很想說一回話呢！’

‘噢……’她的眼皮上，像裝着彈簧，剛開一絲縫兒，又闔上了。‘我太累了……’

這樣，孟君覺得非常掃興。于是他默着，這表示雖然表面上似乎他體諒妻而不去驚擾她，但實際上，孟君確乎是在賭氣。

勉強可以說是本能，孟君不能不是爲了自己而愛他的妻。他頓時感到一陣煩燥，覺得不適意，妻太給自己難堪。當然，先前那過分克己的念頭已完全消失了。他不瞬地注視着她。她已經熟睡了。鼻子裏有節奏地呼吸着，胸部微微地起伏着。

孟君睡着一動也不動，這樣想：‘誠然，她是乏了；但假使她真的愛我到萬分時，什麼都可以犧牲。難道爲了自己

的愛人，不能克制着睡魔嗎？不能犧牲一些嗎？

此刻，意氣甚盛的孟君，腦筋裏決顧不到這樣反躬自問一下：‘那末，你爲什麼不能犧牲一些，讓你的妻靜靜地睡一忽呢？’

‘你真的這樣的非睡不可嗎？’孟君的聲音比較放高了一些。

她斗然地驚醒了。

‘哦……你還沒有睡着嗎？……’

孟君本預備憤憤地答一聲：‘沒有。’但他的妻又睡着了。並且把身子望裏一翻，把背對着他。

‘不要睡！’他的聲音非常嚴厲。顯然妻對他太冷淡了，孟君簡直以爲給這樣一個薄情的女子以熱情，是濫費的。

她又醒了。急忙把身子翻動了過來，用力睜開眼睛，又驀地坐了起來，把膀子向空中亂伸，在抵抗着睡魔。從經驗上，她非常熟悉丈夫的脾氣。

‘好，我不睡了！’她微笑地又躺了下來，‘你有些寂寞了吧？我不該時常這樣的使你不高興，太對不起了呢！’

看了妻這樣子，孟君的感情又變了，憐惜代替了憤怒，頓時悟到自己又做差了。

‘我真有些不可思議！’孟君心頭感到一陣悽楚。

‘你很好!’她抱住了他。

‘你太愛我了……’他說。

‘是的,你也太愛我了……’她說。

一九三〇年秋夜作。

浙江富陽方言錄

葉 鏡 銘

文勿文,武勿武 (觀人無所長)

忘記時辰八字 (觀人不知命或不安分)

一技動,百技搖 (喻一件事錯,別的什麼也就受了影響)

親兄弟,明算賬 (雖親兄弟,銀錢往來要分明)

若要富,走險路 (還是說要富有,必須冒險)

只認衣衫勿認人 (勢利)

敗子同頭金不換 (難得也)

打蛇打來七寸裏 (喻人說話得當,來一在)

骨頭沒有三兩重 (兩人輕佻,不穩重)

眼睛生來額角頭 (意即:「眼高於頂。」來一在)

雞蛋裏算出四兩骨來 (觀人百善善打算也)

北新書局發行

林蘭註
最新出版

沙場間的三個夢

實價三角半

她的小說都是比喻體，彷彿天路歷程一流，文體很是簡樸，但其思想却是最新不過的。她熱心政治，但所作文學，不論政治論文或文藝文，抒情之中常含義理，說理的時候，又常見感情迸發而為詩。Amy Wellington說「在她情緒地感動了的時候，她便畫出思想來，同她的「藝術字的秘密」裏的藝術字一樣，她從人生跳動的心裏，取到她腦中圖畫的灼熱的光彩。」可見她藝術的一斑了。

三個播種者

孟代是法用高蹈派的詩人，他有青春與美與奇才。他歌誦親吻與乳，他鼓吹熱烈的尋求人之快樂。正如王爾德的「把靈魂的真珠投進酒盃中，在笛音裏踏着蓮馨花的花徑」一樣；兩者的文章都很美妙，但孟代的教訓更是老實，不是為兒童而是「為青年男女」的，這是他的所以特別有趣味的地方，本書所選的四篇，是以代表他的作風的一斑。



詩選

I 天 使

俄 國 萊芒托夫作

石 民 譯

太空中有一天使，悠悠地翱翔，
他對着茫茫的夜色放聲歌唱。
明月，浮雲和星斗，都一齊傾聽
那激揚的，神聖的，清淨的歌聲。

他謳歌那些無垢的，有福的精靈，
他們在樂園中得到永遠的安頓，
他謳歌上帝的花園，又謳歌真神，
他的歌兒清越的有如天樂之金聲。

他攜着一個靈魂往那黑暗的生之門，
送他投生於辛苦的，憂患的凡塵。
他飛着，唱着，這熱忱的靈魂聽到
那歌中無始無終，無言說的妙道。

可憐這富於遐想的靈魂，在塵寰，
無聊的歲月使他精神困倦復頹唐。
一切沈悶的，塵俗的音樂如風過耳，
他依然懷想着那橫絕太空的歌兒。

II 沙 灘

孫 佳 訊

殘夢兒消褪，瞥見鏡中的霜華，
窗外的陽光照耀於海涯，
低語的波濤激響了銀沙。

銀沙上鮮明的足印成行，
海風撫摩著少男少女兒雙雙，
低頭拾取取銀亮的螺蚌。

我當年也攜過小小的籐籃，
伴著阿圓，爬下了狼山，
來到，來到這可愛的沙灘，

我會拾到一個磁白的海螺，
放在她耳旁，唱着奇妙的仙曲，
玲瓏的小口，輕透出歡笑呵呵。

四月的海水，不住的滔滔，
滿山的鶯聲也正在喧鬧，
她已是一顆圓潤的櫻桃。

海邊長大，長大便悽愁，
我那有心腸再歡笑？
一朵紅花飄出了山腰！

年來的孤苦朝朝，
每日黃昏，癡對著波濤，
波濤中似有歌聲繚繞。

幾度風霜，我已是白髮斑斕，
她的青春，她的少女的姿顏，
在這棕色的心頭，永遠不凋殘。

任天地流轉，星辰兒偷換，
童年的好夢仍是在往還，
阿圓呀，我和你拾貝在沙灘。

我還能和她拾貝在沙灘，
感謝罷這是殘年的慰安，
枯鬱的眼中，將湧出熱淚汎瀾！

III 一點灰塵

王 一 心

(1)

一點灰塵，一點灰塵，
一點灰塵落上了桃花的紙箋，
一片白雲，一片白雲，
一片白雲飛上了紫色的山巔。

(2)

一縷青煙，一縷青煙，
一縷青煙裝在玻璃瓶裏徘徊，
一個老人，一個老人，
一個老人緊緊抱着骷髏接吻。

IY 異 地

葛 賢 甯

異地一切都還平常，

月夜的雲臺山前，
野草想還無邊淒綠，
遠在異地的牠的旅客，
夢魂還悄悄地追躡著牠們。

唉，一切老舊的伴侶，
迢遞的雲台，淒綠的野草們啊！
你們應能測量他來往的心潮，
是如何的溫熱而沈醉呢。

即使清風消蝕了他的頰肉，
青青的頭髮也在時光裏枯萎；
那打著剪剪蓬兒的夢舟，

將仍會夜夜來重尋他的踪跡，
在這淒涼的海濱。

秋深了九月盡了，
異地一切都還平常。

V 不要打動我的心兒哪

拂 霞

不要打動我的心兒哪，我的姑娘！
你淡淡的衣裳那兒來醉人底芬芳？

不要打動我的必兒哪，我的好人！
你那深深的笑渦，那鮮紅的嘴唇！

不要打動我的心兒哪，我的魔鬼！

小小的眼睛爲什麼要貯着一汪汪底水？

不要打動我的心兒哪，我的天！
你說話幹嗎要像刺一樣地那麼尖？

不要打動我的心兒哪，我的…我的…！
你矜持着啊，我已是這般醉醺醺地。

一九二九，六於西山

浙江金華方言錄

景新輯

牛頭依馬頭（猶言不倫不類也。）

吃蛇不吐骨（指贊美者言，即食婪之遺。）

白鐵刀（猶言有名無實。）

坐食山空（勸人勿要靠遺產吃飯。）

窮人多禮數（謂窮人善于討好奉承也。）

：的設開生學留國中為

科語本日

校學語國外第一第

町助金區鄉本 京東

班次——

初等班

中等班

高等班

研究班

隨時可以入學

(詳細簡章
函索即寄)

本校鑒於從來為留學生而設的日語學校之種種缺點，特創設此科，其特點如下：

◎教授對華語富有研究，對留學生教育有悠久的經驗。

◎教材均採自日本古代和現代文學作品，趣味豐富，按照學習心理，順次漸進。

◎教授對中國有很深的了解，態度公正，講授熱心。



I

談 譯 詩

“他人酌酒盃”序言

石 民

譯詩最難，尤其是以我們的這種方塊字來譯所謂‘蠻行文’的詩。在好些場合中，這簡直是不可能的。英國詩人羅賽諦說得好：一首詩的翻譯應當仍舊是一首詩。然而，在我們，並不能說要譯出來成爲一首‘中國的’詩也。以那麼古奧艱澀的四言詩體去譯那熱情奔放的拜倫，如蘇曼殊的那種辦法，固然不對，而如當今的一些譯者，以輕飄飄的彈詞體去譯那渾樸滄勁的莎士比亞或溫柔敦厚的了尼生，更是胡塗透頂！在詩的翻譯上，字面上的切合——即所謂 *liter ality*——還是第二個問題。蓋譯者對於原作不僅是應當求字面上的了解，尤應潛心涵泳於它的情調和節奏，直至受其靈

感，然後，彷彿按着曲譜似的，用自己的言語把它歌唱出來。這才是理想的翻譯。這種翻譯殆不亞於創作，因為同樣是要能夠捉住那難以捉摸的或物而再現之於白紙黑字。而文字本不過是一種手段而已。

如上所云，也許不免陳義過高罷。然而自己平日却總抱着這種理想。我們不能打開一本詩集說要譯它若干首便有若干首譯了出來，正如我們不能坐下來提起筆說要作幾首詩便有幾首詩現在紙上。曾經有一位‘文豪’說當他譯雪萊的時候他自己便成了雪萊。其實，成了雪萊——在讀的時候也可以，或應當，有這種情形。而在譯的時候，則尚有待乎文字這種手段的運用之妙。這運用，如果說得神秘一點，頗類似於扶乩，雖則在表面上一則是意識的而一則是非意識的。據自己的經驗，一首詩在某時候，即使給了你怎樣親切的感印，還是覺得不能譯的，而在另一時候却往往很愜意的譯了出來。

所以，雖則平日對於所喜愛的詩頗有多譯的野心，而所得的却是這麼少許。這少許就都是理想的譯翻麼？這當然是不敢說的。不過，所可自信的是：各人的詩譯了出來；多少還保存着各人所特有的面目，足以予讀者以相當的認識。

昔者法國詩人繆塞有言：‘我的詩並不偉大，但我是用

我自己的酒盃飲酒。’年來瀾跡海上，自己的酒盃幾乎是廢棄了。然終不能忘情於‘酒’。譯詩，蓋是聊借‘他人的酒盃’云爾。因以此五字題此小小的譯詩集。

II

牧舍漫筆

何家槐

(一) 夏夕

太陽西落了。

天氣還是鬱熱的，沒有風，也不見雲翳。外面有人在收穀，滿筐滿籃的穀粒，抬進來放在窗前，在夕陽中燦爛地發光。

當晚霞漸成藍色的時候，我把牛驅進厩舍。這時主人的女兒，那美貌的金雪娥姑娘，正坐在圍牆下的蔭處，她的膝上放着書，夢幻似的俯首在字裏行間。

我走過她的身旁，蹄聲使她微微地吃了一驚。她矜持地看了我一眼，但沒有向我說話。那傲氣的一瞥，燦爛中略呈灰黯，歡樂中微露悵惘，有如將近窮途的夕照。

一看那支在臂上，微向前僵的背影，我禁不住心跳。

我拴好了牛，忙轉身出來，她還是坐在那裏不動，

由於本能的衝動，我迅速地跑過她的身，將她的書刷落在地上。然後，我又好像犯罪了似的替她拾了起來。

她驚訝地看我，——看得那樣的仔細，好像看她久違了的情人。她的腰伸直了，胸脯突起，並蹙着眉額。她的膝頭微微顫動，那冊書第二次掉落地上。

她絕無笑意。那幽黯的，冷漠的面容，使我怕又使我激動

是完全的夜了。頭上的蒼空，似乎愈升愈高，外面收穀的工作還未結束，吃吃的笑聲，在昏沉的黑夜中，時起時落。遠山的陰影，似乎給風吹浮在半空，繁星在牠們頂上閃耀。

她還是不響，沈默把她魔住了。她也心跳得厲害，一雙眼睛閃出不安的光芒，而且無望了似的投向空中。

我第二次拾起書來，輕輕地放在她的膝上。我想乘勢壓一壓她的膝部，看她能不能載住我的體重，但我——還要再忍耐一刻。

她驚覺了。猛然地，她覺得自己是在黑暗中，前後左右不見一個保護人，而面前站着我，——垂涎她已久的牧童。

她迷亂了，驚慌了，左顧右盼地，在黑夜中想找一條路

走開。

“你上那裏去？”

“干你甚麼事？”她的反詰聲微帶顫動，像困獸在被圍時發出的一樣。

我真想不顧一切的撲抱她。

“你不得無禮，無論如何——”她看見我的痴狀，威嚇似的說。

但那恫嚇的聲調上帶點羞縮，拒絕的姿態中隱有盼望。

她始終想溜，不斷口的說着“你不得無禮！”

但我終於撒野了，——是的，我終於撒野了。在這溫暖的，香醇的夜空下；在這柔和的，迷人的眼波前，人與獸還有什麼區別呢？

是的，我終於，終於。……

黑黯愈過愈濃，我看不見一切，除了她那多情的眼睛。外面的收穀完工了，但我們却欣幸收完穀以後，還有一段揚穀的時間。

果然，風車聲遠遠地起了。

(二) 竹布衫

是陰雨天氣。村舍外的羣山，迷濛在白雲深處。憂傷的，陰鬱的天宇下，是廣漠的沈寂。有時那古怪的，獨輪車的聲

管，在崎嶇的村道上，遲鈍而且噪耳的響過。陰森森的窗外，是寒冷的荒野，上面籠罩着一片澈骨的寒霧。在黑色泥濘中，蹣跚着赴市集的貨客。有幾個連人帶貨的滑倒了，於是透過風和雨，我們可以聽到那疲憊的，奈何不得的嘆息。

主母在隔壁紡紗，機杼聲清明可聞。她分明是在紡紗，但在我聽來，却像她在故意的，不斷的紡長時間。姑娘走後已經很久了，但那件竹布衫，却老是濕淋淋掛在簷下。天是這樣的陰晦，這樣的潮濕。這件姑娘待穿的衣服，要什麼時候纔能乾燥呢？“一乾燥，我的小廝！就請你送到我的舅母家裏來。”她臨走時，這些話竟一連重覆了幾遍，可見她需要的急切了。她穿了這件發亮的，天青色的短衫，可以顯得更瀟灑，更飄逸，這是無可疑的事。不要說那時髦的圓領，月白的素紐，就祇那走路時噉霍噉霍的聲音，已夠迷人了。

我無聊地打着草鞋。因為被這種焦急的懸盼所擾亂，我竟半天打不成一隻。稻草僵臥在身邊，像一堆亂麻，老是理不出一個頭緒。我猛力地想錐平結紐，却老是錐在自己指上，墳起了一個個紅疤。我的眼睛不住地凝視着披簷，我的耳膜上不住地響着那種噉霍噉霍的聲音，那裹着一薄層天青色的肢體，彷彿就在我的眼前撩亂。

我再也按捺不住了，匆忙地站了起來，走進紡紗室去。

“主母!”

“什麼事?”

“小姐的竹布衫,不是吩咐我一乾就給她送去嗎?”

“是的,但衣服還沒有乾哪。”

“因為不會乾,所以我請你……”

“請我什麼事?”

“請你在鍋子上焙焙乾,以便我馬上送去。否則,怕小姐會怪!”

“怪?”這老婦笑着說。“天氣這樣壞,小姐自己也眼見的,那能怪別人?”

“但我相信她在盼望的,她在盼望的。……所以我想還是焙一焙比較便當……”

“不必,蠢孩子,小姐又不是赤身的。那件穿走的灰色短衫,也並不壞呀!”

“那灰色短衫,也並不壞呀!”她老是重覆這兩句話,好像她的話一說出就是天經地義。

這自私的母夜叉,對自己親骨肉的事情,竟這樣的不願操心,她難道會不知道女兒的愛好心?她自己年輕時,不也是喜歡打扮的?她現在,你看!竟變成這樣固執,這樣懶於收拾了。

我不願再嚙嚙下去，其實多說也是徒然的。多費這種無益的懇求，我寧願多費點精力自己下手，我雖從不曾做過，但我想一定弄得好。於是我一逕走到廚下去，生起火把鍋子擦得非常乾淨。然後靜悄悄的走上樓，把竹布衫取下。在鍋子上反覆了幾十次，居然蒸氣上騰了，褪白了，用不到兩刻鐘功夫，已經全乾。

腋下夾着那件輕鬆鬆的衣服，我的全身也似乎飄飄然了。我溜出後門，到附近的一個裁縫舖裏，費了不知多少話，多少哀懇，那狡懶的麻子裁縫，纔允許我熨平衣服。摸摸那絨一樣柔軟，緞一樣光亮的布面，我竟快樂地掉下淚來。

我也不通知主母，直向古鶴鎮出發。因為給她說明了，那吝嗇刻薄的老太婆定要阻止說，“不必，蠢孩子，小姐又不是赤身的。那灰色短衫，也並不壞呀！”或者還要加上說，“你還是安靜點打草鞋的好。”

雨下得放肆了。在雨中沿着浦陽江走，真別有風趣。兩岸的枯楊，在霧中如一帶褐紗，雨滴在船篷上，浙瀝有聲。岸上差不多不見行人，除了幾個趁渡的鄉下姑娘。水面很靜寂，祇有一隻載貨船悄悄的駛往下游，偶爾透出一兩響槳聲。

古鶴鎮朦朧地臥在遠處。

路雖祇三里，但因為沿江一帶都很泥濘，我竟走了半點多鐘。雨滴很猖獗，幾乎淋破我的傘。風也異常大，一層霧壁橫障在我的眼前。我彷彿看見姑娘穿了竹布衫，在霧障中行走。她走得很大方，很自然，而且不斷地弄出那種動人的，噉噉霍霍的聲音。

鎮上的市集並不大，店舖大都很零落，很蕭條。在各店舖中，聽不到一點買賣聲。街衢上的貨攤，也都趕戲場去了，祇剩有幾個豬肉攤，菜攤，還七零八落地散在各處。

通過了市街，我走進一個新漆的台門。

裏面是一片喧鬧的聲音。大家都是興高采烈的，就連那位日親床褥的老壽星——我姑娘的外祖父，也趕熱鬧的穿得乾乾淨淨，坐在走廊口招呼來客。婦女們香噴噴的走進走出，多半穿着天青色的竹布衫，弄得繚繚響的，似乎都很得意。孩子們為了爭爆竹哭得一片響——但那哭聲是生動活潑的，並不令人難堪。天井裏是成桌的客，從廚房裏透出來的香味，使剛到的來客垂涎三尺。……

一進門，我就胡亂拉住一個男人問，好像不論什麼人都知道我的姑娘。

“我的小姐呢？”

“你的小姐？”他驚愕地問我。

“是的，她在那裏？”

“你真個糊塗，連你的小姐是誰都不會說明，就劈頭劈腦的問我她在那裏。”

“金雪娥姑娘呀！”

“怕在戲場裏罷。”

連感謝的話都給我忽略過了，一聽了告訴，我就急忙忙的往戲場方向走。因為走得太快，一路上不知得罪了多少人：沿路叫賣的小販，大聲呼嘯的閒手，醉漢，以及一些顛蹶在泥濘中的婦人。

戲場是在古廟裏的。參天的古松圍繞着古廟，在這鉛灰色的雨空下，愈見陰森。簫鼓聲，正在廟裏瘋狂地響動。喝采聲，叫賣聲，嘈雜地混成一片。風雨交織中，攢動着氈帽，禿頭，油綠的傘蓋。

我的眼光掃遍了女座，在第二排高樑上發現了我的姑娘。

“想不到竟乾得這樣快！”她一看見我就說。幾乎一整天不見了的笑容，又在她的唇上浮現了。

“這樣快？你以為是她自己乾了的嗎？”

“是你想法弄乾的？可不是？用的什麼方法呢？”

“在鍋子上焙乾的。”

“是媽媽？”

“媽媽？她哪願替你動手，她簡直是——”我幾乎漏出‘母夜叉’來了。

“那末是你親手焙乾的？”

“當然。不是我還有那個！”

她的笑容逐漸展開了。一種讚美的，感激的情緒，很明顯地露出。她交錯地握着手了；一時撫摩着胸膛，一時撫摩着放在膝上的竹布衫。那天青的顏色，那月白的素紐，以及那時髦的圓領，都使她看了高興。我彷彿看見她雙頰緋紅，眼睛裏閃耀出亮晶晶的；酥軟軟的光芒，那動人的光芒，我祇在那個可紀念的夏夕見過一次。

忽然她拍着竹布衫，羞縮地說道：

“你真好，我的牧童！”

“爲什麼？”

“因爲你是這樣體貼，這樣聰明，又是這樣熱誠！我正等着這件衣服穿，是的，我正着急得要命。你看！她們都是穿得亮亮的，祇有我是這樣灰色……但是天……老是下着雨，老是這樣陰濕……誰料你竟把牠焙乾了，而且把牠熨得這樣平，這樣光滑……就如你那嫩白的臉頰！……”

她清脆地笑了，笑得那樣美，那樣動人。那溫毒的感謝

那婉轉的撫慰，都是我所再也不能忘掉的。

我冷不防地握住她的右手，她也勇敢地任我偎依，——不顧鄰座婦人們的耳語。驕傲的；幸福的表情流露在她的臉上，也同時流露在我的臉上。她好像得意有這樣忠誠的一個牧童，我却自負有一個這樣美貌的，年輕的女主。……

我們在朦朧的意識中，不知覺竟偎依了多少時間。我們祇隱約地，恍惚地覺得夜已完全降臨。但是雨，却還在廊外纏綿地落個不停。

一九三一，四，一，於吳淞。

III

飄 葉 子

羅 念 生

我的家鄉自來是重文輕武的，這是幾千年的歷史風尚。在遠古時我們的祖先本是一隻頑冥的蠻戎；直到文翁化蜀，才在石室啓發了文風，跟着就有司馬相如和揚雄出來，有如彗星乍現，吐着萬丈的光芒；等到天生李白，金星謫下了紅塵；（有人誤引杜詩說太白是山東人；就退一千步說，唐朝的山東，決不是元朝以後的山東。）三蘇父子（應作四蘇，不是？

如今是女權鼎盛的時代了!)也化作了亘古不滅的文星;當代的天才還‘有中國的拜倫。’這幾根柱石支撐着文昌宮的正殿。

自來都說,‘窮而後工,’(我以為工必窮,窮不必工,像愚下窮得連白水都喝不起,還沒有工泥,)所以文人總是鬧窮。劉禹錫拿子雲亭來比他的陋室,想來揚雄的居處,是很鄙陋的;相如奔到芙蓉城,餓飯,才叫文君去當釵;太白更是一生潦倒,雖然他曾經享受過宮廷生活;至於三蘇呢,我們知道得不很清楚;還有當代的拜倫也在餓着肚子吶喊口號,希圖討飯吃。

在科舉時代,文人是怕窮的,大比年間他們去赴科考,一路上都有人家款待。就是反正後,我也曾沾過這種光。有一回我從學校回家,在半路上天黑了投不到客棧,我跑到一處農莊去借宿,那主人真是厚道,殺雞宰羊來敬奉我,還給我鋪了一架新床,滿鋪着輕鬆的稻草。他巴不得我早日中了狀元,好修一座奎閣來保鎮文風,好像資中的駱成驥狀元一樣,他還告訴我:甲子年深更半夜來了一個叫化子,背兜上插着一支爛筆,說要上省去趕考,因為天黑了,討宿。他一進門,聽說我們這家人姓尤,立刻吟了幾句詩,說什麼‘東西兩漢皆文章,’小的那時是‘黑眼睛,’一點也不懂;後來懂

囉，可是我們並不姓劉。那晚上寒家也是殺雞宰羊來敬奉他，也是睡的這樣的床，後來他當真中了秀才，點了翰林，有人到寒家來送報條，多麼體面呀！目下那張報條還在那牆上呢！”

有一年父親說新書讀了不中用，跑到西母山麓半邊寺去設館，一來是為教我，二來是為家貧。那知有一位東家不給束修，鬧到‘吃茶’請保正來評論公道。我當時憤恨極了，真想勸父親不必開‘子曰鋪’了，不如收拾書箱，回家專教我一人。記得那年塾中連‘伙手’都請不起，都由我門生自己幹。我們的伙食自己燒，我們的字紙自己檢，我們的衣服自己在古井邊洗滌。我那時很知克苦，晚上人家都睡了，我在學‘錐刺股’，高聲的誦‘三更燈火五更雞’。

有一天來了一位打爛賬的過客，好像是從監牢裏才拖出來的，他穿着一件油黑的長衫，踏着一雙穿了眼的布鞋；他的頭髮是毛蓬蓬的，眉毛到還清秀。他的財產恐怕就是那根旱菸桿。他慢吞吞的踱了進來，先向老師長揖，然後遞上一張大紅帖子，上面題着他的姓名，這就叫‘飄葉子’又叫‘打秋風’。他坐下來討了筆墨，馬上題了一首詩呈與老師，他的字寫得很健勁，這是讀書人的衣冠，那首詩我記不清楚了。開首兩句是：

‘異鄉羈旅仗途窮，

問道羅君是箇中，’

跟着就慨嘆時事，那時，盛大老爺在縣中頗有德政，他因道：

‘仰看爲吏亦宏通。’

還有一句是：

‘操琴鼓瑟酬鍾子，’

表明他得遇了知音。看來業已很分明了；他還說他路過這山中，已經絕糧三日，（可還沒有孔聖人在陳國餓得厲害）昨天經過底下么店子，在店裏叫了半個‘貓頭頭’飯和一盞高湯；吃完了向店主求情，二天子再來奉付；那知掌櫃聽他的口音不對，不但不肯，反罰跪在店門口，頂了半天的板櫪。後來他打聽這深山裏有沒有私塾，有人告訴他半邊寺有一位羅老師，他才跑來求張羅。父親怕他的詩靠不住，特要試試他的文才，順便拿了幾本卷子給他改。他謙遜了一下，恐怕遭人家的白眼，也就接受了。他看了看題目，直是皺眉，有一本是：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義；’

有一本是：

‘在陳經糧說；’

還有一本是我作的，題目叫

‘君子憂道不憂貧義。’

這樣的題目，叫一位飄葉子的看了多麼難過呵！他先改我那一本，把我的破題：

‘無財非貧，無道爲貧，是以君子憂道不憂貧也。’

用朱筆輕輕的上下一句，另改作：

‘道亦憂，貧亦憂，憂道不憂貧者，君子也。’

隨就翻開末頁，從尾巴後改起回去，似乎比父親還改得快些。

父親留他吃飯，他也不推辭了。那知我們那天也絕了糧，我忙對父親使了一個眼色，父親會意，踟躕了一會，打發我去向保正借了兩升米。我看菜也沒有，溜到蔡家竹林裏偷得了幾根筍子：偷書不算賊，偷菜便難說了，幸虧沒有人闖見。沿途又扯了些‘狗地羊’和‘馬齒漢’一類的野菜，拿回去涼拌來吃。米才下鍋，卷子就改完了。這時來了一位筆客子，背了一褡連的新筆。那位客人很懂得這門工夫，他替我們講好了價錢，再公道沒有了，他特別爲我挑選了兩支，說只要顧惜用，包可以用兩年，叫我每寫了一百字，用清水洗一次。他又同父親談了許久的書法，他從懷裏取出兩頁王羲之的蘭亭集序真筆，（這才是他的財產）父親見了真是高興，立刻

就展硯來試試新筆。客人說羲之獻之是書法的始祖，後人得了他們的一筆一劃，便自成一家；單看那‘之’字就沒有兩個是相同的。臨了一會帖，飯已備好，父親陪着客人吃，我們幾位門徒在旁邊侍立。父親總是停着筷子，談古論今，滔滔不絕，那位客人却只是努力加餐。客人說這筍子真是鮮嫩，我想問他吃過‘乾筍子’（老師的竹杖）沒有？父親問我這筍子可是保正送的，我紅着臉點了點頭。我看客人真是餓慌了，三口兩口就吞光了一盤；轉盤時他不讓我們侍奉，自己動手，滿滿的盛了一盤。他以為這頓飯是專為客人和老師用的，一連轉了好幾盤，我們幾位同窗只好暗暗叫苦；父親陪着客人，又不好先放下筷子。吃完了飯，我們又敬煙敬茶，他看我們這般的慇懃，立刻又吟了一首詩來贈我們，可惜那首詩我全忘了。這一來惹動了他的詩興，他又作了一首來告別，其實是在發洩他自己的牢騷，說什麼

‘天生我才不我用，
流落江湖亦有年。’

像這樣的打油詩，我如今也會作了。臨走時，父親送了他兩百青錢的盤川，他再三拱手道謝。

送了客，父親就發卷子，我們大家圍着觀看，父親說卷子改得很穩當，只是虛字眼改得不大合式，他順便重改了幾

個。一篇文章全靠這幾個虛字眼用得怎樣。發完了，父親長嘆一聲道：

‘爾等細聽，有道即非貧，讀書人出門不必帶盤川錢。爾等勉之，書理精通，不愁衣食。’

且不說我那天餓飯，就是如今流落在天涯，也難得一飽，大概還沒有讀通吧。

十九年七月旅居米里亞波里士。

浙江嘉興方言錄

葉景銘

尖嘴姑娘（言婦女之善挑撥也。）

嚼舌頭（喻人之常刻薄人者。）

打官話（言裝腔作勢之意。）

跟屁虫（言其常隨于人後者。）

小扇子（喻人之常爲搬舌者。）



雷馬克的第三部創作

楊 昌 溪

雷馬克是世界文壇上的幸運兒，從他的處女作西線無戰事的轟動全世界上說，和續作西線歸來的在世界十八國中的二十一個出版家的報紙和書局出版上說，算是空前的盛舉。雖然他的小說在許多國內受禁止，西線無戰事的影片不准開演。但是他在世界文壇上的聲譽和讀者們歡迎的熱烈，却一點也不會減弱，反倒更因為各方的壓迫而同情於他了。

西線歸來底非戰和反軍國主義的色彩是比西線無戰事更強烈，一出版後便引起了德國的軍國主義者和法西斯蒂的非難，雖然對於他的壓迫和難堪沒有第一次的厲害，但是，他在最近的宣示說，他深願早日的離開他的祖國呢。

美國的世界出版公司(Cosmopolitan Book Corporation)

的編輯伐拉姆(Saul Flaum)，因為眼紅了環球公司的獲利，已經同雷馬克訂好了第三部創作的條約，在短期旅行後即開始創作。

顯尼志勞的新劇

在近日維也納的劇壇，頗呈着新陳代謝的現象：早日的許多劇作家，一個一個的被大時代的輪轍湮沒了。而在這舊作家快要消逝的時分。還能保持着領袖地位的，却只有夙有聲譽的老劇作家顯尼志勞了。

顯尼志勞在四十年前，自從阿那托爾(Arahole)和戀愛三昧(Liebele)發表後，他在維也納文壇上的地位便奠定了，馬上成為很有名譽的劇作家。但是在近來的劇本中缺乏了戲劇的激奮力，(Dramatic Tension)，小說不能把捉着當代的現實。但是，對於他的戲劇也還有點力量，也還能勁真的深澈着維也納人的心，雖然他的戲劇在紐約，東京，莫斯科，倫敦上演時都獲得佳評，却没有在維也納時來的熱烈。

顯尼志勞在五年前寫好的戲劇泥潭之路(Der Gang Zum Weiler)，是一部不適宜於上演的詩劇，而且甚至是不佳的，只是一部浪漫歷史劇罷了。在柏林和紐約的上演，還不如在維也納時的戲子們極賣氣力的成功。這部早日作成的

新劇的新上演的不如何成功，使這位老作家發生了不高興的感情，但是，他也並不怎樣的悲哀，因為他的時代快要過了。他也與去年逝世的劇作家霍夫曼斯特爾(Hoffmansthal)一樣，自己感覺到不能把握着戰後嬗衍的劇壇和在社會變革中給予的新印象。他也覺得，非惟在戲劇上是深深的落伍，乃至於小說的描寫技巧和人物，還是擺不脫固有的範型。這一部戲劇早寫於五年前，但是在最近成功後的上演來觀察，雖然維也納人仍然傾倒於顯尼志勞雄健的筆所描寫的歷史的羅漫斯中，而在實際上，他已經不是一個權威。雖然新的劇作家還未直接的衝入既成的陣營，但他自己的活力所表現的，到泥潭之路，宛然是他自己的最後之作了呢。

波特萊爾的新估價

在巴黎最近出了兩本關於波特萊爾的書。真是十分特別的工作，牠使波特萊爾在法國文壇上的地位變得比從前更重要了。在這裏我們開始看出波特萊爾在法國詩人或者就是最偉大的一個了。批評家莫魯阿認為有許多人會不同情的，他們有的崇拜詩人龍沙(Ronsard)有的呢，又是羅俄的信徒。但是波特萊爾總比他們更世界化，更感傷，這是無疑的。

莎坡 (M. Phippe Soupoult) 有一篇批評波特萊爾的論文在李頓 (Pieder) 印行的，便是包含着亞伯拉罕 (M. Pierre abraham) 的小說家柏洛司特 (Marcel Praust 1871—1922) 的那輯書。莎坡開始相信波特萊爾的素不爲人了解的詩集惡之華 (Fleus du mal) 的魔力已往只是被人感覺着幾乎每一天都會有人感出新的內容來。他的意思認爲惡之華還要傾靡一世呢。

另外的一種就是拉發葛博士 (Dr. Rene' Laforgue) 底波特萊爾底研究是很特別的一本書。拉發葛博士是法國第一等的佛羅乙德派心理學家。他這本書作了出力的心理分析的研究。在這裏面，他將波特萊爾的精神狀態指示了出來，即將牠來說明波特萊爾的一切詩篇和他記錄在筆記中的種種夢境。拉發葛博士此書掀起了憤激的軒然大波。No rvelle Revue Franceise 拒絕此書的印行，理由呢，在編輯先生致作者的信中這樣說道，「此書一出，會破壞一切波特萊爾派詩人與他們家庭的關係。」在莫魯阿個人的意見，覺得拉發葛博士的計劃是很有趣的，不過對於那種象徵主義的論證，如波特萊爾最有名的一首詩名叫玉石 (L'aelbtros) 的他也說是性慾的供狀，他却不敢加以贊成。

另外，在好幾個刊物上，因爲這種新的估量，大家都來

湊熱鬧，大半否認用性慾去解釋他的詩。他們認為波氏是要逃躲世上所給予的虛偽的方面而對於醜惡加以歌頌，並不完全爲了性慾。

一九三〇年龔古爾獎金的得者及其續著

一九三〇年的法蘭西龔古爾文學獎金已經贈與了馬來亞的作者佛柯尼 (Henri Faucarnier)。佛柯尼也與雷馬克一樣，本來不是文壇上的人物，但以一部處女作，便獲得了這項隆重的獎金，非惟在國內引起了許多作家們的注意，即是在英美各國也轟傳一時。

馬來亞一書的本事是敘述作者在馬來半島的十餘年間的種橡樹業的實生活，內容上也並沒有怎樣大得了得；不過佛柯尼對於法蘭西在馬來半島和安南的種橡樹與殖民的發展上具有很大的功績，所以，他的書名貴便在這點。

因此，在龔古爾獎金剛公佈後，法蘭西的文壇上都給予了好評。以批評家而兼小說家的莫魯阿 (Andre Maurois) 與佛柯尼從孩子時便是朋友的小說家夏都尼 (Jacques Chardonne) 在巴黎的文學新聞 (Nouvelles Littéraires) 上都表示同一的意見，認為龔古爾文學獎金的作品都不會選得其當，而這次却開了法蘭西文壇上的新紀元。同時倫敦和紐約的泰

晤士報等都給予作者以很扼要的佳評。

而且法蘭西內部的以國家主義為出發點的報紙，在承認馬來亞一書為名貴的文學作品外，更承認牠是一部描寫殖民主義和發展殖民主義最好的一部書。而對於莫魯阿及夏都尼的賞識，却在同意之外而附飾上了政治的色彩。

柯尼在馬來半島的殖民生活會經過十年的辛苦生活，曾經以孤零之身駕御數百土人為之耕種，曾經在安南設置鉅大的橡皮業公司，自從歐戰回國充任砲手後，重返馬來半島，也不過暫時的居留。

馬來亞一書是在法屬非洲的殖民地突尼斯 (Tunis) 寫好的。因為他的處女作獲得這項偉大的獎金，而同時從文壇上獲得了很大的榮譽，現在他又在突尼斯的一個山脚臨近的亞刺伯式房子內從事第二部創作了。第一部創作馬來亞，是從回憶中寫成的，因為牠在文壇上得着了好評，第二部作品的從事，也比較的用心了。

英國文學家賓那脫逝世

英國以作戲劇，小說，書評，隨筆，新聞，評劇而出名的賓那脫 (Arnold Bennet)，已於今年三月二十七日逝世。賓氏生於一八六七年，從一八九八年出版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從

北方來的人到死時為止，發表的整部作品共有五十餘部之多。

賓那脫在英國文壇上并不算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只不過是一個通俗作家罷了。他的書雖然在出版後很受歡迎，但這只是一種義務的熱潮，剎時後，又一點印象都沒有了，所以他的作品並不怎樣的爲人所重視，而比較能爲人重視的，只有隨筆文學之趣味 (Literary Taste)，對於文學的各方面加以浮淺的批判，小說中的老太婆們的故事 (Old wives' Tales) 和五鎮之安那 (Ann of the Five Towns) 是比較有永久性的。

他最後的長篇小說皇家飯店 (Imperial Palace) 算是在數十萬字中把旅店生活作了一個逼真的寫實，雖然只是都市人的活動，但他能真實的寫出，也是他絕筆的最後努力呢。

蕭伯納威爾士在世界的地位

在歐美的許多日報和普通雜誌對於舉行世界當代名人選的事，早已是司空見慣。不過，在過去的選舉中，好像完全以政治家和科學家爲中心，而對於文學和藝術界的權威的入選，而且佔了很重要的位置，是很罕見的。

但是最近在倫敦出版的約翰奧倫敦文學週刊 (John O'London weekly) 上由哲學家爵德 (C.E.M. Load) 所作的五個最偉大的現存人 (The Five Greatest Living Men) 一文中，便舉了三個屬於文學和藝術界的人。雖然在事實上是否這樣，而在實際上有存在的價值與否，不必一定；但在名人的選舉上，也算是一種創始呢。

第一把交椅是科學家愛因斯坦，因為在當代現存的科學家中，他要算是超越於一切局部發明家的。第二三把交椅是英國的文學家蕭伯納和威爾士。因為認為蕭伯納是一個政治的思想家；是英國社會主義的創立者；是一個在莎士比亞以後的最偉大的劇作家，是一個諷刺家，是一個智者，是一個聖人，是一個對於‘創造的進化’ (Creative Evolution) 學說有高絕聲譽的哲學家；是一個現存的英國大散文家。威爾士是英國現存的作了許多喜劇小說的大小說家；是一個大歷史家；是一個大科學家，(因為近編有人生科學 (The Science of Life) 而奠定了。

第四把交椅是有好幾個競爭者。笑匠卓別麟，政治家莫索里尼和托羅斯基都有相當的力量。不過把戲子卓別麟選來坐在大政治家同坐在一把交椅上，恐怕卓別麟與英國有點鄉土的關係罷。

第五把交椅，他要給予當代的最偉大的婦人。不過，在當代婦人中沒有人有那個資格。只有據 Pericles 書中所敘述的來作為定評，把這交椅讓與歐洲大戰中的一個‘無名的婦人’ (The unknown woman)。

不過，除了英國以外的文壇上都認為這位哲學家的工作是無力，在位置先後的分配和人選上認為是太為英國自己吹牛了，有好幾個刊物，還厚顏的擁護呢。

英國文壇零訊

桂冠詩人麥斯斐爾最近到土耳其首都安哥拉去講演，講題為英國詩歌，英國文學家旅行土耳其作講演的，以麥氏為第一人。

小說家哈代的紀念碑，刻已在臨近生地的上巴克漢卜登 (Upper Bockhampton) 地造好，定於五月內在該地由美國哈佛大學的洛威 (Lowe) 教授行揭幕禮。洛威氏為美國人中最景仰哈代之第一人。

由史蒂文生 (R. L. Stevenson) 底乳母保存的一部日記，現由肯靈亥姆 (Alison Cunnirgham) 贈與在愛丁堡的史蒂文生紀念館。日記中所記載的是當這位作家十二歲時，家庭帶他一道的歐洲大陸旅行的實生活記錄。乳母在史氏剛

剛八個月時即被雇傭，因此，該日記羣認為十分名貴。

作針鋒相對的赫克胥黎 (Aldous Huxley) 現到倫敦參與他的第一部戲劇光之世界 (The world of Light) 的預演。

高爾斯華綏四月五日在美國布洛倫的音樂學院講演，題目是幾個有名的小說家 (Some Favorite novelists)，據他的出版家說，這便是他在紐約唯一的講演。(參看本期海外通信——編者)

蕭伯納同女戲子特麗 (Ellen Terry) 的通信集，刻已同時在英美兩國出版。

丹農雪烏赴倫敦預演

意大利本來是世界文學家的逃藪，已死的大詩人拜倫，雪萊，羅蘭斯，白朗寧都曾從英國逃到那裏長住，以至於死。近年來，俄國的高爾基，英國的赫克胥黎，道格來斯 (Norman Douglas)，馬根基 (Conpton Mackenzie)，百利特·楊 (Francis Brett Young) 等都在那兒住過。因為風物的佳勝，許多人都想在那兒久住了。

但是，意大利的作家却常常跑到外面去換空氣，皮藍得和丹農雪烏便是好例。

丹農雪烏本是意大利的愛國詩人，最近，沽名釣譽的把

住宅贈予了國家，還是不會討着怎樣的美譽。

在多年以前，他本是同戀人杜斯 (Luse) 姑娘一道兒息交絕游的在倫敦北區住過，這次重來，羣認爲有很大的趣味。但是這次也不是完全的遊歷，他是去倫敦監督用法文詩作成一部神祕劇聖色巴斯與底殉道 (Martyrdom of St Sebastian) 的預演，此劇一九一一年曾在巴黎上演，頗受觀衆歡迎，此次預演，在倫敦還是第一次呢。

皮藍得婁在美國

意大利當代的劇作家皮藍得婁赴美國攝製有聲電影的消息，早已在去年現代文學第四期中報告了。這位劇作家雖自己有了六十六歲，但是他的精神還很富於青年氣，因此，他厭惡歐洲的老大，而極力稱賞美國的年輕活潑。因此，在四月內由歐洲起身到美國，一面是監督他的新片，一面是想拋棄老大的歐洲而久住在年輕的美國。在離歐前，連在羅馬城的屋子都售賣來分給三個小孩去了。

美國人素來是以金元爲前提的，他們對於歐洲文學家或劇作家的尊敬，也不過是能否把他的作品改製爲影片的能否獲利爲主。對於皮藍得婁也還是一樣的觀點。所以，在他未赴歐前，許多人便以爲他是到美國去弄錢，雖然他竭力

反對，但在事實上，由他的作品改製為有聲電影的脚本，一萬三千磅的報酬却是不可否認的。

皮藍得裏現已到了美國，美國早年對他雖然沒有好大的贊譽，但因為這次的親臨，新作的戲劇拉斯莎洛 (Lazzaro) 已在芝加哥上演，書不久即出版。因為你喜歡我 (As You Desire me) 也將在美國印行。

日本文藝家協會的發展

日本文壇近來頗呈死寂的現象，非惟已成的團體屢呈分裂，即是新生的團體也沒有怎樣的活力。

統有日本文壇的作家二百五十名左右的日本文藝家協會，從前因為該協會事業部之解散和幹事長田幹彥之脫離等問題的發生，遂在最近間將內部組織大大的加以改革。最近由常任幹事佐佐木茂索等人的熱心活動，以‘財團法人’底組織為目標之根本底改革案已經作成，近將召集總會決議實行之。

該協會改革案目的重要事項分為兩項。第一項是改組該協會的諮詢機關為評議員制；第二項是擬擴充固有的純文藝成員的範圍，將文藝以外底文人也收入，分會員為四種：

- 第一種會員 從來的純粹文藝家；
第二種會員 文壇以外的作文筆生涯者；
第三種會員 已入會的會員遺族；
第四種會員 非會員之文藝家遺族。

倉田百三氏的斷食水行

出家及其弟子在中國早已有了譯本了。不過中國人對於這含有出世思想的作品，始終沒有發生怎樣的影響。

作者倉田百三是以作出家及其弟子而成名的，最近在號稱日本關東地方的成田山新新赤的公園內，每天戴着山羊髯，提着手杖，常常為一般善男信女們的佛眼瞥見。

聽說倉田百三氏最近為想得信仰上的實際體驗起見底一念頭所衝動，已於春光明媚，櫻花燦爛的四月初旬，隻身前往成田山蟄居斷食堂內，虔心虔意地奉行三週間的斷食水行。在三週間的苦難苦行的體驗中，倉田百三認為已達到自己所意想體驗的一種階段，對於這次的實際體驗，據接近倉田百三氏的人宣稱，將來也許會如實的寫在新作品裏。因為以文藝家而為斷食水行的，倉田百三氏算是一個特出的人物呢。

研究叢書

英文法的研究

韓侍桁譯

實價一元二角

——研究英語最有益的參考書——

本書是爲着正確地寫或說英語的讀者說法，集合各家的研究，來解決文法上的許多問題的，而且試用歷史的研究法，或與他國語言的比較研究，或是心理學的立場，對於認文法教授的規則爲絕對或相反方面認它爲不正的這種見解，下公正的斷語，雖本書所論着的只是英語大海中的一部分，但由此，却指示了讀者研究英語的新方法，至於本書之富於趣味，和一般乾燥無味的文法書，顯然不同，讀者一讀便知的。

~~~~~  
北新書局發行

|         |          |          |        |        |        |
|---------|----------|----------|--------|--------|--------|
| 英文同義語辨異 | 造句、翻譯與作文 | 英語單字之記憶法 | 日用英華字典 | 日用英文會話 | 日用英文尺牘 |
| 錢歌川編    | 袁嘉華編     | 錢歌川編     | 錢歌川編   | 錢歌川編   | 錢歌川編   |
| 編輯中     | 印刷中      | 印刷中      | 編輯中    | 印刷中    | 價一元    |

# 英美言語辨異

錢 歌 川

## 第四章 英美寫法辨異

### 1. 標點的用法

關於標點的用法，即門牌號數的寫法，英美兩國各有不同。如云

上海赫德路福德坊一千六百零一號

No. 1601, Foo Teh Fang, Hart Road, Shanghai } 英  
1601, Foo Teh Fang, Hart Road, Shanghai

No. 1601 Foo Teh Fang, Hart Road, Shanghai } 美  
1601 Foo Teh Fang, Hart Road, Shanghai

如上例所舉，便知英國語於番號之後一定要加上一個Comma(,)，美國語則決不用。

其他如時間的寫法，在時與分之間，用 Period (·) 或 Comma(,) 是普通英國的辦法，美國却決不用 Comma,

而用 Colon(:) 或 Period(.)。又英國關於表示分的數字，若無十位的時候，便單寫個單位的分；而美國遇到這個時候，却一定要在單位之前加上一個 Zero(0)，譬如

午前十時零五分

10. 5 a. m. }  
10, 5 a. m. } 英  
10 5 a. m. }

10: 05 a. m. }  
10. 05 a. m. } 美

午後一點零八分的車

The 1. 8 p.m. train }  
The 1, 8 p.m. train } 英  
The 1 8 p.m. train }  
Th. 1:08 p.m. train }  
The 1.08 p.m. train } 美

英國常將分與秒之間的 Period(.) 或 Comma(,) 略去，單隔開一下的時候也有。

茲略舉報上實例數則如下：

|                                                                           |
|---------------------------------------------------------------------------|
| <p>TO-DAY'S WEATHER FORECAST</p> <p>LONDON AND SOUTH-EASTERN ENGLAND.</p> |
|---------------------------------------------------------------------------|

Westerly wind, fresh at times. Mainly fair. Visibility moderate to good. Rather Cold, slight frost locally at night. ENGLISH CHANNEL. — Sea moderate.

Lighting-up time, 5.5 p.m. No. plate, 4.35 p.m.

Sun rises 8.7 a.m., sets 4.5 p.m.

Moon rises 2.57 p.m., sets 5.28 a.m. to morrow.

Full moon Jan. 10.

High water London Bridge, 11.31. a.m.

—Daily Telegraph

#### 本日天氣豫報

倫敦及東南英格蘭——西風，有時風大。大體晴和。

視度普通良好。稍寒，夜裏有些地方下霜。

英吉利海峽——波浪普通。

點燈時午後五時五分。 汽車番號點燈時午後四時三十五分。

日出午前八時七分。 日沒午後四時五分。

月出午後二時五十七分。 月沒翌日午前五時二十八分。

滿月 一月十日。

倫敦橋滿潮， 午前十一時三十一分。

(注) Daily Telegraph 是英國的報紙，所以午後五時五分是寫作 5.5 p.m.，分前沒有零，若在美國便一定要寫成 5:05 p.m. 了。Visibility 可以看見·視度(空中所豫報之視度，以便飛行家者)。Lighting-up time 點燈時。No. plate = motor-lamps for Number Plates (汽車番號燈)。英國的規則，汽車燃燈時比普通的車馬要早半個鐘頭。汽車番號 (No. plate) 美國語作 an automobile license。美國一般都講求便利，所以 to-day (今日)；to-morrow (明日)；to-night (今夜)等字中的 hyphen(-)通省略去，而寫成 to day；tomorrow；tonight 等了。又‘再會’的 good-bye，美國却寫作 goodby，省去中間的 hyphen 和後面一個無音的 e 了。

| TODAY'S SUN AND TIDE TABLE |                |           |
|----------------------------|----------------|-----------|
|                            | A.M.           | P.M.      |
| Sun rises.....7:24         | Hightide ..... | 1:30 2:09 |
| Sun sets .....             | Low tide.....  | 8:13 9:06 |
| — Washington Post          |                |           |

今日的太陽及潮候表

午前 午後

日出午前七時二十四分 滿潮 一時三十分 二時九分

日沒午後五時十五分 | 干潮 八時十三分 九時六分

|                                                                          | Sunrises | Sets | Moonrise: | Sets      |
|--------------------------------------------------------------------------|----------|------|-----------|-----------|
| To-day                                                                   | 8 7 4 35 |      | 7 55 a.m. | 4 36 p.m. |
| To-morrow                                                                | 8 6 4 37 |      | 8 39 a.m. | 5 57 p.m. |
| For every ten miles north of Manchester sunset is earlier by 38 seconds. |          |      |           |           |
| LAMP-TIME FOR VEHICLES TO-DAY...5 35 p.m.                                |          |      |           |           |
| MOTOR LAMPS FOR NUMBER PLATES 5 5 p.m.                                   |          |      |           |           |
| —Manchester Guardian                                                     |          |      |           |           |

|    | 日出   | 日沒    | 月出(午前) | 月沒(午後) |
|----|------|-------|--------|--------|
| 今日 | 八時七分 | 四時卅五分 | 七時五十五分 | 四時卅六分  |
| 明日 | 八時六分 | 四時卅七分 | 八時卅九分  | 五時五十七分 |

從 Manchester 向北每隔十哩日沒早卅九秒。

本日車馬點燈時 午後五時三十五分。

汽車番號點燈時 午後五時五分。

(注) Washington Post 是美國報故寫着 2:09 及 9:06; 而 Manchester Guardian 是英國報所以單寫 7 8 及 8 6, 而且 Period 也省略了。

## 2. 敬語的用法

英美兩國敬稱語的用法，也各有不同，英國一般是不亂恭維人的，一定要名實相符，即 *legally*，值得敬稱的，才給他以相當的稱號。在美國却不然，即如那些診雞眼睛的 *Chiropodist*，以及妄議人生百病皆由於骨骼不整而給以揉捏治療的 *Osteopath*，莫不都是 *a doctor ipso facto*（事實上的醫生），而英國却沒有這般容易。只有 *Physicians* 即不是 *M.D.*，也可稱為 *Doctor*。若是 *Surgeons*（外科醫）即是得有 *M.D.*，的學位，也只給他稱 *Mr.*，至於其他如 *Veterinarian*（獸醫），*dentist*（牙科醫），*druggist*（藥劑師），*masseur*（按摩師），到底不能給以 *Dr.* 的稱號呢。

此外 *Professor* 之稱也是一樣，在美國若是男教師的話，不問是 *band leader* 也好，*dancing master* 也好，都稱為教授（*Professor*）。然在英國，却只限於占有大學校（*university*）教授的椅子的極少數的人，才能享此。美國常將軍人的官銜，任意加於普通社會上一般有某地位者，如在南方，將 *Newspaper* 報人喚作 *Colonel*，街頭競賣的 *Auctioneer*；也給以同樣的稱號。有些地方將警察的頭目（*head*）喚作 *Town Marshal*，若以為是將軍，或衛戍司令，便大錯

而特錯，其實不過是一個區區公安局長而已，其他如所謂 Attorney-general 和 Consul-general 以及 Postmaster-general 等之加以 General 的稱號，也只有美國才有這般威武。不過若是英國人出來罵美國人犯了誇大狂的時候，美國人也許會要反問一句，Railway guard (車掌) 一般的下級職員，英國人又爲什麼喚他作 Captain 呢？

英美敬語用法上最大的差異，我們可於 The Honorable 的用法上看出來。美國對於這種 Title，有點亂用。上自 Senators, Ambassadors, Congressman, 下迄 Mayors of fifth-rate Cities, Members of State Legislatures, 只要相當有點威名的官吏，都是 Honorable。一般的議員，都愛這種恭維，譬如選舉演說，若報上不爲他登個 Hon. So-and-So will Make a speech here Tomorrow, 他就有點不高興了。(Hon. 是美國式，故前面不用冠詞 the)。而英國對於這種資格，却調查很清楚，不許冒牌，所以沒有美國那種 bogus Hon. 不過在英國 the Hon. 的稱號雖如此嚴格，然對於那些無俸祿的官吏，却不惜給以這個尊稱。譬如駐倫敦的 New Zealand 政府的 Agent, 原是一種 Paid officer, 所以單稱爲 Agent, 可至於駐澳洲的 Brisbane 和 Adelaide 的 Agents. 是一種名譽職，沒有薪俸的，所以稱爲 Hon.



Agents。但在這個相合的 hon. 不是honourable 之略，而是 honorary（名譽）之略呢。

前說的美國語不用冠詞不僅 Hon. 一字為然，即關於僧侶的敬稱，也是一樣。the Rev. (Reverend 之略) 是英國式，美國却單寫個 Rev. 便行了。不過在美國相當有教育的人，還是寫 the Rev.，因為 Reverend 一字，原是形容詞，意為‘可尊敬的’，固有名詞上加形容詞，一定要用 the 這是文法上的規則。

在美國對於大總統也好，市長也好，稱為一個普通的 Mr. 就行了，英國是帝國，所以不讓這般隨便，至少也得稱做 Your Excellency [閣下] 才成。如說，

|                |         |
|----------------|---------|
| Mr. Mayor (美)  | } 市長閣下。 |
| Lord Mayor (英) |         |

英國對於皇帝的尊稱，普通作 His Royal Majesty George V., King of England (英國皇帝喬治五世陛下)，但這還不是正式的，正式的尊稱，實在長得可觀，決非一口氣所能讀盡。即是

His Most Excellent Majesty George the Fifth, By  
the Grace of God, King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and of the British Dominions beyond the Seas, Defen-

er of the Faith, Emperor of India.

大不列顛,愛爾蘭及大不列顛海外領土皇帝,

公教擁護者,印度皇帝治五世陛下。

其他英國的貴族與高僧,敬稱起來也很麻煩的。

(爵位)

(敬稱)

Royal Duke.....His Royal Highness the Duke (Sir,  
(皇族的公爵) (正式應呼爲 May it please Your  
Royal Highness)

(註) His Royal Highness 省寫作 H. R. H. 譬如  
H. R. H. the Prince of Wales (英國皇太子殿下)

Archbishop ..... The Most Rev. His Grace the

(大僧正)

Lord Archbishop of.....(呼喚時作  
My Lord Archbishop 或 Your Gr-  
ace.)

Duke ..... His Grace the Duke of...(呼喚時

(公爵)

作 My Lord Duke 或 Your Grace.)

(註) 公爵,侯爵的長子,因為將來要襲位的。所以也  
得享受父親同樣的敬稱。二男及次女以下便稱爲 Lord —  
—及 Lady——。

Duchess..... Her Grace the Duchess of...(呼喚

(公爵夫人) 時作 my Lady Duchess 或 Your Grace.)

Marquis ..... The Most Honourable the Mar-  
(侯爵) quis of... (呼喚時作 my Lord Mar-  
quis.)

Marchioness ..... The Most Honourable the Marchio-  
(侯爵夫人) ness of... (呼喚時作 My Lady Mar-  
chioness.)

Earl.....The Right Hon. the Earl of... (呼  
(伯爵) 喚時作 My Lord.)

(注)伯爵的長子,稱呼與父親同,次男稱 the Honour-  
able——,次女以下稱Lady——。

Countess.....The Right Hon. Countess of... (呼  
(伯爵夫人) 喚時作 My Lady.)

Viscount..... The Right Hon. Viscount... (呼喚  
(子爵) 時作 My Lord)

(注) 子爵及男爵的子女,通稱作The Hon.

Bishop.....Th Right Rev. The Lord Bishop  
(僧正) of... (呼喚時作 My Lord.)

Baron..... The Right Hon. Lord..... (呼喚時

(男爵) 作 My Lord.)

Baroness... .. The Right Hon. Lady ... (呼喚時

(男爵夫人) 作 My Lady.)

依上列次序看來，英國的大僧正（在 Canterbury 及 York 的二人）普通位於公爵以上，僧正也在男爵以上。英國的伯爵叫作 Earl，而對於外國的伯爵却呼為 Count。本國的男爵稱 Lord，而外國的男爵，却呼為 Baron。

關於信封上的稱呼，英國也就很有不同，美國一般對於男子都是稱為 Mr.，（即 Mister 之略）而英國却只對於商人及身分低下的人才稱 Mr.，一般所謂 Gentlemen 都得稱為 Esq. 或 Esqre.（即 Esquire 之略）而寫在姓名之後，例如：

|                       |   |   |
|-----------------------|---|---|
| Gochuen Chien, Esq.   | } | 英 |
| Gochuen Chien, Esqre. |   |   |
| Mr. Gochuen Chien     |   | 美 |

即同為 Gentleman 一字，英美也有分別，在英國一定要生在相當的門第，有相當的身分職業的人，至少要有相當的社會地位的才稱為 Gentleman 所以即是 Dentist 或 Shop-keeper，或 Clerk 都不能稱為 Gentleman，而一定要 Author，或 Musical Conductor 或 Physician，再說高一點，要是 M.P. 的資格，才能稱為 Gentleman。美國的 Gentleman

却太不值錢了。英國對於 Gentleman 一字雖很慎重。而對於 Lady 一字却濫用不惜。如：

| 英 語                   | 美 語                                                 |
|-----------------------|-----------------------------------------------------|
| lady bookkeeper       | woman bookkeeper<br>(婦人簿記課)                         |
| lady clerk            | woman clerk<br>(女書記)                                |
| lady doctor           | woman doctor<br>(女醫生)                               |
| lady educationist     | woman educator<br>(女教育家)                            |
| lady secretary        | woman secretary<br>(女秘書)                            |
| lady typist           | woman typist<br>(女打字生)                              |
| lady shorthand typist | woman stenographer<br>woman stenotypist<br>(女速記打字生) |
| saleslady             | { sales woman }<br>{ salesgirl }                    |

(女外交員,女推銷員)

(注)教育家英國作 Educationist, 而美國却主要是說 Educator。又 Saleslady 一字,英國并無‘店員’之意,英國‘店員’為 Shop Assistant;而美國却將 Saleswoman 及 Sales-girl 作‘店員’解,同時也有說 saleslady 的。

### 3. 年月日的寫法

年月日的寫法,英美兩國也有不同,有時甚至顛倒,日月不明。如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

- |                          |       |
|--------------------------|-------|
| (1) The 9th of May, 1931 | (英)   |
| (2) May 9th, 1931        | } (美) |
| (3) May 9, 1931          |       |

省寫的時候,便成爲

- |           |       |
|-----------|-------|
| 9/5, 1931 | } (英) |
| 9/5/1931  |       |
| 5/9, 1931 | } (美) |
| 5/9/1931  |       |

照上例看來,同是‘五月九日’英國作 9/5 而美國作 5/9, 這樣正反對的寫法,在他們本國,或者有習慣可以遵循,可憐我們外國人看了,就如陷在五里霧中,莫明其妙

了。

關於日月的寫法，還有一件可注意的事，就是英美國報紙，電報上的日子，寫法完全不同。譬如說‘上海五月九日發’美國一定寫作 Shanghai, May 9, 而英國的報章，却決不用日月，一定要用星期幾，如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係星期六，則一定寫法 Shanghai, Saturday. 美國報上電報的本文中，雖常以星期之名來代日月，然發電日期，却一定要某月某日寫出來。

#### 4. 前置詞等的用法

我們學英文時，最苦的似乎就是前置詞的用法，有時似乎要用 to, 有時又似乎要用 in, 更有時又似乎要用 by 或是 at, 自己莫明其妙，問人家又各有主張。其實則并無文法，更無道理，完全是一種習慣，美國脫離了英國，因此前置詞的用法，也就有許多不同了。譬如說，‘我從未到過美國’。

(1) I have never been to America(英)

(2) I have never been in America(美)

一個說 to, 一個說 in, 到底誰是誰非，沒有人能知道。又如

(1) *in* these circumstances (英)

(2)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美)

中國話說‘在這種情形之下’似乎近於美國式一點，不過英國之用 *in*。也不是沒有理由，他却是基於這 *circum-* (周圍的，即等于 *round*) 一個接頭語呢。

茲將其他用法不同之處，各舉一例如下：

(1) It is *different to* this (英)

(2) It is *different from* this

(3) It is *different than* this } (美)

彼此不同

*different* 後面的前置詞，常常成爲問題，英國 *different* 後面接 *to*，而 *differ* 之後又接 *from*，美國便覺得不必這樣分別，爲什麼動詞後可用 *from*，形容詞後不能用 *from* 呢？

(1) The earth revolves *around* the sun (英)

(2) The earth revolves *around* the sun

(3) The earth revolves *around* the sun } (美)

地球繞着太陽的周圍回轉。

在美國 *Around* 有時可作 *Near* 解，如云 “I was standing *around*.” (我站在旁邊。)



- (1) *I think* it will be fine to-morrow (英美共通)
- (2) *I expect* it will be fine to-morrow } (英)
- (3) *I fancy* it will be fine to-morrow }
- (4) *I reckon* it will be fine tomorrow } (美)
- (5) *I calculate* it will be fine tomorrow }
- (6) *I guess* it will be fine tomorrow }

我想明天會天晴。

to think; to suppose; to believe (想, 猜, 想像, 相信)的這種意思, 英國多有說 *I fancy* 或 *I expect* 的。然而美國則愛用 *I guess* (北部地方), *I reckon* (南部地方), 或 *I calculate* (東部地方)。但 *fancy* 作‘嗜好’解, *expect* 作‘期望’解, *reckon* 和 *calculate* 作‘計算’解, 英美都是一樣, 固不待言。

- (1) *I am going* home to-morrow } (英)
- (2) *I intend to go* home to-morrow }
- (3) *I allow to go* home to-morrow } (美)
- (4) *I calculate to go* home to-morrow }
- (5) *I allot upon going* home to-morrow }

我想明天回家去。

但 *I am going home* 及 *I intend to go home* 是一種正規

的英語 (King's English), 自然兩國都很通用。現因對待美國的新語, 姑將其類入英國方面。

- (1) I'll let you know *directly* he comes } (英)  
 (2) I'll let you know *immediately* he comes }  
 (3) I'll let you know *as soon as* he comes (美)

他來了, 我馬上通知你。

as soon as 一語, 英美相通, 不過英國為欲加強語調, 故用 *directly* 和 *immediately*, 尤其是在日常會話中, 愛是這樣用。 *directly* 作為單獨的副詞用時, 英國與 *immediately* (即刻) 同意, 美國則與 *soon* (不久) 同意, 即是美國比英國似乎要慢得一點, '即刻' 美國語作 *right away*; *right off* 或 *right now*。

I'll go *directly*

我即刻就來(英)

我不久會來(美)

- (1) *What ever* shall we do? (英)  
 (2) *What on earth* shall we do? } (美)  
 (3) *What* shall we do?

我們到底要怎樣才好?

'到底' 這個意思, 常常愛在 *what*; *who*; *where*; *how*;

which; when; why 等疑問詞後,加上一個 *ever* 的副詞來表示,這是英國人的癖性,婦人們尤其愛是這樣用。美國却不然,而代以 *on earth* 或 *in the world* 一類的副詞句,不過這些自然英國人也是一樣常用的。

*What ever* are you doing?

你到底在那兒幹什麼?

*Who ever* can it be?

到底是誰?

*Where ever* did you meet him?

你到底在什麼地方遇見他的?

*How ever* are you going to do it?

你到底預備怎樣去做?

*Which ever* way did he take?

他到底走哪一條路去的?

*When ever* did it occur?

這到底是怎麼時候發生的事?

*Why ever* didn't you tell me, then?

那末,你為什麼早不告訴我呢?

*ever* 的這種用法,美國常用 *just* 來代替,如云 *just when; just how*。

(1) Is he *by way of* a gentleman? (英)

(2) Is he a gentleman? (美)

他是個上等人嗎?

*by way of* 普通等於 *via* 即‘經由’之意,如云

I am going to Japan *by way of* Korea. (英美共通)

我由朝鮮到日本去。

至於作‘……的資格’(— *in character of; as*) 以及‘因……的目的’(— *for the purpose of*) 解,却是英國特有的用法。不過這種用法,完全是一種飾詞,刪去也行。

(1) what *have you got* in your hand? (英)

(2) what *have you* in your hand? (美)

你手裏拿着什麼東西?

英國人很喜歡用這種沒有意思的 *get*, 至多不過加重 *have* 的語氣罷了。會話時尤甚。美國人也有是這樣用的。譬如說:

*Have you got* any pencil? (英)

*Have you* any pencil? (美)

你有鉛筆麼?

Sorry, I *have got* no pencil. (英)

Sorry, I *have* no pencil. (美)

對不起，我沒有鉛筆。

(1) I will *get* some one to *come*. (英)

(2) I will *have* some one *come*. (美)

請誰來一下。

在上面這個時候，英國用 *get* + infinitive，而美國則用 *have* + root。

(1) I *got* my watch stolen. (英)

(2) I *had* my watch stolen. (美)

我的錶被人偷去了。

被動用於身受的時候，英國人愛用 *get* 來代替 *have*。而且 *get* 的變化，英國作 *get—got—got*，而美國却作 *get—got—gotten*，其過去分詞也作 *gotten*，有時還將 *gotten* 代替過去的 *got* 用。例如

He has *got* ill. (英)

He has *gotten* sick. (美)

他病了。

美國 *get* 一字，常說成 *g't*，‘不可不’作 *gotta* (*got to* 之略)。如云

I *have got to* go home } (英)  
I *have to* go home }

I *gotta* go home

我非回家不可。

(1) In China the infant mortality is  
*something enormous*. (英)

(2) In China the infant mortality is  
*enormous*. (美)

在中國小孩的死亡率很大。

英國將*Something*一字亂用，有時幾於毫無意義。美國却完全省去了。

(1) Have you *finished*? (英)

(2) Are you *through*? (美)

你已經完了麼？

(1) I have *finished* that job. (英)

(2) I am *through with* that job. (美)

那工作已經完了。(已經沒有幹了。)

(1) What paper do you *take in*? (美)

(2) What paper do you *take*? (英)

你現在訂的什麼報紙？

(1) He is *going on well*. (英)

(2) He is *getting on well*. (美)

他慢慢要好了。

(1) I will *pay you back*. (英)

(2) I will *pay you up*. (美)

我將歸還你。(賠償你。)

(1) Please *ring me up at about five in the afternoon*. (英)

(2) Please *phone me up (or call me up) at about five in the afternoon*. (美)

午後五點鐘纔打電話給我。

(1) I want *a reel of cotten*. (英)

(2) I want *a spool of thread*. (美)

我要一綹綿線。

(1) It *horts*. (英)

(2) It *horts me*. (美)

痛呀!

冠詞的用法，如前面說過的一樣，英國很嚴格，美國却馬馬虎虎，常常省略了。如‘如下’一語，英國一定作 *the following*，美國却單只寫個 *following* 就行了。quite 一個形容詞，英美兩國的用意，也各有不同。英國作 *entirely* (完全) 或 *very* (非常) 解，美國人却用為 *pretty* (相當)

的意思。至於 *quite a few* 一辭，美國却沒有 *very few* (非常少) 的意思，而成爲反對的‘相當的’‘頗多的’的解說了。如說，

*There were quite a few of them.*

很有幾個。

‘剛剛’的意思，英國人也說 *quite*，美國人却說 *just*。

譬如說，‘我剛剛趕到了。’

(1) *I am quite in time* (英)

(2) *I am just in time.* (美)

美國的 *just* 一字，又有 *exactly* (正正地)：和 *ever* 或 *on earth* (到底) 之意。例如

*Just how many do you want?*(美)

你到底要多少?

(1) *Just what he wants remains to be seen.*(美)

(2) *What ever he wants remains to be seen.*(英)

他到底要什麼還不明白。

(1) *The girl's mother met him and told him*

*"to beat it,"* (美)

(2) *The girl's mother met him and told him*

*to go away.* (英)



那姑娘的母親出來，叫他出去。

(1) It is *in* a broad street. (英)

(2) It is *on* a broad street. (美)

在大街上。

(1) She is *dressing* her hair. } (英)

(2) She is *doing* her hair

(3) She is *fixing* her hair. (美)

她在梳頭。

*fix* 作‘安置’‘固定’‘決定’‘附着’等意解時，英美完全一樣，不過美國却另外還有種種意義，尤其是在會話時，再沒有比這寶貴的字眼了。正同 *do* 字在英國有許多用途一般，*fix* 一字在美國可作 *prepare* (預備)；*arrange* (安排)；*settle* (整理；調停)；*finish* (完結)；*punish* (責罰，陷害)等意講。例如：

(1) { I will *fix* it.  
I will *fix* it up.  
我將善為理之。(settle之意)。

(2) { She *fixed* herself for going out.  
她梳飾預備出去。(dressed之意)。

(3) { The cook is *fixing* dinner.  
廚子正在弄飯。(prepare 之意)。

- (4) { I will *fix up* the quarrel.  
我去調停那口角 (settle 之意)
- (5) { He *fixed* A in the third round.  
他在第三次競技時將A結束了。(finished之意)
- (6) { The doctor *fixed* my boil.  
醫生將我的疔瘡診好了。(healed之意)
- (7) { The teacher *fixed* my bad English.  
先生將我的壞英文改好了。(corrected之意)
- (8) { Let us *fix* him.  
讓我們罰他一下。(punish之意)
- (9) { He is *well fixed*  
他很福裕的 (well-to-do 或 well off 之意)  
他大醉了。(much drunk 之意)
- (10) { Let us *fix* the fire.  
讓我們升起火來。(make up 之意)

在美國 Proposition 一個名詞，也和動詞的 fix 一樣，有許多意思。譬如說，

It is a good *proposition*.

(1) 那是一樁好事業。(business 之意)

(2) 那是一個好學說。(theory 之意)

(3)那是一個好解決法。(solution 之意)

(4)那是一樁好事(件)。(case 及 matter 之意)

不過 proposition 作 proposal (提議, 提案, 訂定) 以及 scheme; plan (計畫, 意見)解, 自是英美所共通的。

英國俗語常將 jolly 代替 very 用, 即是不說 very well, 而說 jolly well; 不說 very hard, 而說 jolly hard。同樣, 美國却常將 good and 來代替 very 用, 即

英 語

美 語

*jolly tired*

*good and tired*

*jolly hard*

*good and hard*

## 啓 事

敝刊延期出版, 至為抱歉; 現正趕印, 以後當竭力整頓, 催促印刷人按期出版, 以副愛讀諸君盛意。再者第三期夏季徵文亦順延至九月底截止; 發表期則在二卷四號。春季徵文本擬在本期披露, 因本期篇幅超出分量, 故移至二卷一號(即第六期)發表。諸希鑒察。

青年界編輯部



## 不要害怕

史應欽譯述

### 七 我們身內的醫生

人們對於醫藥總自以為知道一點兒，正如人們之對於藝術往往也裝出知道的樣子。一個法國人曾經說過。（他的話是不錯的）那常常聽到一些最無意識的議論的東西，便是博物院的繪畫。我們可以加說：那常常聽到一些最無意識的議論的人，便是醫生。

隔壁的那位女人，把腸熱症(typhoid fever)認為是由於「內部黏液」的作怪，而且說毒瘤是起於皮肉之受了厲害的一捻，——這還不是最糊塗的人哩。更危險的是那些半明白的人們，他們已經知道，根據弗羅乙德 (Freud) 的意見，人們如果不依從他們的一切本能則會死於某種「癥結」(Complex)。在歐洲這一類的人覺到衰老是一種內分泌的結果。

而美國人則認為這是牙齒的病毒！

要來治療這些人的時候，醫生差不多同病人一樣地受苦。可是在他們本身中却真的是有一個醫生。而在身外診察的醫生最好便是盡力去探明那內在的醫生之治療手段而用他自己的方法去使之擴大。

然而只有好醫生纔這樣辦。糊塗醫生則採用較簡單的方法。他有他的一套治病法。而且這種醫生各有各的一套。甲醫生使病人服食草藥；乙醫生予以按摩；丙醫生命服一點劇藥；丁醫生則命大量地服用。

但是真正的醫生觀察到人身之錯綜的抵抗機能；在這種機能衰弱的地方予以扶助，如果這種機能的作用過甚時則予以阻止。原來醫藥並不是百發百中，所以如今又重新看出了古希臘哲人早已說過的話：只有醫生能夠治療，只有「自然」能夠治好；矛盾的很——是由病治好的。

病是什麼呢？是身體健康狀態中所有的各種變化麼？不是的！如果一種風寒病的微菌侵入一個人的鼻子，則這種微菌往往立即為那些常常警備着的抵抗力所制住而不能為害。這樣便沒有病了。但是，如果因為什麼緣故這些抵抗力不能立即抵當那敵人，於是必得召集那白血球軍隊。因為這種出師征伐的結果，黏膜便澎漲起來而血液便包圍着敵人。

於是纔有了病的現象；於是纔發炎。

所謂爲「病」者便是身體與其侵害者之鬥爭。那侵害是並不現出來的；惟有這種抵禦纔顯然可見。如果這抵禦勝利了，那結果便是痊愈。如果不勝，那結果便是破滅的下場。

所以病並不是一種狀態。它是一種過程；是回復健康的過程，各人都是由病而治好自己。各人都是他自己的醫生。

這種「醫生」，實在，是個可妒忌的人物。他一輩子忙着。

如果有些微菌侵入我們的體質中來，我們起初則讓它們嚼過那些「清毒細胞」，於是它們因此便成爲無害的了。如果這種機體的抵禦還不夠，我們便從身體中的藥房裏拿一些化學上的藥劑去應用。我們便很快地產生一些物質使那些微菌膠結成塊而被滅之。

我還可以採用別一種行動。我們不摧滅微菌本身，而可以使它們的毒質不足爲害。於是我們產出一種抗毒素。

這一切作用可以稱爲特殊的醫理作用；這很足以證明這句話：各人都帶着他固有的醫生在他本身中。

所以近代的醫學正努力仿用那些不自覺地施行於各人身體中的治病法。因爲發見我們本身中的醫生常常儘可能地供給多量的血液於患病的器官，於是便應用人工的充血

作用以爲治療。患病之處被局限而充以血液。裹之以壓布，敷之以藥膏，並以電氣的或化學的作用而使之發熱。這樣辦是爲的供給它以有治療之功用的血液而且造出一種有治療之能力的燒熱。

病彷彿是加重了。如果這病只是一種治療的過程，那麼就必得加重而且更集中以速其効力，——這是很明白的事。

根據這種學理便成立了一種重要的發熱治療法。如果發熱是體質對抗敵人的戰爭之現象，則發熱之加重於治療上必有一種好的功效。而如今實際上是由人工使發熱，特別是對於一些痼疾。引起一種強的反動，往往有很好的效果，使病速愈。使病症大大地加重於是它就很快地消失了。

‘如果你要使一隻貓兒乾淨’，蕭伯納說，‘頂好將一桶醜醜東西撒滿在她身上。她立即會不憚煩勞地把它舐去，結果便會現出比以前更乾淨的身子來’。

現代的醫學正是採用這同樣的辦法。正如那些醜醜東西激起這貓兒揩淨她自己，同樣，醫學則激起身體發生更強大的抵抗。

高明的醫生總是和我們身內的醫生打商量呵！

## 八 神經症的心臟

世上沒有什麼東西是比我們的心臟更勤的了。它每秒鐘收縮一次，每點鐘幾千次，每天差不多十萬次。而且它之收縮並不是不費力的。每一搏動它沖激約一咖啡盃的血液到體內，這須費同舉起一個小孩到桌上一樣多的氣力。我們的心臟在我們的一生中不倦地做着這種可驚的工作，從生到死，日夜不停！

這純粹是一種物理的作用嗎？

在某些觀點上看來，並沒有純粹的物理作用這麼回事。我們的身體各種活動同時是一種精神的活動；是我們的腦筋和神經系所演的一種動作。

神經系，腦筋，一向總是稱為一種電話交通。這種比擬難道因為它一向是這樣說便減少其正確性嗎？二加二等於四，這是真理，但難道因為它是婦孺皆知便說它是不對嗎？

然而，我們既明白中樞神經系是一種電話組織，而以心兒為其主要的用戶，則如果電線弄壞了或電箱有什麼損害，便自然會發生一些毛病來。

它的電線便是那些神經，從腦筋牽到心臟。它們緣着一切從心臟分佈出來的血管的周圍，以便給它們一些為使它們膨脹和收縮所必需的刺激。它們且深入心臟，在那裏它們指揮它的搏動，這即所謂心搏。這些分佈的電線往往為某種



毒素(特別是酒精和菸毒)所攪亂或損壞，這樣便結果為一種病態，現而為癱瘓或興奮。

但是毛病也許是在於電箱或即在於電話局——即腦筋。其神經症狀也許是因為精神的激動。我們很明白地知道：即使在正常的而且健康的狀況之下，精神上的感動常使我們皮膚內的動脈收縮或擴張。快樂使臉兒發紅！憂愁，痛苦和驚駭使臉兒蒼白。不快的情緒使心臟搏動得快些輕些；愉快的感覺則使它搏動得慢些，因此每一搏動壓出較多的血液流入體內。突然的驚駭甚至於可以使心臟停止，而且往往不幸就這樣永遠停止下去了。

如今，我們還知道這些腦筋的刺激達到心臟所經的路。由驚駭所引起腦筋中的物理作用激動着節制神經以至於阻礙心臟的活動。而在他方面呢，凡屬使心臟搏動得快些的不快的情緒，則使那心臟的催促者(即交感神經)受到一種震動。

所謂“nervous”(神經過敏或神經衰弱)其實就是說所具有的神經對於一些為常態的人所不會覺得的那麼輕微的刺激都起着反應。一個神經強健的人突然聽到放大礮時受着驚駭，在神經衰弱或神經過敏的人們則只要聽到一個歪子從桌上掉下來時便受着那麼大的驚駭了。這種輕微的驚

擾便影響於他們的心臟，正如大的驚擾之影響於強健人的心臟一樣。

但是神經衰弱者之易感性還不止此哩。並不須實際上有什麼刺激，只要一想像便足以使心臟的活動起變化。想到，或記起某種刺激便足以使心兒跳得快些或慢些，如果易感的人想着曾經有一次使他心兒煩亂的事故時，那種煩亂便立即再現。他甚至於用不着想到這麼樣的一些事故，這憶念會久已被驅出他的意識而入於他的下意識中了。然而，在下意識中，這種憶念總在那兒醞釀着，使他不知不覺地心兒急跳而見緊迫。他便萎弱而且昏眩起來。他的手足發冷而且他的額頭上滿是冷汗了。這一切都是因為一種情境於下意識中使他想起他曾經經驗過一回的驚駭。

這刺激是由於某種精神作用呢還是由于某些毒質，這是沒有什麼差別的；其於心臟之影響總是一樣。

這樣看來，患病的不是心臟，而是神經，所以，在‘心臟神經症’的場合中，如果堅執着以為是心臟有病而不是神經，那是不對的。神經症的心臟其實是一種健全的心臟，不過這人身具着易受激動的過敏的神經罷了。

因此，如果調治這樣的病人，則應該調治他的神經。凡是生性裏有一種萎弱的神經系統的人，應當有適宜的教育，

職業，和治療，使之不致於成神經病。然而，如果已經害了這種病，則應當切實安慰該病人及其親近的人們，使知道那是如同其他神經衰弱的病態一樣不致於有什麼危險的。

## 天津方言

璚荔

「禿驢」 無毛之驢多喜懶怠言其人之懶也。

「喫飽嘍」 此乃管人之辭，言其人既已喫飽，無事  
做，而出不倫不類之舉動或言語。

「有門」 即入門之意，言其事有把握也。

「洋鬼子的狗」 用以譏一種欺軟怕硬及仗勢陵人  
之人。

「勁兒」 即吳語「神氣」也。而又作「脾氣」解。

如：「這是那股子勁兒」。即「這是什麼脾氣」。

「攪和」向人搗亂，即從中作梗之意。

「抬槓」二人起口角之謂，爭戰有時，亦稱抬槓。



## 一 推進機火車的發明

德國的枯鏗堡博士(Dr. Franz Kruckenburg)最近發明的每小時能行一百英里的推進機火車，科學界認為是空前的創舉。火車全身長八十五英尺，由兩個共為六十五英尺的車廂構成，每個車廂單獨有一副車輪，全身構成的主要材料為鋼鐵筒，外面為鋁殼好像汽車一樣的裝置。在車頂上有四葉飛機的推進機，機械使用的是四百匹馬力的飛機摩托，在第一次實驗中，有二十四個乘客得着安適的旅行。美國人認為飛機一小時所能飛航的路程，在陸地上也發明了使用同一機械的成功，算是火車進步的新紀元。

## 二 海洋熱力利用的實驗

法國工程師喬治·克洛德 (George Claude) 是當代聞名的熱學專家，在少年時代曾經發明過亞摩尼亞及冷空氣液體製造法。他使用法國人高羅氏 (Carnot) 在熱學上所

發明的高羅原則來利用海洋的熱力來作為工業上的燃料。經過四五年來失敗的經驗，耗費了二百萬美金的私產，在最後一次才得着了相當的成功。在第一次是在法國實驗室內，只燃上了兩隻電燈。第二次在比利時的成績比第一次成功。不過，法國和比利時的實驗並不能真實的利用海洋的熱力，因此他最後一次便揀選了南美洲熱帶的古巴曼得祖海灣(Mantazas Bay)作為最後實驗的場所。那時實業家，燃料商，公用事業商，科學家，普通人都擁擠在岸上期待着他底實驗成功，結果把海洋的熱水吸收來化為蒸汽，汽管旋轉後，發出的電力果然燃上了四十盞五百瓦的電燈，明亮的經過了半小時。現在他正在努力的改良工程，以期在將來利用海洋熱力代替燃料。

### 三 美國血清專家獲得諾貝爾醫學獎金

一九三〇的諾貝爾文學獎金已贈與了美國小說家辛克萊·劉易士(Sinclair Lewis)而同時，醫學獎金也贈與了美國的血清學專家卡爾·南得斯丁尼博士(Dr. Karl Landsteiner)博士係美國洛克佛倫醫藥研究所主要份子，以一八六八年六月十四日生於奧大利維也納，一八九一年在維也納大學得醫學博士，從一九〇九年在一九一九年間都在本校

任病理學教授，在一九二二年始加入醫藥研究所。在一九二五年他同研究所的米勒爾 (Dr. C. P. Miller) 發表關於研究血清的專題，結果證明在人與猿間比人與猴之間有一種遠於化學上的關係，而比猿與猴之間更有一種相近的關係，因此，他證明人不是猿或猴中任何一種動物的後裔，而人類與猿和猴三種動物在原始時代都是由一個普通的族羣中產生的。因為他這樣的研究，都認為是當代生存的血清專家。今年的醫學獎金共為四萬八千美金，這次算是第二次，第一次為一九一六年的卡里耳博士 (Dr. Alexis Cairel) 在化學方面，美國獲得此項獎金的還有米契耳生 (A. A. Michelson) 米里甘 (R. A. Millikan) 康卜登 (Arthur Compton) 里加茲 (T. W. Richards) 等四人。

#### 四 探海燈的新用途

探海燈早日只使用於海洋和江河的交通和軍事上，現在，在通過歐洲和奧大利的鐵路上已經使用探海燈了。最近鐵路當局鑒於鐵路上常常發生意外，現已決定採用探海燈來作為防範的利器。在表示危險而停止火車的前進底符號上，在轉運旅客和郵件上，都採用了探海燈。在停止火車的前進，是把五十萬支燭光的探海燈從飛機上向火車行進

的道路注射，使他避免一切意外的危險。這種利用已經引起美國和英德各國的注意，對於飛機上使用探海燈以防止意外危險的成功，都在預備採用。

——楊昌溪

## 天津方言

### 瑣語

「撈毛」 卽滬語揩油也。

「挖苦」 卽諷人之意卽滬語「嵌骨子」之意。

「叨叨」 罵人也。如「你今天父親要叨叨你！」就是

今天你父親要罵你。

「響道」 亦罵人之謂，比「叨叨」爲重。

「乏」 言其人之無能也。

「缺」 言人作不德之事也。

「奸」 言人太小氣也。

「差不離兒」 卽差不多之謂也。



高爾斯華梭在美國



# 海外通信

## 高爾斯華綏遊舊金山

山風大郎

英國大文豪高爾斯華綏 (John Galsworthy) 到美國來遊，已有好久了。他在Arizona住了幾月，日前又跑到舊金山來，打算小住數日。他不像別的英國作家一樣，美國的地名還沒有弄熟，便提起筆大寫特寫關於美國的書，或在小說中故意用些美國的土話，想把背景和人物弄得更美國化一些。他對人說：“我真沒有這般大膽，馬上就寫一本關於美國的書”。

他暫住在舊金山斐孟旅館 (Fairmont Hotel 那就是我國梅蘭芳在舊金山獻藝時所住的地方。)有許多友好去看望他，他說：“我住在這裏，就好像在自己的家裏一樣，這兒是世上一個富於友誼且有興味的地方) 一個作家描寫不是屬於自己的人民與地方，是不易正確的；除非他已把那些都變成了自己的——但那是需要長久的時間呵！”

話雖如此說，但英國却有不少的作家，寫了許多出名的關於美國的人物風景的書，譬如Lord Carnwood的“Lincoln” General Maurice的“Statesmen and Soldiers of the civil war”及柯南道爾 (Conan Doyle)的關於Mormons的故事“A Study in Scarlet”等，這都足證明英國人並不是不能寫關於美國的書。而且爲甚麼原故，少有美國人能夠一本和這些一樣的關於英國的書呢？

高爾斯華綏對於這個的解釋是這樣：時間，或者說‘時間的透視’ (Perspective of time)，是這問題的答案。美國過去的許許多多驚人的事跡與人物，當然要引起英國作家的注意，特別是那些歷史家和歷史小說家。過了六十五年，又有那麼多的材料在手頭，爲甚麼英國作家不來動手寫美國內戰時那些大人物和大事跡？並且在他們的心中，是可以沒有偏見與感情的；若是一個美國作家，他寫內戰能完全無偏見的時候，恐怕還差得遠。

高氏預備要寫的小說，不再是Forsytes了，不久要問世的是一本叫“Maid in Waiting”的，這書完成後，將另有兩本書接着脫稿。都是關於海軍陸軍及牧師之流的生活的，他認爲這些人是代表英人生活極強的模型的一部分。他們並不怎樣出色，但對於職責的意義都有他們的特殊的概念。

他不願批評美國現代的作家，但談到小說中的‘對話’時，他對於現在頗時髦的 Ernest Hemingway 那種赤裸而緊短的作風，發表了一些意見。他說：“寫小說中的對話，要寫得使人一看便知道是書中那一個人物在說話，狄更司最長這一手。隨便拿他的書中任何一個人物的對話來朗讀，聽的人便知道是誰在說話。並且很易懂得這說話是一個怎樣的角色。這是很難達到的階段，但是你如成功了時，便知道是一件了不得的事。Hemingway 在這一方面，也算很成功。但他把對話裝成了上帝，因此不得不攝伏在這上面。這真未免太過分了。”

舊金山婦女會請他演講，那天恰好我因事，留在舊金山的唐人街，晚上轉輾託人介紹，得到了入場旁聽的允許，因此有幸瞻仰這位大文豪的丰采。他的相貌和我們平時所見的那照片差不多，前額很大，鼻子高高的，身材頗為不小，兩眼閃閃的，頗現一種沉着的精神。那晚到會的不少，由該會第一任副會長 Cooper 夫人主席。

那晚他舉出了他最喜歡的六個作家。第一個是狄更司 (Charles Dickens)，一個道地的英國人，他說及狄更司在英國諷刺家中之地位，稱狄更司為‘豐富的天才’ (Exuberant genius) 第二個是斯蒂文生 (Robert Louis Stevenson) 蘇

格爾人，富於感覺與冒險的精神，但不是‘潮流的作家’(Main-stream writer)，他沒有描寫過他的時代。第三個是曼殊斐兒(Katherine Mansfield)，一個無意中變成柴霍甫(Chehov)的模倣者，她寫小說時，不注重普通的技巧與形式，但能捉住人生，捉住人生輕靈的一部分。第四個是康拉特(Joseph Conrad)他生前是高氏的摯友，生在波蘭，高氏說及他時，深致其悼念之意。第五個是嚇得遜(W.H.Hudson)“Green Mansions”與“The Purple Land”的作者，生於阿根廷，用高貴的簡單的語言，來描寫那少有的幻想。最後一個作家是美國的馬克吐溫(Mark Twain)他被高氏稱為西方文學界中的之‘童伴’(Playboy)對於他所著的Tom Sawyer (這小說已編成有聲電影，為童伶賈克珂根主演，在美國各地開演，大受歡迎，並已在中國映演。)及“Huckleberry Finn”高氏尤稱讚不置。

這六個作家，各有各的不同處，但有一點頗為一致，那就是：他們都是死去了的作家。

通信將畢，請述高氏最近一軼事作結束。高氏喜歡吸煙，生平煙斗常不離口。最近來舊金山，有一個報館記者去找他，他正在抽紙煙。談了一會，他忽然摸着了桌上的煙斗，打算吸煙，誰知袋中的煙葉已告罄，恰好那記者又是不抽煙

斗的。高氏四處找煙，談話幾乎中斷，幸而報館派來的攝影師跟着近來，煙袋中滿裝煙葉，才解決了這難題。第二天報紙上刊登着的高氏的相片，口中還含着那煙斗。

(三月廿八日於舊金山)。

## 天津方言

### 瑯荔

「緊着」 快些也，催人之辭。

「統一兒會」 即坐一會之意。

「有報」 言對某事有把握和毅力。

「臨門子」 往親戚人家去遊玩之謂。

「加油」 勉人努力也。

「喫勁」 言切需努力也。

「耳朵栓子纜」 言其人無決斷力，被外界之流說。

即易其心理也。

「撒氣」 言由動漸惰，如皮球之撒氣者。

## 英文小叢書

英漢對照

### 三個陌生人

哈代著  
梁遇春譯註

「三個陌生人」是哈代短篇小說裏登峯造極的作品。

裏面說一個逃犯在一個牧羊的湯餅筵上碰到他的劊子手。這是多麼驚心動魄的事情。哈代却鎮靜地用深刻的辭句把這個小故事證驗得可以代表整個人生悲劇。所以大家公認為這篇可以跟他的長篇傑作同樣地不朽。

我們念完這篇故事，彷彿看得見一個枯瘦的老頭子托着烟斗，向我們苦笑。

實價三角半

英漢對照

### 最後一本的日記

W.N.P. Barbellion 著  
梁遇春譯註

作者天生一個極銳敏的心靈，他在世上短短三十年的歲月多半是在夢囈之中，可是從這血肉模糊的病榻却開出一朵摺綠的花，那是他的日記。

他是個科學家，對於自己具有客觀的態度；他又帶了詩人的心境，能夠婉轉地說出自己的情懷。

這部日記是他去世最後兩年的日記，他自己也知道一兩年內會死去，可說是睜着眼睛，走進墳墓時的哀歌。

實價三角

北新書局出版

## 文學答問

[問一] Wm. Le Queux 與 Temple Bailey 是哪國人，是第一流作家還是無名作家？有什麼著作？哪些是較好的？

(廣州羅先漢)

(答) Wm. Le Queux 我不知道。Temple Bailey 是美國小說家，不甚著名。她是 Petersburg, Virginia 人，在 Richmond 受教育。所作小說大多是喜劇的收場或美滿的結局。她早年的著作是專寫給女孩子們看的；現在的著作則老幼咸宜。她寫過錫兵 (The Tin Soldier, 1919) 暗燈 (The Dim Lantern, 1925) 藍窗 (The Blue window, 1926) 及其他。一九二六年七月曾有人徵求最愛讀的書，她那感傷的故事藍窗竟當選，僅次於得利賽 (Dreiser) 的美國的悲劇 (An American Tragedy)。(C.S.)

[問二] 請介紹幾本歐美出版的定期刊物。(廣州羅先漢)

(答)現代文學評論 (現代書局出版) 創刊號上有英文文學雜誌介紹, 那篇文章可以回答你的問題。又, 以前第十四卷第二號的小說月報上也有沈雁冰的一篇歐美主要文學雜誌介紹。(C.S.)

[問三]俄國梭羅古勃的童話, 不知有英譯專集出版否?

(傅枯里)

(答)梭羅古勃作品的英譯有“The Sweet Scented Name”和“The old house and other tales,” 後者是在 New Adelphi 叢書裏面的(C.S.)

[問四]青年界創刊號作家介紹 P.338 “中西部”何解?

(光華大學陳德煊)

(答)“中西部”即 Mid-West, 意云美洲西部之中。(C.S.)

[問五]青年界創刊號劉易士在美國文壇的地位 Gopher Prairie 作“人口三千”文壇消息則作人口三萬, 何故?

(光華大學陳德煊)

(答)三千是對的。(錢歌川)